

蕉風

月刊

* 316 期



BULANAN CHAO FOON JUN/JULAI 1979 KDN 0135/79 ISSN 0126-6608 \$1.00 SENASK

156446

蕉風 月刊



316期

1979年6／7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ISSN 0126-6008 / KDN 0135/79

定價馬幣一元 * m \$ 1.00 senaskah

蕉風月刊 * 目錄

*六／七月號
*三一の期

封面

智慧樹（紙刻）／意會（新加坡）

風向

寫詩與時代感／4／謝川成

小草與杯／6／七橋

譯事難矣／7／歹

洛 洛

小說

獵人／8／吳煦斌

牛與生魚／32／洪泉

通往寧萊鎮的捷徑／38／春安

障礙／43／蕭開志譯

論述

讀「獵人」／24／木萌

悲劇的形成／64／謝川成

詩

揮別馬來半島 / 68 / 羅青
 青澀的菓實 / 70 / 林燕
 狩獵 / 71 / 沈艾文
 工業文明 / 72 / 艾文
 佛手 / 迷失在山霧裏 / 74 / 張樹林

散文

站輪 / 76 / 落葉
 遺情 (外一篇) / 78 / 向遇
 奈何情 / 80 / 林絲月
 奥斯卡 / 84 / 邁克

電影

專欄

馬來文學講座 (之九) / 86 / 陳鴻洲譯
 我的姨爹 (閒思錄) / 94 / 黃潤岳
 風聲 / 116 / 辛棄文輯
 風箋 / 117 / 編輯室

連載

朝聖者④ / 50 / 風山泛譯
 科學小說發展年表簡編① / 115 / 緬衣大士

風訊 / 118 / 編輯室

* 封底：意會紙刻插圖

寫詩與時代感

* 謝川成

所謂時代感，指的是詩人對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的那份感受。當然，這樣遽下定義，未免失之於武斷。這只能算是我本身對時代感所持的非常個人的看法，這一點也許是需要聲明在先的。

我認為，時代感有真實的，自然流露的；也是偽造的，做作的。前者指詩人本身對某件事情親身經歷的真實感受；後者例如「坐馬斯逆冷氣大房車，出入希爾頓大酒店的人，寫窮人的生活如何困苦，他們如何地受到有錢人的剝削」，這種時代感固然存在，但是缺乏真摯性，不能親切感人，所以是虛幻的，假的。

具有時代感的詩人通常走在時代的前面，能夠清楚地發掘這時代的病態、病徵。對於這些病態，詩人往往有意加以批判，抨擊，然後提供解決或改善的方案。余光中無疑是這樣的一位詩人。『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這兩本詩集顯示他有強烈的時代感。他把當時國家的病徵，一些別人不敢明言的，一一加以發掘和呈現在讀者眼前。他那份感時憂國的情懷令人感動。他認為現代詩人「賦詩千首，竟無一篇憂時感世，是難以自解的」。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求每一位詩人都有時代感，都寫一些強調時代，強調社會性的詩呢？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強調時代感或社會性，應該適可而止，不必鞭策所有詩人一窩蜂

地開拓這一片疆土。時代感不宜過份鋪張，不然就限制了現代詩自由發展，自由開拓的活力了。詩領域是廣闊無垠的。我們不希望看到所有詩人寫同樣的詩，千篇一律，換湯不換藥，對於某一個主題（如一個社會現象），能夠處理得成功和特出的，往往寥寥無幾吧了，而其他表現欠佳的詩人，除了可壯聲勢之外，一無是處，倒不如處理一些自己熟悉的，有信心掌握得住的題材更為有補於事，較為明智。

寫詩需要尖銳的感性與豐富的想像力和觀察力。任何一樣素材，像一個社會現象，一件轟動全球的大新聞，如果沒有經過想像力與觀察力的貫串，使它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整體，便只是一則事件的重新報導，既不感人，又不能探攷熟悉的面紗後面那份驚喜與真實，它的內在意義，因此只能算是一堆無意義的文字垃圾。易言之，處理社會現象這一類題材的時候，詩人必須寫出他對該現象的某種新鮮的見解，發掘平淡中令人驚奇的一面。

我們歡迎具有時代感的詩，親切感人；但是我們卻要抨擊那些以時代感作為掩飾而進行「道德的訓戒」（moral lessons）的教訓詩（didactic poetry）。這一類的詩人，馬華文壇多的是，他們高喊「反黃」的口號，大力推廣所謂「健康寫實」的詩風，實在令人齒冷。人的身體因營養成份的多寡，故有健康與不健康的現象；然而文學（尤指詩為最）並非身體，豈可有健康與不健康之說？這種「意識鑑定」之論調，抹殺了文學藝術之精神骨髓，使作品往往停留在知識的層次，失去了欣賞的價值。我們是不是應該提出抗議？

今日的馬華現代詩壇，許多年輕的詩人似乎太過份強調個人底哀傷憂愁，於周遭事物之變遷，不聞不問，不驚不怒，也未免太自私了吧！我認為，我們的詩人應該突破這「孤燈小樓」，到外面去，了解一下周圍的環境，關心自己的國家，正如溫任平所說：「我覺得我們的詩人確乎應該跳出個人的小圈子了，放眼看去他們周遭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發生着甚麼事，出現了一些甚麼現象。唯有這樣，詩人才不致於整日價『關懷自己』而忽略了自己身邊許許多多的人。」年輕的詩人能否接受這忠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小草與杯

* 七 橋

想到陸離女士寫的，「又想到文化沙漠實不在於沙漠裏邊沒有文化而只不過是沙漠裏沒
有足夠去愛護文化的人，更加無話可說。」實在無話可說。
是的，我們確有真誠愛護這個沙漠裏的文化的人，但我們卻有更多更多不（不肯？不懂
？）去愛護的人。這是使人說不出話來的。

這個沙漠裏的文化與文學，像大漠裏的一棵小草，而我們這些那些愛護這棵文學小草的
人，在此時此地，手中拿着的，是一隻空杯，也只好一直拿着空杯吧，因為我也不知道，
這些拿着空杯的人下一個念頭是甚麼。他們會不會找到一株仙人掌，找到了又何從着手。而
而我想，如果愛護小草的人一直拿着杯子乾着急，小草也只好一直等待天降的雨水了，但別
忘了，小草與杯與持杯的人，都是在沙漠裏呀！



*附七六年『花生』漫畫

譯事難矣

* 夕 洛

翻譯的人譯的是另一種語言的創作。創作的過程或者直行橫撞無阻或者一波三折四折，翻譯的過程卻總是像蜀道的難行令人舉足不定，不但沒有陳倉可暗渡，反而一個不小心譯者與讀譯文的人都要被萬箭射穿在落鳳坡。這個道理，搞翻譯與不搞翻譯的人都懂得。前者懂了，知易卻未必行也易；後者懂得行難更裹足不前了。而讀者看譯作的第一個反應便是眉頭大綑，除了電訊翻譯，近電訊譯文者早已麻木了，小說、詩、論述這類的譯本，才是他們皺眉頭的對象。

翻譯之「知難行難」，除了要能出入原文與譯文的八陣圖自由無阻外，還要有淵博的學識。有了這兩樣功夫，如果不夠謹慎，而以輕敵的態度應「譯」，即使不犯大錯，也難免小疵。去年以撤·辛爾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時他的書與有關他的文字便成了「熱門翻譯對象」。台北的彭歌先生寫了一篇『作家的童心』短文介紹他，文中譯了辛爾爲兒童寫作的「五百個理由的十個」，彭先生便把第六條……*Kafka or Finnegans Wake* 譯爲「卡夫卡或魏克」，這顯然是粗心大意的過失，以彭先生的學識，不管他喜歡不喜歡喬也斯，總不會沒聽過這本『芬尼根的守夜』吧。可見翻譯一事，誠非語言文字與學識好便行，還要步步爲營呢！難怪智者多不行此道，也難怪譯事在此地要寥落了。



□吳煦斌

獵人



他來的時候給我們看一個盛鹿牙的杯子、一隻木杓、一條人頭形狀的九芎樹根和一個刻着蛇的盒子。

父親便讓他留下來。

外面是二月高高的叢林的牆和寒冷。他帶着蕪亂的玉蜀黍的骨架和森林的渴望前來。煙霧從他的口裏升起，飄散在凝固的空氣裏。我記得那煙霧，我記得他。他是空中的雕像，寂靜和事件穿過他像穿過季節和雨。他教會了我生命和呼吸、等待和大地的秩序、聲音、樹的呼喊、還有委謝和死亡。

我還不能描繪他。我只能描繪一些零碎的緩慢的變化。我不知道事情的始末。我不知道他怎樣來到這峽谷的中央。那裏是山和森林的巨大陰影。我聽見了那沉重的敲門聲，在風中彷彿巨大的鳥在撲動。他站在寒冷的季節像一個叢林。我看見雪塵埃般從空中降下，抖散，再積攏在柔軟的地面上。他把榆樹的嫩枝給我，葉子上脆薄的冰塊晶瑩地碎裂在我的手裏。

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種透明的疼痛。

父親讓他坐在火爐旁。他把革袍脫下。我嗅到了他身上強烈的金屬的氣味，在燃燒的楠木的香氣裏，彷彿銹蝕的箭矢。他的臉孔和皮膚有一種亮麗的藍綠的光，像遼闊的山脊。我不知道是寒冷還是冒煙的爐火，黃昏裏他帶來了曠野。

我坐在角落的櫈子上，看他把手伸往奔竄的火燄，灰色的煙撲撲升上歪倒的煙突。父親放下木雕，微笑接着他沉默地遞過來的酒壺喝下去。酒的香氣穿過木塊的濃煙和稀薄的空氣瀰漫了整所屋子，那是一種異常強烈的酒，帶着荒野的氣味。父親不常喝它，我們不需要那種勇氣和希望，只是父親彷彿愉快起來了。父親不是常常笑的，也不常常說話。他只在雕刻的時候才會跟我說起麋鹿和蛇，他的手拿着小刀彷彿在木上輕輕拂拭，掃去遙遠的塵埃，輕輕的來復的慰撫，彷彿害怕驚嚇匿藏的生命。我不知道是在喝酒的時候還是後來他給父親看他的鹿牙和杓。我只記得他拿着白色的根在頭上敲，一下一下，像樹旁覓食的鳥。

「他們會把它們全部毀掉。」

他的聲音不像普通的聲音。父親說我們血液裏有哀傷，才有哭泣的聲音。他的血液裏一定有雨和叢林了。

「他們從那邊過來。」

這時外面已暗淡下來了。最後的亮光和煙在冬日的樹叢間逐漸退去。他用腳撥弄着掉下來的燃燒的木塊，閃爍的火燄反映在窗子的下方，像一個留戀的太陽，顛簸着停在黑暗的山谷。我看見他拿出箭矢和符號。然後父親喚我睡了。我從櫈子上跳下來。腳懸空了這許久有點麻木了。我要站許久才能走動。我支着櫈子看着他們。父親打開簾櫳讓他看門後巨大的鳥。他們在沉默中談話。我感到溫暖從我腿側升起來延展的夜。

我握着清香的榆樹的嫩枝睡去了。

然後我開始思想森林。以往我從來沒有踏進過森林。我只可以在它的邊緣走動。我看過胡鼠和鹿走到它前面稀疏的樹叢，也看見過蛇，像青亮的光游走，不一刻又回到那古老巨大的陰影。但我不能進去。我只可以坐在矮叢中害怕。稀疏的矮叢背後便是它高而濃密的牆和黑暗，像畢直翻起的山脊，差不多沒有光。有時我望進去也只看見重疊的深淺不一的暗灰色的影子。有時光的斑點從擺動的枝葉漏下來，飄浮在起伏的地面上。有時我聽見叫聲，事情在模糊的空間發生。有時它只是那麼巨大，不可捉摸。父親說森林是開向那邊的門。你聽到聲音和歌，進去之後便不能回來了。父親有長長的白色的手。他的說話像夏天的亮光。他說九月刺梨樹開花，河流會從山裏生長。果然雨水淹去了我們的屋子。水帶着硫礦的氣味從山上滾下，冲去了門和牲口。我們環抱雕着蛇人和麥的櫟子看着咆哮的水湧到谷間。然後我們遷到這環繞着矮叢的平原來。

父親在平原上種玉米和芋，森林的網在我們背後夢一般展開。

那是奇怪的寂靜的生活。日間我背着我的簾盒子四處遊蕩，盒子裏有一塊人形的石、小火刀、一管割下來的衣袖、幾根打滿結的繩子、和各種甲蟲的殼。我用簾做輕便的武器，爬到樹上打果子，也打經過的鳥獸。父親默默在田裏工他，回來時才輕輕拍拍我的頭。他不說一句話。他看見他開始拿木簾做木具時只是靜靜的挪開桌上的木壺，把空間讓出來。獵具多了他也是沉默地騰空了櫥櫃讓他佔去地方。甚至當我說要跟他到森林去的時候，他也沒有作聲。他在河裏踩着水輪。水淹了他的腳背又讓它流亮地露出水面。在太陽下我嗅到他身上甜美的玉米的香氣。他聽了我說話便停下工作，俯下來靜靜看着我。我聽到草叢裏有田蛙的聲音。水淙淙越過榆木的輪子流到下面的岔口。他輕輕提起我的手。他的袖子上仍黏着種籽的芒刺。他看來憔悴，他已經非常老了。他看着我手上的脈絡再看看遠方的樹叢。我聽到他沉重的呼吸的聲音。他的手在太陽下仍有一點冷，他把胸前的革袋除下，掛在我的脖子上。袋子裏面是蕪

貞花的種子。風雨的晚上它們會發出稻麥的芳香讓思念的人安睡。他看着天空，然後俯身下來吻了我的臉頰九下，讓我記得他和過去的歲月。他要我當心月亮和豹，因為它們不讓人們記憶。他說我要回來的時候，把革袋裏的種籽撒在地下，森林便會打開它的門。他再握着我的手一會便讓我去了。他的衣袍在風裏飄擺像張開的穗田。母親離去的時候，那也是這樣的。當她不能在屋子裏住下去，當她說森林是一個巨大的呼喚，父親也是甚麼也沒說，就默默地陪她走到森林的邊緣，看她走進裏面，消失了。

我這便開始進入森林生活。

我記得啓程的一天，我們在矮樹叢睡了一夜，黎明的時候便醒轉過來。夜的聲音響起，一刻又沉寂下去。天上只有微弱的光，穿過橫伸的枝桿漏下來，流散在稀疏的葉子上像遊蕩的星。他把藍綠色的粉末擦在我們的四肢和臉頰上，好讓蛇和夜狼害怕。他的臉在暗色裏顯得凝重。我甚至看不見他的眼睛。他跑下來，從腰間抽出小刀在腿側輕輕割下去。血流出來，他把它擦在我們的前額和刀子上，然後把一撮米燃亮，撒在空中，便進入森林。閃爍的火花在空氣中貶動了一會便又沒入霧藍的曙色裏。

我很难想像森林的模樣，我是田野的孩童。我知道紅薯和芋。森林總好像是一個清晨的夢。現在，我感到寒冷從葉子上沁下來。風響起在彷彿佈滿翅膀的空中。我踏在柔軟的地土上，潮濕的、鬆陷的土壤讓我走出小小的窪穴，水和枯葉慢慢流進去盪漾在風的陰影裏。太陽可能完全亮了，茂密的枝葉透下細碎的光，彷彿讓天升高起來。森林原來也不是漆黑的，只是潮濕和寒冷。有時冉冉的水氣上升，迴旋在燭約的光裏像尋找的手。我慢慢隨着他跨過石塊和下掉的枯枝。我有點害怕。垂下的簾拂在臉上像龐大的蛇。他沒有回頭看我，他背着弓矢和矛，默默跑過樹叢的縫隙。他的手很大，臂的脈絡流佈。我記得他的手，有時他會停下來拍拍挖空的樹幹。有時他只是指着地上腐爛的木塊讓我看深深的爪痕。他的手有強烈的燃燒的氣味。

我們在森林中央一個小丘的洞穴裏居住下來。這裏的樹比較稀疏。四週是起伏的土脊和石。木苔和長滿黃草的白尼在太陽下有點透明。石塊都有一種燃燒的紅色。再過去和遠方的兩側便又是茂密的原始林了。我們的洞穴很小。壁上有奇怪的柔軟的紋像網，一線一線的帶着顏色。他把松枝燃起扔進洞裏讓動物出來。洞裏撲撲的水氣和松枝的氣味湧起在仍有點清冷的空中。火熄滅後我們便進洞裏。

我們沒有門。夜裏他環繞洞口在每隔一隻手掌闊的地方燃起一撮熊草。淡紫色的煙裊裊升起，夜的天空從桂間漏下來。睡在芳香的乾草間我聽見遠處河流汨汨的聲音。

然後我們不停的走路。他說狩獵是後來的事。於是我們開始認識土地、這林裏的河流、樹和墳起的山脊，洞穴和泥沼。我知道白色的石塊是蛇吐出來柔軟的蛋殼。我知道泡沫雨、樹瘤和風草。我慢慢懂得空中浮泛的氣味和辨別腳印，風會從紅色的夜裏起來。我們穿過纏絡的長草和藤。他不讓我驚嚇匿藏的野獸，我便學會了森林的謙遜和靜穆。

有時我們沒有走路。我們留在洞穴裏觀看和煙霧飄浮，有時雲從寬闊的林木升起。我們在寂靜中聆聽。我知道他要我們完全棄身在這無邊的曠野。

是一個無風的下午，我目睹了毀滅和掙扎。我們在白木林穿過。他撿起一塊掉下的樹皮，告訴我浣熊便在不遠的地方。我轉過頭張看。就在這時我看見一條膊胳般粗的蟒蛇，牠在吞比牠壯兩倍的蠶蜥。蛇張大了口，慢慢滑過蠶蜥的頭，牠口裏白色柔軟的內膜翻露出來，給蠶蜥頭上的疙瘩和刺壓得處處低陷下去。蠶蜥給蛇身纏繞得不能動彈，只有尾巴仍得在空中不停的鞭撥。枯葉和乾枝給拂揚起來落在牠們的身上。這時蠶蜥的頭和半個身體已經在蛇的口裏了。但他仍在掙扎。牠在蛇端一口氣休息的時候把後腳霍地拔出來，拚命向後踩。蛇再把牠吞下去，但下一口氣時又是一樣。這樣重複了好幾次，牠不斷掙扎，但終於蛇還是把牠吃光了。然而在蛇腹裏牠仍在不住突突的標籤，好像一顆頑大的心臟，好一會才靜下來。蛇輕輕的盤着。隔着空氣我感到了那最後的撓動。太陽刺亮，一隻山鳥揚揚飛過。在森林的靜穆中，蛇緩緩的伸展着疲倦的身體，森黑的皮膚閃着赫赫的陽光。我們悄悄走開了。我不能明白，但我覺得這是美麗的。

我不曉得那是怎樣的綠色，只是天氣好像酷熱起來了。冉冉的霧氣游動。我們在朦朧的枝葉間穿過，林，小刀也沒有。我們只吃野果。他不讓我弄出很大的聲音，也不讓我踩過低陷的窪穴，他說那是大地的瘡疤。我們只是觀看和記憶。這一天他把矛和弓箭插在地下，焚起一撮楠葉讓紅色的火燄環繞我們的身體，然後跪下來用小刀劃破胸膛，他挖開泥土把血和仍然燃燒的火燄埋在泥土裏，再穿過煙霧向曠野呼喊，然後帶着我離開了。汨汨的回聲在四面向我們蓋過來往旁邊流瀉，我們朝着響聲在花朵和火蛇腐爛的氣味中投向開放的森林。

我不曉得那是怎樣的綠色，只是天氣好像酷熱起來了。冉冉的霧氣游動。我們在朦朧的枝葉間穿過，背上已經有一點汗了。因此我們在巨茄冬旁看見這偌大的屬於寒冷的兇猛的犁牛開始時是有一點驚奇的。牠的腿很短，鬆鬆的陷在雨後的泥裏。四肢外側的長毛濃密的垂下，披蓋着白色的身軀。牠不在牠山

上的崖壁而在這裏幹甚麼？這裏也沒有雪了。牠是屬於寒帶的。天氣嚴寒的時候牠到這裏來。牠是沿着南面的小山路來的吧，來了多久呢？現在冬天已經過去了，牠還留戀甚麼？牠的肩膀隆起，頭因為疲乏或酷熱而沉重地垂下。嘴角的黏液延綿的流到地面。眼睛在濃密的鬚毛下差不多看不見了。牠一定這樣子站了許久，也仍會這樣繼續站下去。遠處有輕輕的鳥的哨聲。然後一隻栗色的兔子跑過。我聽見牠輕輕的呼吸。他靜靜拾起一塊石子。他說動物靜止的時候是不能殺的。牠們的生命不在那裏。他慢慢把石子舉起，喊一聲便擲過去。牛吃痛後仰天嗥叫，跟着便跑起來。牠有一個人那麼高，十尺長，很胖，跑起來卻是非常敏捷的。牠的長毛的奔跑中飄揚起來像白色的翅膀。我看見他追上去。我第一次看見他跑。陽光中他躍過空氣、矮樹和石塊，有時我看不見他的臉，他的長髮和繫着小刀的繩子在身後顛蹪着飛翔過去。強烈的陽光下他顯得很高，不斷從地面升起又再沉下。我不曉得可以這樣跑。犧牛有點驚慌，牠惶亂地在樹的空隙間穿過，差不多沒有方向。牠的角和身體劃過樹幹和短枝，擦擦的發出下雨的聲音。潮濕的黑土給踢濺起來，枝葉和牠白色的身体都染上了斑斑的泥漬，天空沒有雲。森林裏只有急促的追逐聲音。

這時他已經躍到牠的身後，牠白色的長毛仍在奔跑中撥盪，下沉又迅速翻升。突然他跳上了一塊石上，一把抓着牠的尾巴躍到牠的背上去，牠驚愕了一會便立刻蹦躍起來，不斷地抖動，牠把後腿盡量踢高，希望把他摔倒下來。好幾次他滑倒地上，但又立刻躍起，抓着長毛再攀在牠的背上，跳躍時牠的頭低低的垂下，在鬃毛中差不多看不見。他緊緊挾着牠的兩側隨着牠的身體升降。突然牠靜止下來，呆呆的立在一塊石的背後。他立刻抽出長刀朝牠的頸節插下去。刀子起落時鋒口的亮光劃過雜亂的草叢，彷彿下墜的星。牠吃痛後立刻吼叫起來舉起前腿，然後發狂的向前衝過去。牠的頭伸前，在狂亂中彷彿甚麼也看不到。牠躍過橫枝和岩石，不斷朝空中跳動，沒命的撞向周圍的樹幹。灰棕的樹幹折斷、歪倒下來。牠的角挑起了黑土和石塊。林子裏盡是崩裂的聲音。泥巴、斷枝和碎石揚起，像風中撫動的花葉。他仍緊緊的用手箝着牛的脖子和頸際的長毛。他的頭俯得很低；在瘋狂的跳撞中，他像穀衣般在空中跳揚起來，墜在牛的兩側，再砸在背上，然後又彈起飛放在空中。他的手一定很累了，但他的臉閃着亮光。空氣中飄飛着絲絲的細長的白毛，柔軟地降下又再升起。我的手和臉全是汗，心霍霍的跳着，但在太陽下卻仍感到非常的寒冷。牛仍在狂奔，跳過岩石後又再折回，撞向岩壁。牠的牙齦噬着，眼睛發白。然

後，一切都靜止下來了，揚起的塵埃徐徐降下。牛仰起頭呆定的立着。四週沒有聲音。我看見牠慢慢提起前腿用後腳直立起來，一動也不動，牠的頭仰起看着在正午顯得接近的天空，寬大的胸部輕輕的起伏着。風吹過，牠長長的白毛飄起，像寂靜裏逃竄的煙。他仍然箍着他的頸子，懸掛在他的身後，然後牠塌下來了，巨大的白色的樹，帶着塵埃和彷彿火燄的亮光。

他從牛腹中緩緩爬出來，身上黏着白色柔軟的毛彷彿新生的皮膚。我看見牠仍在輕輕的戰慄着，地面上的小樹枝在他雙腳的深索中抖動。然後牠靜息下來了。血從傷口中柔和的流出。他把刀子抽出來，輕輕刺入牠的咽喉，他使血流到泥土裏，好讓牠以後可以回到森林。隔着潮濕的空氣，我感到那溫暖的流動的血。他輕輕拍拍他的眉心讓他知道，然後把血擦在我們的額上。他拿起刀子在腹側割下一塊肉，拿一角便離開了。遙遠的綠色叢中，牠白色的身體像紅河上白色的花。

我沒有感到難過。我隨着他慢慢走回洞穴。他把角掛在腰側。行走的時候，它們發出碰撞的聲音像火燄裏剝裂的竹枝。他一直沒有說話，也不顯得疲倦，陽光在他藍亮的手足上流過又隱沒入葱鬱的陰影裏。路旁的樹長着黃色、白色的菌。我心裏有一種奇怪的跳動，我經歷了血和死亡，而我不感到難過。一切顯得這樣美麗和必需。而在動作中赫赫的閃耀着，像強烈的白色的光。

回來後他把角懸在洞口，風起的時候它們隨着影子輕輕的擺盪像離別的手。他默默拔下牛腹的毛，生火把肉烤熟便放進革袋裏。他讓火燒得更高，然後站起來把白色的毛撒下。濃白的煙昇起散逸在午陽下參差的屋頂。慢慢煙熄滅了，他把灰燼埋在洞外第一棵樹下，在土地上敲三下讓大地知曉，便跑到他的石子上坐下來。那是一塊奇怪的青色的石，草菇一般從地上長出來在空中撒開，它的柄子上有奇怪的野獸的紋。他默默地坐在石頂上，在風中朝遙遠的白色舉起他的手，然後再輕放下等待夜的下降。

狩獵後他通常是沉默的。白天我們在葉子和陰影中找尋獵物。黃昏的時候他回到石上。我用小石和枯枝射花栗鼠和兔。我還不會那樣子跑，有時他會把我拋高，讓我學習跳躍和撲擊，有時他也會跟我談及森林，但大多時候他都在獨自聆聽。沉默的時候他像樹，他只有在追捕和搏鬥中才以另外的生命活着。他有一種動物的矯捷，力量從他身上出來像爆裂的河道，沾濕了接觸的事物，但我仍是害怕。他只狩捕兇猛的野獸，他說牠們有許多生命，只在牠們願意的時候牠們才會死去，血流到地下之後牠們會有樹的形態，然後葉子誕下牠們的嬰孩。我還不能明白森林的生長，只是我知道牠們拒絕死亡的時候，他會受到傷害。

這便是曠野的試驗吧。但我仍不能完全適應，我害怕夜狼和豹。獅子只會遙遠看你，但撲過來的花豹是可怕的。他說越兇猛的野獸越害怕死亡，牠們會給自己最後的機會。但獵豹是不容易的，把普通的野獸掛在樹上，獅子便會圍攏過來，但花豹只喜歡狒狒和羚羊。牠吃飽獵物後會把屍骸掛在樹枝上。獵狗和其他動物搜不到的地方，然後在附近睡覺看守着。但放餌是困難的。我們把餌放在豹喝水時可以嗅到但禿鷹飛不到的地方，但牠還會察覺我們的氣味，我們曾經守候四天，豹四天都來了，但牠在旁邊嗅到了嗅便又隱沒在草叢裏。

用羚羊會容易一點，豹喜歡牠的肉，只是他不用羚羊做餌。他說牠們沒有讓大地害怕。狒狒是在南面的林子獵的，我們都不喜歡那兒。林裏有一種濃重的惡臭的氣味，猴子都帶一點藍色，遙遠看牠們在樹叢裏跳躍像濺起的藍土。我們走近的時候牠們會有詭媚的姿態。我們在樹後用石塊打牠們，牠們倒下之後我們用繩子套拉過來便離去。牠們有時也會在後面叫，但牠們不會襲擊過來，牠們很少離開林子。一頭豹通常每次只吃去四分之一的狒狒，大的會多一點。我們遇到最大的一頭豹差不多有十尺。我們在樹下等候胡狼，剛抬起頭便看見牠在不遠的荆棘叢旁悠悠走過，牠的毛很短，亮光在黑色的斑點上幌動，周圍也顯得斑駁了。我們剛要站起，牠便又沒入後面的草叢中去。那是很美麗的一頭豹。胸腹上有一種奇異的藍色，牠漠然地慢慢走着彷彿有植物的驕傲，牠甚至沒有向四周張望。

我們到猴子林獵了一頭大狒狒，把牠掛在剛才的地方。那是一個小峽谷的裂口，入口處是長滿荆棘的樹叢，豹經過裂口到河邊喝水時一定會看見牠的。第二天我們在河中浸了身體便在附近伏着。狒狒的左腿已經吃光了，死骸被拖到樹上，放在和以前不同的位置。地上有一個很大的清晰的爪印。花豹爲了看守餌，一定躲在附近的。我們潛前一點，跪在長滿荆棘的樹根上穿過長草窺看。果然花豹就在樹下，偷偷地消失了，鳥的叫聲也漸漸停止，花豹要來了。他屏着氣息，輕輕地拉着弦，四周甚至沒有風。然後花豹終於出現了，牠哆嗦着耳朵，小心翼翼地走向樹旁，一面盯着獵物。牠的腰很窄，從胸膛優雅地延向後腿，肩膀在行走中柔和起伏。他仍用一隻腳跪在地。四周很靜：太陽默默的照耀着，然後弦鬆了，我聽見風的聲音穿過空氣，箭矢飛躍出去霍地鑽進了他的胸膛，血在空中濺開像突然的花朵。豹翻了一

個筋斗倒下去了，猛烈的在地上翻滾，碎石和泥土霍霍揚起。箭的末端在翻躍中折斷了，飛擲出來陷入泥土。牠的爪在空中扒扒。我握着身旁的石塊緊緊的躲在樹後。我感到脖子僵硬，汗涔涔流下我的臉。受傷的豹會給整個森林帶來死亡的，他靜靜拔出刀子，但突然豹卻安靜下來，若無其事地從地上翻起，優雅地跑向草叢。牠用另外的生命活下去了。看見牠快要隱沒在矮叢中，他高嘯一聲從樹後躍出來站着，豹聽見聲音，立刻旋身向他撲過去。牠的尾巴翹起，截斷的箭桿從胸膛豎出來像另外的肢體。牠沒有叫，但低沉的隆隆的聲音不絕從張大的喉間出來充滿了整個森林。他仍然站着沒有動，但在豹快要撲下來的當兒，他突然衝前跑下，舉起刀子霍地朝上插下去。豹轟地掉下來，吼叫着在地上猛烈地盤滾着，這次牠真的發怒了。牠狂嗥着驚地翻起躍向空中朝他直撲下來。他已經沒有刀子了，急忙中他拾起地上一截樹幹朝牠張大的咽喉刺下去。豹吃痛倒在地上，牠想摔開樹幹再撲過來，但牙齒都鋗進木裏去了。牠猛地把由口裏伸出來的半截樹幹在地上敲，希望把樹幹甩出來，但牙齒只陷得更深了。牠直立起來，發狠地抓着旁邊的樹把口裏的枝幹往樹身上插着。黑色的樹皮抖着落下來掉到牠的身上。然後樹慢慢靜息了，牠再向他撲過來，他沒有躲避。沒有嘴巴的豹是不用害怕的。他們扭纏在帶刺的草叢中，但他已經沒有多大氣力了。他旋即翻起來把牠按在地上，他用手撐着牠的前爪，把膝蓋向牠的胸腹壓下去。我聽見碎裂的聲音。豹努力掙扎起來，後腳劇烈地在空中撥扒。他們扭纏了許久，不斷在長草中翻滾，牠擰開牠的樹枝，不讓它們接觸身體，不住用膝蓋壓着牠的胸腔。風慢慢起來了，林裏開始有樹的陰影。我放下手裏的石頭走向他們。樹林裏逐漸響起了其他的聲音，太陽也亮了。我看見牠慢慢靜息下來，一動也不動的躺着。他看着牠沉默的肢體，慢慢站起來，風從葉縫中穿過，吹動牠身上的樹影像拂撫的手。然後牠默默地站起，抖動着美麗的短毛，安詳地沒入草叢中。

我們慢慢地在後面跟着。地上沒有很多血，但我們聽見牠行走的聲音。我們跟了牠許多天，牠不停地走，甚至沒有站到陰影的地方。樹幹仍在牠的口裏，牠啞着它像啞着夜裏的嬰孩。牠穿過小河和山脊，只偶然在樹上擦擦額上的軟毛。牠驕傲地走着像搖擺的森林。第五天我們離開了。他說口裏有一棵樹的豹是殺不死的。我們抓起一撮泥土向牠的影子輕輕撒過去。

回到山洞我們把種籽拿出來，狩獵後我們會把焚燒的獸毛埋在樹下，讓牠們從土地生長，我們給活着逃去的播一顆種籽。我漸漸認識了這森林和它的規定，我的生命隨着高聳的泥脊，和突然彎曲的山徑展開。冬天，我們躲在洞穴裏，感到寒冷、雨和泥濘降下。我們吃埋藏的蜜糖和肉。有時白羚沿樹叢走

過。我們穿過火築看雪從洞邊掉下來，有時煙霧消散，冰覆蓋了仍溫的柴枝。我們嗅到了寒冷的氣味。我不能準確描述曠野的冬天，它是一種奇異的白色，它穿過我們緊閉的眼瞼到達心裏。廣大的寂靜向遙遠擴展。有時顏色在朦朧的樹頂流瀉，像行走的煙霧，我們從指縫看旋轉的雲帶着傍晚的亮光散下，升起來，然後黑夜覆蓋。他仍然沉默。他是樹和石塊。在他的寂靜和呼躍中我接受了曠野的法律和裁判，溫暖的血、速度和死亡。夏天，我們在清晨走路，他不讓我碰盤捲的石塊，它們有隱蔽的手拉着不讓我們離去。有時我們走過紅土的禿山。有時雨落下來，像傾斜的草葉四散。有時天空有樹的閃電。他讓我撫摸泥土，他說雷鳴是大地的嗰咳。我們向白色的大鳥俯首，牠們飛向大地而溺死海裏，牠們在沉重的飛翔中揭起夜空的風雨。而我們在每夜樹息的時候入睡。我們把血注入大地的窪穴，讓野獸遠離夢和海洋。傍晚的時候他拿枝桺鞭打石塊，把迷途的野獸趕回洞穴。我們喝樹的液汁。他把九芎的根在空中焚燒，好讓樹的形狀能在煙霧中生長。我們只吃野獸的胸腹，那是牠們不願看見的地方，他會把牠們的四肢藏好，讓牠們隨意從大地躍起。有時他會倒下。昏迷的時候他躺在白色的荒地讓風和大地治療。我還不能明白他，他有很大的美麗的手，夜裏我會起來在星下看他，他的眼臉垂下像靜息的翅膀。有時他在夜空下亮起樹枝坐在石上，風穿過流動的火築，我看見他的臉和飄揚的頭髮。他的眼睛有夜的閃爍。我已學會奔跑。有時他會把我舉起迎在風裏，他的臂膀像初夏的夜的枝桺。他有強烈的樹根的氣味。

我在血和樹的潮汐中進入了曠野的儀式，然後那一天來了。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只是森林彷彿擾攘起來了。我聽見牠們的叫聲，鳥羣劃過天空飛向北面的禿山。有時遠處有黑煙升起，動物在林中奔竄，一刻又埋藏在泥色的濃霧裏。我感到沙礫在微微戰慄，大地彷彿有陌生的騷動。花栗鼠從地穴裏出來，爬到樹梢，又沿着伸展的枝桺逃去。更多的胡鹿和兔在慌亂中撞死在樹旁。我們隱約在空氣中嗅到硫磺的氣味。然後森林寂靜下來了，偶然一隻麇鹿停下一會又忽地逃向遠處的陰影。地上有一些紅蠭的殘骸，葉子的梗和莖那麼小，牠們在逃走的行列中因害怕或是疲乏僵住了。我們拿起獵具朝野獸奔來的地方走去。空氣顯得稠密，低低的壓着飄揚的塵土。我們穿過彷彿凝固的樹影，四週一點聲響也沒有。一隻灰毛的松鼠偏趴在一根枯死的樹幹上，像一個樹瘤。他背着弓慢慢越過石塊和低陷的泥澗，弓上繩着的獸皮有點舊了，他拿着樹枝在地上敲着，偶然伏到地上嗅嗅。他說大地震動的時候泥土會有燃燒的氣味。經過榆樹林，他拿刀割開每棵樹的樹皮，大水之前，它們該流下黃色的血。我們穿過寂靜的白林，巨大的葉子飛翔像白色的鴿子，花瓣飄落在永遠潮濕的土地，像急促的翅膀靜靜停下。

林裏出奇的寂靜，甚至麋和蠶狗也沒有，然後我們慢慢嗅到了輕微的燒焦的氣味。風過來，我們手上沾有黑色的塵埃，他拿臉貼着樹幹，他說仍聽見樹脈的聲音，這該不是火了。有時天空降得很低，火會從太陽下來，焚燒去年的葉子。但林裏泥土仍是濕的，這一帶的樹很直、很高、到樹頂才有葉子，彷彿忘記生長。它們的根在地面交織，整個森林像一棵樹的分枝。我們越深入森林，燒焦的氣味越濃，空氣也越稠濁了。然後我們開始看見那些死去的野獸。

他們的身上插滿了樹的碎片，焦黑的參差的枝條從肢體豎起像骯髒的手。黑血在傷口旁流出來彷彿釘死的蜘蛛。有的陷進泥土裏，看來好像還在掙扎。四週是焦黑的枝幹和野獸分離的肢體。一個山鹿的頭在纏疊的枝梗間彷彿移到樹上生長。牠的身體壓在不遠的樹下，一條腿折斷了，軟軟的翻到背後，我們都呆住了。我感到寒冷沉下，他吃力地提起手按着旁邊的樹，我聽到他緩慢的沉重的吞嚥的聲音。我用手抓着他的衣袍，枝葉下一定還有別的野獸，我們屏着氣再向前走，但林子裏彷彿亮起來了。我感到汗滲滲的流下背樑。然後我發覺太陽強烈的照着眼睛，我們前面原來沒有樹了，寬闊的兇猛的太陽赫赫的照耀在我們前面延展多里的歪倒的枝幹上，像白色的網。這許多凌亂的巨大樹的骨骼，有些在混亂中豎起，啞默地戟指着廣闊的天空，它們的邊緣燒得焦黑，嶙峋地環繞着中央的木像環繞一顆白色跳動的心。他仍然站着，怔怔地看着這失敗的森林，陽光下他像一個黑色的影子，我只看到他彷彿透明的頭髮和臉的側影。他的手垂下，白色的透亮的手，在這堅硬的毀壞的樹叢上彷彿白色的煙霧在光的背面猶疑。

然後我們聽見響聲，隆隆的震裂的聲響。樹隨着塵土和綠色的火燄塌下，黑煙和飄浮的碎屑飄浮在白色的風裏。我們驚嚇得呆了。土地仍舊兀自震動。葉子撒在我們的臉上，他趕忙拔出刀子跳上重疊的樹幹觀看。黑色的風拂過我們的衣袍，然後火燄在泥土上熄滅，濃密的黑煙慢慢散去了。我看見他們再在樹腳周圍挖淺淺的坑溝，把黑色的粉末放進去，他們在遠處拿樹枝點火，窄長的火燄環繞着樹身燃燒像紅色的袍帶，然後雷聲和塵埃再起，樹再倒在琉璃和酷的氣味裏。

我們怔怔的站着。他的刀子掉在地上，刀尖削過橫倒的枝幹，濺起細碎的樹皮掉在我的腳背像螻蟻的噬咬。我感到暈眩。我倒坐在樹幹上看他屹立在塵土的雨和火燄背後，他呆定地瞪視着前面冒起的黑色。他的臉在間歇的響聲和煙霧中浮現又隱沒。太陽下我感到寒冷凝結在我的背上像冰塊緩緩落下。

「他們從前用斧，葉子在根的傷口生長。」

現在地面上留下黑色的窪穴，空洞的啞默的眼睛凝視着大地的灰燼像遠古的饑餓。偶然樹穴藏匿的動物隨爆裂的聲音飛射出來，肢體在空中散開，又沉重地落下在焦乾的血泊和黑煙裏。有的奔走出來在煙的嗰咳中昏倒，再隨着下一次爆裂死去。樹不住倒下，翻起的塵土埋下奔竄的野獸。零碎的骸體散在焦黑的土地上，像新的創口。我以為牠們全跑掉了，牠們還是不肯離開森林。牠們隨着樹的翻騰最後一次凝視這消失的曠野。

我在輕輕的打戰。風肆意地穿過這偌大的沒有阻隔的空間蒙罩我們的臉。我感到他在風中沉重的呼吸。他的袖子翻起又軟軟垂下，像折斷的翅膀。掉下的刀子在風的哆嗦中閃爍，亮光在他的臉上身上劃出凌亂的刀痕。他的眉鎖着，深黑的眼睛仍在最初的驚愕中張大。他沒有動，太陽穿過他的身體，然後雲層覆蓋。他重新隱沒在白日的黑影裏。

漸漸聲音平息下來了，塵土沉下，黑煙也慢慢散去。可能已經正午了。我看見他們那剛倒下的樹幹，騰出空地生起一個小小的火。一個黑臉的漢子站起來，他的一邊口角有一條橫伸的疤痕像一個永久的歪斜的微笑，他在地上拾起一隻昏倒的白狐，拿着牠的尾巴在頭上旋轉，一面向同伴跑過去。白狐在猛烈的甩盪中轉醒過來，拼命的掙扎。白色的軟毛不住掉下。他的同伴在火上架起短枝，一面遞給他一柄刀子。他把刀子擲開，捉着白狐的後腳便往樹上摔過去。血從爆裂的頭顱飛濺出來落到他的臉上。他提起手用衣袖揩掉便開始拔毛。一叢叢白色的軟毛花朵一般嵌在土地上。毛拔光了他便抓着後腿撕開，把內臟掏出來摔在樹樁旁，然後把他穿好架在火上烤起來。白色的煙裊裊上升，隔着煙霧的空氣，我感到那混凝着泥土的心仍在突突跳動。

我把頭埋在衣服裏。在熟肉的香氣中我感到害怕。我的眼睛疼痛。我的前面全是白色的閃爍。然後我聽見他輕輕地驚叫起來。

他們正在拋擲一個黃棕色的球，上面有黑色的斑點。他們把牠拋高，待它掉下再把它踢進地上的洞穴裏。他們不用手。球終於停下來，我看見牠有一雙深黑色的眼睛。口裏含着一截樹幹。

我的心霍地跳起來，我抓着他的手。他怔忡地坐在樹幹上。他緊閉着眼睛。睫毛濃重地垂下像突然的陰影。他透明得像水。他的汗流下來。他的眉心在繁縝之下現出微紅的摺痕。他呆定的彎起腿把頭埋在膝間。他沒有說話。汗開始濕透他的背。太陽下他棕色的袍子顯得堅硬，像拗折的枝幹。風吹過樹樁捲起細小的枝條拍在他的背上。雲攏聚下來。在移動的陰影中，我看見他輕輕的晃盪着。

他們開始吃起來。他們笑罵着把肉往同伴的臉上擦，又把別人的頭按在火堆裏。木枝噼拍的跳動，偶爾黃色的火花閃進白天的亮光。臉上有疤痕的漢子開始揪着一個瘦子的髮，瘦子拿火裏的柴枝擲他。柴枝桿在地土燃起周圍散亂的枝葉。火慢慢蔓燃開來。他們扯下瘦子的外衣踏在地土上壓熄火燄。一邊踢開枝葉，把泥土撒下。

火熄滅了，我跟着聽到遠處嗚嗚的聲音，黑煙從山後慢慢飄散過來。

「車子來啦。」

那是黑色的蝦一般扣着環節的長長的車子。它沿着地上的鐵桿慢慢走進這倒下的樹叢。工人們開始迎上去。它隆隆的行走的聲音充滿這多風的白色的正午。太陽仍刺刺的照耀着。他忽然抬起頭，他的嘴巴張大了，我從沒有見過他感到這樣害怕。

「這是最後的森林。」

他驀地站起來喊它停下。他的臉在呼喊中發白，脈絡在額上現出來。他揚起手，但車子仍沉重的駛過來。黑煙從煙突升起，畢直往後面奔起，再散開在下午的空間。慌亂中他開始向車子奔過去。他要讓樹留下在這最後的曠野。他踩過歪倒的枝幹迎着奔走的車子像迎着巨大的豹。車子到的時候他從枝幹躍下抓着車旁的桿子，要把車攀停下來。他的髮在車身旁揚起像黑枝上空氣的鬚根，車仍在奔走，他吃力的攀着車的邊緣呼號。他的聲音被車聲淹沒了。然後旁邊的風和車的速度把他摔倒在地上。

車子慢慢停下。工人喧叫着趕到他倒下去的地方。我穿過他們擠在他的跟前伏下。他躺在一截巨大的樹幹旁。他仍昏迷未醒，他的頭髮藏匿在兩截樹幹的中央，像黑的簾幕。他們伸手探他的鼻息，知道仍有呼吸便立刻向他斥喝。我伏下蓋着他的身體，他們推開我。他們掀起他的頭髮，把樹枝戳他的皮膚讓他轉醒過來，但他仍然昏迷。他們罵了一會便用腳把他踢到不礙着他們的地方。我俯伏在他身上不讓他們碰他。但他們卻把我提起拋到附近的石塊上。我的肩膀疼痛欲裂，但他仍沒有醒過來。他袍子的帶子鬆脫了，露出寬闊的胸膛在太陽下緩慢的起伏着。

工人把樹幹扛到車上，不久便隨着車子離開了。我提起他的肩膀開始慢慢把他拖回洞穴裏。

他一直沒有醒。他躺了三天。我在他周圍燃起艾草，讓強烈的氣味進入他的呼吸。我給他喝九芎根的液汁。夜裏我在他胸膛上擦紫茄的葉子。我沒有睡。我拿着他的手看守着他的睡眠。有時他會吃下餵給他的熊奶和蜜。但許多時他只在陰影裏戰抖。第七天我決定做一輛木頭車。

我們避開太陽和白色的光。我把葉子覆蓋在他的身上，輪子揚起地面的塵埃。藍色的煙霧升高再滑下葱鬱的陰影。偶然河裏發出絲絲的聲音，多泥的黃濁的河流，灰色的陽光下差不多沒有影子。我不感到疲乏，我只有一種奇怪的空洞的像饑餓的感覺。我不敢停下木車，他隨着車子顛動讓我以為他仍活着。他甚至沒有流汗。樹投影在他透明的臉上像投影在碎石的河流。然後我看見太陽下那廣闊的玉米田。父親正在田裏澆水。穿過玉米影影綽綽的白色花紋，我看見他瘦小的身體蹲下復又起來。我沒有做聲，我已經高許多，他會認得我嗎？然而他終於向我奔走過來了，他已經非常老，奔跑的時候他的身體傾前，斜簽在風裏像搖擺的禾穗。他把我的頭緊緊按在胸膛上，我嗅到甜美的玉米的香氣，但他更瘦了，行走的時候，他有大地的沉思的神態，然後他看到我。

他輕輕走過去凝視着他的臉，那是一張叢林的臉。他輕輕撥開他眼前的髮，用臉頰吻了他的前額三下，便把他推進屋子裏。他抖去蓋在他身上的樹葉和短枝，給他換上柔軟的衣袍，然後用小布揩去他身上酷熱的痕跡。我替他脫去繩鞋，他讓他睡在床上，拿白麻蓋着他的肩膀，便不讓我騷擾着他。他帶我到後面山上採藥草，他沒有問甚麼，甚至沒有要我說話，他只不時回過頭看着我的臉，拉着我的手領我越過墳起的土丘和窪穴。在他的七月仍有點寒冷的手裏，我嗅到盛夏強烈的生長的芳香。他搗碎草藥塗在他的胸膛上，然後讓他喝辛辣的湯。黃昏時他醒轉過來。

但他也不是真的醒過來，父親在揉他的頸背，一面把黏着木碗底的草藥敲在桌上，突然他張開眼睛，彷彿聽見甚麼，坐直身體。第二天他摸索着，害怕地走到門邊，把耳朵貼在門上，他的手在發抖。他在那裏站了一會，突然回過身來，蜷縮在牆角裏，再也不肯站起。父親走過去輕輕提起他的手，我搖着他的胳膊，但他茫然的看着我們，父親只得在遠處看守着。

他一直沒有做聲，也沒有動，只在餵他吃玉米粥和紅薯的時候讓父親揩去額上的汗。白天他伏在門後傾聽，有甚麼聲音響起來他便又退回牆角，抱着膝害怕地看着前面不遠的空間。晚上他不肯回到床上，他把頭夾在膝間睡，雙手箍着頭頂。他睡得不安穩，常常驚醒。醒了便害怕地朝黑暗窺望，然後拿火柴在牆邊生火。火燄發出尖銳的聲音，他淌着汗，有點驚異地看着火燄上抖動的透明的煙，他的臉在恍惚的火燄前發出淡淡的柔和的紅光，像更燦爛的雲層背着一個遲疑的太陽。

早晨我們在濃煙和嗆咳中醒來，這時他才睡去。睡着時他流白色的思念的淚。父親悄悄把它揩去。

他滅去柴火，在他上面的屋頂開小小的窗子，讓濃煙離開他微弱的呼吸。他小心繞過他，不驚嚇他的睡眠，但他看着他的時候臉上顯得沉重了。

然後他開始走到外邊去，他坐在門前隔着矮樹叢看雲層下攏聚的樹林。他沒有走進林子。他在矮叢躺下，用手支着頭怔視着林間隱約閃動的陰影。他在長滿木耳的落木背後蹲伏好久，貼着地面聆聽着每一個聲音，然後察覺到甚麼叫喚似的在空中躍起，突然跑前去。他穿過峽谷和乾涸的水道、屋後疊起的柴堆、土坑和田畦，然後倒在門前一動也不動。逐漸的他再不肯回屋子裏。父親默默的守着他，拿手溫暖他的臉，把洗好的草袍披在他身上，我替他的額插上樹脂，但他仍然看不見我們。最後父親給他在門外架起一個枝葉的洞穴讓他躲避風雨。

白天他吃玉米粥和果子，傍晚的時候他坐在洞穴裏。有時他會在月升的時候嗥叫，斷續的孤獨的聲音像月的灰燼散播在寂靜的空中，父親會起來整夜握着他的手讓他安睡。我靜靜看着。但慢慢的他不再發出聲音，也不再奔跑。他整天盤坐在門前，一動也不動，呆呆的怔視着顯得遙遠的森林，汗滲滲的流下。他的眼睛在思念中更是疲乏了。他再不肯坐到草棚裏，他讓太陽和風雨和悠長的追憶淘去了最後的夜。

然後有一天醒來時空氣裏全是玉米的香氣。我們走出門外，風吹來了玉米粒和葉子，白色的絲絮降下像空中的網。我們趕到田裏。一株株亮綠的玉米給拔起來扔在田邊，淡黃的穗子垂下像衰弱的手輕輕搖擺。他正把水澆在田裏。他的身全濕透了，是因為寒冷，或是因為疲乏，他顯得無力再動。

「夜裏牠們會來喝水。」

他從後面的小河抬水到這兒來，一定工作很久了。地上全是水漬，水滴或是汗不斷從他的額上掉到眼中。他疲倦地閉着眼，跌坐在地上。父親輕輕走過去揩乾他臉上的水滴，把身上的乾衣給他換過，讓我把他的扶進屋裏便拿起水桶往河邊走。在忽起的柔和的風裏，白色的玉米的絲絮在巨大的田野的窪穴上映着森林中逐漸移近的黑煙飄飛，像輕輕的慰問。

但他是那麼蒼白。夜裏他不再睡覺，他徘徊在田邊徹夜守候。他衰弱得不能抬起頭，他像風一樣透明了。

然後有一天夜裏我們聽見奇怪的聲音，我們燃起火桿出去，卻看見他正把大門劈開，他用他最後的氣力，一下一下的在砍。外面地上疊着高高矮矮的木枝，我們的桌椅都破開了插在地上。他已經非常疲

乏，許多次他不能舉起手。父親默默的看着，一聲不響。最後，他慢慢走過去接過石斧，攬他坐在不遠的地。我們開始砍去床和牆壁、灶子、櫟柱和屋頂。我們完成他的思念，我們把木枝插進地下，櫟上的木雕從泥裏豎起彷彿迎向空中的沉默的生命。

天差不多亮了，木的叢林才建成。他在旁邊昏睡了又醒過來，累得抬不起頭。我們攏他走進這人造的木林裏，他便倒下一動也不能再動了。父親拿樹枝墊在地上，在林中造了一個洞穴讓他躺下。太陽照在這叢林裏，地上有奇怪的影子像張望的獸。

第二天早晨他死去了。我不感到難過，我只重感到一種空洞的像餓感覺。他側躺在地上，面向着煙霧漸濃的森林。他的咽喉有一個破裂的傷口，像一張呼喊的小小的嘴巴。血流到地上一個深深的洞穴裡，他的眼睛仍然張大，彷彿要在記憶中挽回一個正在消失的曠野。

父親沒有哭，他在他身旁守候了一夜，他把玉米的花絲散在他周圍的土地上，在泥裏撒一顆種子。太陽起來的時候他拿胸前盛着樹種的革袋掛到他的脖子上，便帶着刻刀和一撮玉米種籽離開了。我們走向山後面白色的荒地。風雨來的時候那裏會開透明的七瓣的花。

我們慢慢的走。父親行走的時候，身上沾着的玉米的絲絮飄揚開來，像濃密的翅膀張開俯向大地。

讀獵人

* 木萌

「獵人」的情節簡單文字技巧上乘，是涵意豐富的小說。它的文字精明易剔、精確細緻、充滿暗示和延伸，各個段落之間有著潛藏的內在聯繫，以及漸進的層次和呼應。對人物的塑造，往往藉着語氣及姿態、動作的纖細描寫，突出人物的内心感情和對生命的態度。對顏色、氣味、光影的處理，能夠切合特殊時空而襯托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質。「獵人」的內涵則主要是一個成長故事——敘述者（一個田野的孩童）穿過獵人和父親兩種迥異的對生命的態度而走向成長的過程。其中包含對人性裏某些美好質素的肯定，及對另一些生活態度的批評。另一方面，小說裏的某些意識亦似乎迴響了莊子的哲學思想。

成長的預示

獵人，一個陌生的外來者，帶給敘述者榆樹的嫩枝，當葉子上脆薄的冰塊晶瑩地碎裂在手裏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種透明的疼痛。」一種新的經驗在敘述者的生命展開，這是一個預示，預示敘述者跟隨獵人進入森林，進入一個成長的旅程，敘述者說：「他教會了我生命和呼吸、還有委謝和死亡。」

獵人的來歷和處境

「『他們會把它們全部毀掉。』

他的聲音不像普通的聲音，父親說我們血液裏有哀傷，才有哭泣的聲音。他的血液裏一定有雨和叢林了。

『他們從那邊過來。』

這時外面已暗淡下來了。最後的亮光和煙在冬日的樹樺間逐漸退去。他用腳撥弄着掉下來的燃燒的木塊，閃爍的火鎌反映在窗子的下方，像一個留戀的太陽，顛蹪着倚在黑暗的山谷。」

這段帶着延伸性（向過去和將來）的文字含蓄地暗示着獵人的來歷和處境。第二節第三段最後一句：「他的手有強烈的燃燒的氣味。」加強了這個暗示。到第四節——獵人目睹樹木被炸燬，野獸遭殘殺，在驚懼裏奮勇撲向火車，企圖制止它的前進——這個暗示才豁然明朗化：獵人在此之前已歷經森林的酷刦，彷彿一隻被追逐的野獸，從一座森林逃向另一座森林，最後來到遭逢同樣厄運的這最後的一座。「一個留戀的太陽，顛蹪着停在黑暗的山谷。恰好是獵人命運的寫照。

森林——獵人的理想國度 獵人對生命的尊重

森林在小說裏象徵理想。在進入森林之前，獵人與敘述者和敘述者的父親共同生活了一段時光，經過一次洪水的災難，遷到平原去居住。獵人來的時候帶着玉蜀黍的骨架和森林的渴望前來，顯示他也會猶疑於現實與理想之間吧。務農該是比較現實的生活。他的理想曾經受挫，帶給他創痛。他明知即使再次進入森林，進入他理想的國度，「他們會把它們全部毀掉」，他的理想終歸會徹底幻滅。然而，正如敘述者的母親的離去，森林是一個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呼喚，是一個清晨的夢，獵人還是要返回森林。他是森林不可分割的部份：「他是樹和石塊」，「沉默的時候他像樹，他只是在追捕和搏鬥中才以另外的生命活着。他有一種動物的矯捷，力量從他身上出來像爆裂的河道」，「他的臂膀像初夏的夜的枝樺。他有強烈的樹根的氣味。」在森林裏，獵人如魚得水，可以過着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履行那些儀式和規定、與森林滴血為盟，與野獸樹木結合為一，彷彿所有生物的血液都在森林裏循環，視整個森林為一棵樹的分枝。在這裏，作者把莊子的哲學思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溶入獵人的理想裏。生死如來去，既不可喜，亦不可哀。因此，蟒蛇吞掉蠶蜥，是把蠶蜥變成蟒蛇身體的一部份；而蠶蜥的掙扎，是拒絕變換生命形態的表示。初入森林的敘述者不明白，但覺得這是美麗的。因為這是森林自然的運作。

同樣，獵人獵殺犛牛的過程，是一項森林的儀式。從中表現出獵人的操守和風度。獵人看見犛牛靜立不動，「他說動物靜止的時候是不能殺的，牠們的生命不在那裏。」他擲石子、呼喊，讓牛知道，然後才開始他的狩獵。獵人制服犛牛後，「他把刀子抽出來，輕輕刺入牠的咽喉，他使血流到泥土裏，好讓牠以後可以回到森林。」「他輕輕拍拍牠的眉心讓牠知道，然後把血擦在我們的額上。」敘述者經歷了血和死亡，而不感到難過。「一切顯得這樣美麗和必需。」而獵人「在動作中赫赫的閃耀着，像強烈的白色的光。」因為這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獵人狩獵的對象亦有所選擇，他只狩捕兇猛的野獸，認為「血流到地下之後牠們會有樹的形態，然後葉子誕下牠們的嬰孩。」因此在森林裏死亡並不可怕，只是生命形態的變換。

獵人「會把焚燒的獸毛埋在樹下，讓牠們從土地生長」或「給活着逃去的播一顆種籽」。獵人「只吃野獸的胸腹，那是牠們不願看見的地方，他會把牠們的四肢藏好，讓牠們隨意從大地躍起。」「傍晚的時候他拿枝桺鞭打石塊，把迷途的野獸趕回洞穴。」而獵人早在進入森林的同時，已經「完全棄身在這無邊的曠野」了，與森林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完全地投入到他的理想裏去。對自己的理想有着純潔專一的感情。

獵人在森林裏的他的謙遜，對生命抱尊重的態度，他不會勉強拒絕死亡的野獸，認為「他們有許多生命，只在牠們願意的時候才會死去。」在狩獵一頭兇猛的花豹的時候，花豹三次受創倒下，每次都在獵人的意料之外重新站起來，獵人雖然已把牠制服，但還是讓豹「慢慢站起來，抖動着美麗的短毛，安詳地沒入草叢中。」獵人跟蹤着這頭受傷的豹，五天之後這豹仍繼續前行，獵人「抓起一撮泥土向牠的影子輕輕撒過去。」向這頭有着頑強生命力的豹祝福，並表示由衷的崇敬和欽佩，然後才離開了這頭「驕傲地走着像搖擺的森林」的豹。

批評對生命的輕視

從生物的歷史看，死亡與毀滅乃生命進化的必然現象；從人類的發展史看，大自然的森林之被機械文明所摧毀，亦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正如開入森林的火車（代表機械文明）獵人（森林的化身）無法把它攀停下來一樣。

在這裏，作者無意去表現原始森林與機械文明的對峙；相反，作者從開始就認定上述人類發展趨勢的必然性，這可以從象徵原始森林的獵人走向死亡的處境得到證明。作者要批評的是，是機械文明在取替原始事物的過程中，也連帶抹煞人性裏一些美好的質素。獵人對生命

尊重的態度在使用炸藥的伐木工人裏不再存在。相反，他們對野獸施行血腥的殘殺：「拿着牠的尾巴在頭上旋轉……捉着白狐的後腳便往樹上摔過去。血從爆裂的頭顱飛濺出來落到他的面上。……毛拔光了他便抓着後腿撕開，把內臟掏出來摔在樹樁旁。」他們把樹木炸倒燒焦：「偶然樹穴藏匿的動物隨爆裂的聲音飛射出來，肢體在空中散開，又沉重地落在焦乾的血泊和黑煙裏。……樹不住倒下，翻起的塵土埋下奔竄的野獸。」他們對同伴戲弄：「笑着把肉往同伴的臉上擦。又把別人的頭按在火堆裏。……漢子開始揪着一個瘦子的髮，瘦子拿火裏的柴枝燙他。他們扯下瘦子的外衣踏在地壓熄火燄。」他們對從火車的邊緣摔倒在地上的獵人斥喝，揪起他的頭髮，用樹枝截他的皮膚要他醒轉過來。

這一切觸目驚心的描寫，作者並不在哀悼惋惜最後一座原始森林的正在消逝，而是對生活在機械文明下的現代人有所批評，批評他們對生命的浮躁粗暴的態度，作業方式的殘酷，日常生活無聊，人際間缺乏普遍的善意和相互的尊重。對比之下，獵人在森林裏與野獸相處時所表現的對生命的尊重和關懷，生活態度的光明磊落，日常生活的規律與秩序等等美好的質素，就更覺可貴了。

獵人對理想的忠貞至死不渝

當獵人目睹最後一座森林正在毀滅，「他的手垂下，白色的透亮的手，在這堅硬的毀壞的樹叢上彷彿白色的煙霧在光的背面猶疑。」他是驚惶無措的，「他呆定的彎起腿把頭埋在膝間。」在森林裏從容獵豹的勇敢無畏的獵人，如今竟驚惶得如此畏縮。因為他的理想——森林正在徹底幻滅。然而，爲了「要讓樹留下在這最後的曠野。」他畢竟鼓起勇氣，「踩過歪倒的枝幹迎着奔走的車子像迎着巨大的豹。……抓着車旁的桿子，要把車攀停下來。……他吃力的攀着車的邊沿呼號。他的聲音被車聲淹沒了。然後旁邊的風和車的速度把他摔倒在地上。」

獵人在死前的一段時光裏，神智迷亂，活在對森林的悠長的追憶之中，「睡着時他流白色的思想的淚。」一天夜裏他把玉米拔起扔在田邊，把水注在田裏，好讓森林裏的野獸能來喝水。不再睡覺，徘徊在田邊徹夜守候。最後更砍毀家具，在空地上築起一個木的叢林。「第二天早晨他死去了。他側躺在地下，面向着煙霧漸濃的森林。他的咽喉有一個破裂的傷口，

像一張呼喊的小小嘴巴。血流到地上一個深深的穴洞裏，他的眼睛仍張大，彷彿要在記憶中挽回一個正在消失的曠野。「獵人實在是一個忠貞的理想主義者。他是森林的化身，他在他的理想裏，他維護理想至死不渝，最後與理想俱逝。這恰好回應了前面那句說話：「我們血液裏有哀傷，才有哭泣的聲音。他的血液裏一定有雨和叢林了。」

父親如大地的包容與寬大

獵人對生命尊重，對理想忠貞的人生態度，是作者重視和肯定的質素。但作者並沒有全面肯定獵人，沒有片面把他寫成一個英雄形象。作者對獵人有所保留，因為他有欠缺（這從他對父親的無視可見），有脆弱的一面。他無視心目中理想之外的世界，他也無法適應理想以外的世界。相對而言，「獵人」裏的父親才是作者最心儀的人物。因為父親的包容和寬大。父親對人，甚至是陌生人，有一種單純的本能的友善和信任。小說一開始，就表現了父親這種質素：「他來的時候給我們看一個盛鹿牙的杯子、一隻木杓、一條人頭形狀的九芎樹根和一個刻着蛇的盒子。」

父親便讓他留下來。」父親所過的是一種簡單樸實的生活。日間他在平原上種玉米和芋，這是生活中現實的一面；父親在空閒時用木來雕刻，這是生活中創造的一面。「他的手拿着小刀彷彿在木上輕輕拂拭，掃去遙遠的塵埃，輕輕的來復的慰撫，彷彿害怕驚嚇匿藏的生命。」從他雕刻的動作，亦可見父親對生命的撫愛與關懷。父親對將入森林的獵人，採取寬讓的態度：「他看見他開始拿木蔓做獵具時只是靜靜的挪開桌上的木壺，把空間讓出來。獵具多了他也是沉默地騰空了櫈櫃讓他佔去地方。」甚至當他身邊唯一的兒子說要跟獵人一同到森林去的時候，他還是讓他去了。

然而這時的父親，看來憔悴，已經非常老了。他的手甚至在陽光下仍有一點冷。以後他的生活更孤獨了。

當兒子用木頭車載着受傷的獵人歸來，正在田裏工作的父親的欣喜，對昏迷的獵人的關懷、撫慰，都從無言的動作中流露出來：「他終於向我奔走過來了，……他把我的頭緊緊按在胸膛」這麼一個慈祥的長者，在看到獵人的時候，「他輕輕走過去凝視着他的臉，……他輕輕撥開他眼前的髮，用臉頰吻了前額三下，便把他推進屋子裏。他抖去蓋在他身上的樹葉

和短枝，給他換上柔軟的衣袍，然後用小布揩去他身上酷熱的痕跡。他讓他睡在牀上，拿白麻蓋着他的肩膊。他帶我到後面山上採草藥……他搗碎草藥塗在他的胸膛上，然後讓他喝辛辣的湯。黃昏時他醒轉過來。」然而獵人並沒有真的清醒，他仍因對森林過度的思念處於迷亂之中，父親默默的守着他，餵他吃玉米粥和紅薯，抹去他臉上思念的淚痕，拿手溫暖他的臉，整夜握着他的手讓他安睡。一天清晨，父親發現一株株的玉米給獵人拔起扔在田邊，把水注在田裏，好讓野獸來喝水，父親對這種破壞沒有說甚麼，因為他明白一切，「父親輕輕走過去拭乾他臉上的水滴，把身上的乾衣給他換過，讓我把他扶進屋裏便拿起水桶往田邊走。」替獵人繼續把水注到田裏，好讓他安心。最後，當獵人把大門、桌椅劈開，插在外面的地上，顯得非常疲乏，父親甚至走過去接過石斧，開始砍去床和牆壁，建成木的叢林，好成全獵人的意思。

心懷這樣寬大的父親，已經非常老了，「在他的七月仍有點寒冷的手裏，我嗅到盛夏強烈的生命的芳香。」仍然有著強韌的生命力，洪水沖毀他山谷中的居處，他遷到平原去；現在平原上的屋子砍毀了，他走向山後面白色的荒地，再一次重新開拓和建造。而獵人，當最後的森林正在消失，他卻死於自築的木林裏了。比起獵人，父親無疑是寬大的，能夠體察別人的心境，對受傷者同情和撫慰，甚至不惜犧牲自我一些東西，只為成全別人的希望。

然而父親也不是絕對完美的，作者在刻劃父親寬懷一如大地的同時，並沒有把他神聖化。在一些細微的地方，仍可體察出父親的血肉和人性的一面。父親對妻子的離去和對兒子的離去有着不同的態度。妻子要離去的時候，他「甚麼也沒說，就默默地陪她走到森林的邊緣，看她走進裏面，消失了。」又說：「森林是開向那邊的門。你聽到聲音和歌，進去之後便不能回來了。」然而當兒子說要跟獵人進入森林的時候，雖然父親起初也沒有做聲，但卻把胸前的革袋除下，掛在兒子的脖子上。叫兒子當心月亮和豹，囑咐兒子「要回來的時候，把革袋裏的種籽撒在地上，森林便會打開它的門。」他吻兒子的臉頰，讓兒子記得他和過去的歲月；分手時他再握着兒子的手一會才讓他離去。

對照上述兩段描寫，可以感覺父親沉默的背後，對妻子的離去，內心實在有點怨忿和決絕，才會暗示妻子進入森林之後便不能回來了。而對兒子的離去，雖然不忍捨，卻懷着父親的慈愛，叮囑兒子要小心，教導他如何打開森林的門，期待他的回來。

敘述者的成長

對於敘述者的成長，獵人的影響是明顯的。敘述者經過森林的洗禮，穿過狩獵的儀式，目睹野獸為生存而作的掙扎，漸漸解開了森林的神秘，消除了內心的恐懼。他開始適應曠野的原始生活，瞭解和接受大自然的法律和裁判，能夠正視溫暖的血，面對死亡。他從獵人身土懂得忠於理想、尊重生命：對負傷逃去的野獸（花豹）祝福（抓起一撮泥土向牠的影子輕輕撒過去），對死去的野獸（犛牛）加以善後；對強者欽歎，對弱者體恤。最後，獵人以身殉理想，與森林俱逝，敘述者體會到他對理想堅貞的可貴，從中亦覺察到他脆弱偏執，未能適應時代變遷的可哀。

父親對敘述者的影響，則是隱藏的，但仍能感受那潛移默化的痕跡。當敘述者載着受傷的獵人回來，他嗅到父親身上「甜美的玉米的香氣」和手裏「盛夏強烈的生長的芬香」。父親行走的時候，他感覺到「他有大地的沉思的神態」。在盡了一切人事去療治獵人身心的創傷；在農田，屋舍被毀，獵人自刎死去之後，父親「在他身旁守候了一夜，……便帶着刻刀和一撮玉米種籽離開了」。「父親行走的時候，身上沾着玉米的絲絮飄揚開來，像濃密的翅膀張開俯向大地」。以大地來比喻父親的敘述者，他心自中父親的形象就彰然可知了。至於他深受父親的默化，則任何一處對父親的細緻描繪皆有跡可尋。

穿過了獵人和父親，敘述者究竟成長了多少呢？他可以既有獵人的剛勇與理想，復有父親的柔韌與寬懷；既對理想忠貞，又能顧及理想以外的現實人生；既有所堅執，亦能順應自然的變化嗎？

在小說快要結束時，敘述者說：「我們走向山後面白色的荒地。風雨來的時候那裏會開透明的七瓣的花」。這兩句話實已暗示出敘述者穿過獵人和父親之後所形成的生活態度，在某程度上，兼收並蓄了兩者的優點：「走向荒地」去開拓去建立，這個行動本身即含有理想與務實的精神；而由「風雨」聯想到「透明的七瓣的花」，則是準備以一種開懷樂觀甚至是浪漫的姿態去迎接必將到來的艱難險阻了。

「獵人」的文字技巧

關於「獵人」的文字技巧值得討論的地方甚多。筆者現時只提出二點，日後當另文再論。
內在聯繫(一)：

獵人走向殘落的命運，在森林其他動物的身上，實已隱伏着預示。首先是那隻兇猛的犛牛，「牠是屬於寒帶的……天氣嚴寒的時候牠到這裏來。……現在冬天已經過去了，牠還留戀甚麼？」犛牛是在時間之流裏迷失了。獵人豈不亦是留戀在時代的背後麼？「留戀過去」把兩者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內在聯繫(二)：

在獵人與花豹搏鬥的一場裏，有着強韌的生命力的豹以漠視一切的姿態，堅決地不斷拒絕了死亡（四次被擊倒，四次若無其事地站起來），而有着王者之風的獵人在徒手制服強悍的對手後，看着「牠慢慢站起來，抖動着美麗的短毛，安詳地沒入草叢中」；獵人跟着受傷的豹，五天之後，獵人說：「口裏有一棵樹的豹是殺不死的。」從這句話的語氣，可以感覺到獵人對豹惺惺相惜之情。而這頭象徵着森林的生命力的豹，「驕傲地走着像搖擺的森林」。實已暗喻着森林的即將傾倒了。到第四節，「口裏含着一截樹幹」的豹頭的出現，就明示出森林之徹底毀亡了。到第五節獵人自刎而死，死亡的陰影實已跟蹤他多時了。

白色的呼應：

犛牛倒下的時候，作者用「巨大的白色的樹」去形容牠。之後獵人割破牠的咽喉，「使血流到泥土裏，好讓他以後可以回到森林。」便離開了。這段最末句是這樣的：「遙遠的綠色叢中，牠白色的身体像紅河上白色的花。」然後相隔了一整段之後，在另一段的尾部有這樣的回應：「他（獵人）默默地坐在石頂上，在風中朝遙遠的白色舉起他的手，然後再輕輕放下等待夜的降臨。」

從白色的樹，到白色的花，到遙遠的白花，獵人與犛牛之間距離越來越遠；犛牛的形體越來越小，最後只成遙遠的一點白色，獵人向這點白色招手示意，這「意」就變得潛藏深刻了。

悲劇是我的決定

生魚與牛

*洪泉



面對着俯壓眉間的青色山坡，榴槤種植在山坡上，一行行得像膠林一般得排列，榴槤樹不是壯偉高大的那種，聽說有一種能夠早日結果的，它以早熟的姿態自大的陳列出一種無法解釋的美意，可以說是太早熟而發育不健全的風貌。常玉躲在山坡下池魚旁的灌木叢中，陽光疏疏落落的透過灌木，池塘被陽光照得遙遠，並不是夕暉或眩耀，在常玉的意識裏，這是慶齡的眼鏡片，由他的眼中能看出一池笑意盎然的風采，那種眼神似乎可以無法成眠，但又像已繫就在線的那一端躍動，只要收線就能取得。線是放出去了，線的那一端沒有附上甚麼，當然不是風箏，如果是風箏就失意在望，又何必期待生命，你已給予預期的生命，一線牽連就毫無意義，慶齡在他心中並不是風箏般的女人，她應該算是線那一端的生魚，生魚在線的那一端將作生命的搏鬥，她刺激常玉的因素已就是這種已上線；自投之後對生命真意存在的感情，不是風箏那一類，她和他根本不是風箏與小孩，他們自己都是尋找和發現出來的掙扎，而不是被人送出和帶着的波瀾，雖然自尋，卻樂在其中。

常玉在垂釣，在池塘這一端垂釣，能看到山坡的那一端，自從回家以後，他就常來這地方，回想以前在這地方發生的事，屬於他自己的事，現在，他帶回來的和以前發生過的加起來或各自分出來，不是同樣沉重就是迷糊，真是無法捨棄，目前，他已經退學，算是退學了。他感到苦惱，都是學校教育他；社會交給他，影響他而產生，以前他第一次失學，他信任自己，找一份工作，很知足的埋頭苦幹，像一頭牛，很知足的在山坡上的榴槤樹下那麼一小片草地上咀嚼，而且還在當時感到戀愛而家，似乎這世界上沒有其他事業能使他繼續去尋求，可是，現在，他對自己失去自信，他覺得以前幼稚，自滿，只知在自己的草地上打滾，不會俯下身體嗅遍泥地上的氣息，雲朵在他的天地自去。他慶幸自己能逃出以前的無知，可是又後悔沒有保留下以前的無知，那麼他就不會煩惱和不滿。

「你實在矛盾。」慶齡不止一次對他吼叫。

常玉自己知道矛盾，可是無法解脫，人們都在為自己的目標製造機會和政策，維繫着煩惱的是他知道的越多，使他不斷的反省和深思，使他恐懼和不安，如果他有以前的日子，他現在不知道這些，就不會使他痛苦，無法解決；對生活，人羣，還有數不盡的報紙上的情緒，他發現到報紙上常常告訴他很多很多切膚之痛的情緒，一針見血地把他心臟的血抽出。「如

果我是牛，我就不必在這種無法可忍的壓力中受威脅，我可以聽天由命地在草地上嘔吐。」他告訴慶齡。

「你別忘記，牛仍然有朝一日會繫在繩子的一端。」

「我知道，在那種情形之下，我會說這是每一種東西都必須接受的事實。」

「現在還來的急呀，回去呀。」慶齡譏諷的看他。

這幾乎使常玉發瘋。「我現在知道這些東西的意義。」

確切的事實，當人知道反省時，會發現他的機會被別人出賣精盡，他的樸實生活被他的思想出賣無復，愛情是失戀了，但是愛情會再來，金錢不用談，因他一向在窮困的日子中打顛。常玉無法自拔。可是第二次重生時，是掙扎還是溫馴呢。他察覺到魚絲抖動一下重寂下來，存在先於本質且創造之，生魚會創造一次生命的奇跡，牛在草地上吃草，他現在對於他目前的處境，無疑他想到對事物，將來或已過去的，對這一切好像處在於遺失或被削奪的時候，無法抓住東西，雖然位格於地上，池塘，山坡，叢林，那僅僅是一線之牽，話說的偉大一點，粗陋一點，也不過是牛鼻子的繩索，他和慶齡相處時候，慶齡活現和生命在發抖的時候，他無法處理與她之間的線索，應該搖曳抑是重沉，有時候，慶齡像一個牧童撐着他走向沒有吸力的房間，就在這房中讓他發酵，在書籍的行間應鼓鳴心。

慶齡常常自鳴得意，她能使他抱頭縮眉，她能指揮一頭牛吃的不是青草，而擰出的是青草的生命。你現在患毒極深，不再是沈溺於書本的日子。常玉收到慶齡的信。你要像一條魚那樣子，自由自在活現在你的環境中，利用你的毒素和風徑，協助自己尋找或掙得一片荒原，不管是黑暗或光明，雖然你失學了，微笑一下，我很久沒有看到你的微笑，常玉無法拒絕她給他的微笑。他怎麼辦呢，毫無意義的問答。

常玉把手中的釣竿靠倚在身邊的矮灌木中。還釣甚麼魚。自言自語。樹叢忽然間明明滅滅的幌動葉間炬韻，風竟然從對面山坡滑梯而下，一聲低低的吽鳴，牛在山坡仰首擺尾，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這裏發生的一切，牛蹄踏在腳上一般的痛楚；和父親殘廢的生命一齊烙在心上，他掙扎，可惜不能活現，而是深沉在血液中，像被夕陽染紅的塘水中的夕陽，一顆森炎，在冷血中鍛煉，像洋書中一顆古勁的篆印，那種痛楚，是戀情的失落，對未來不能抓住，那

些往事，使他不敢，也不願知曉自己欲抓住慶齡與否，他感到一種沒有形式的訴怨，她專艷不顧慮他人，現在，她似乎在得手之後卻像要沉落下來，像一頭蠻牛獨霸林間，她要當一名捕手，把他過去的一切都摧毀掉，建立他屬於她的個人世界，雖然他無動於衷，可是他在字裏行間時時不忘對於她的戀情，忍不住避處此地，試圖忘掉所有情誼，重臨這裏時候，在這池塘山坡，還有一個曾死在這池塘的少女，躍水的少女，他曾給她花名精衛的少女，不幸而言中，精衛出走，為甚麼她又回來，常玉會對這事苦思不甚，一個剛掙脫家庭束縛的少女又歸向自滅，剛濯離一池死水見到天地，剛嘗到天與地的初戀滋味，就戀水而死，他曾給告訴慶齡這件事，他也以夸父來比較。慶齡當時正在寫一篇特稿，一篇有關鄉村與城市的社會比較，她只簡單的說，都是不自量力，當時他不滿她的回答，但沒有提出異議，她正在忙於社會的發展，經濟與國家建設的論題，她有太多的偏面具體理由壓制他的不滿的情緒，使他從古老的文學故事中面對她。發現她已是一個久已遠離家鄉的陌生人。

「你老是重提這種故事，我不是寫小說的人，唉，你醒醒好不好。」

「這類故事不是簡單語言，慶齡，不要阻止我想這些事，精衛到底爲了甚麼，爲了愛情？家庭？社會或者死亡？她是否在掙扎或者尋求解脫？你想過你自己嗎？你現在是爲了甚麼事故忙碌，爲了一小羣人？爲了你欲得到的地位？爲了你的新聞價值？爲了你不要的愛情？還是爲了你已經有預見的事際？事情的事，邊際的際……有時候我們談話都要解說，……我根本無法預見，我想，他們都是快樂的一羣。只是被一小羣把他們分離和挑逗。於是人們爲了自己和那一羣人不得不排斥，排斥自己脫離屬於自己的人們……」

「對，想想你自己，你不願再到課堂去，你也很勉強找份不興趣的工作，養養你自己和家人，這此是責任麼？你消極，你想自毀還是不斷……」

「談這些有意思嗎？這些事早就被立論存在了，人到底有屬於自私的一面，我自私，所以我才會重到課堂上去，現在，我要回去，面對着一條繩穿鼻而過，我寧願是一條上鉤即將死的魚，可是，還是希望不死，萬一掙脫了鉤還可……」

「我不了解魚，但是魚的掙扎遠勝一條有穿繩的牛。」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或許是的，你說過我的一條悠游的魚，我自由，慶幸有一個男人，在他的池塘中食餌，那時候我的心情就像你現在所說的一條牛，以後，我跑出來，我自由了，你看我是自由的魚嗎？現在，我是一條失魂魚，我渴求的是安安靜靜的迷惑，不是震驚後的恍惚，我知道太多的事情，我恐懼，懼怕有一天我掛在牆上，像照片一樣冰冷，滿面笑容……」

慶齡開始使他煩惱，她不是要解放反而只是渴求一小井曬液。慶齡知道他現在有釣魚的閒情，又會羨慕的瞧他，又會說這池塘屬於她所有的話，她會滿足的擁他和擁池塘，幸虧她不在這兒，來這裏，她會尋找到安樂窩？常玉自己要求自己，不再為慶齡歸向於安然的羨慕裏，提出自己相反的意見，他現在渴求的好像與她背道。

常玉，他要掙脫現在的處境，不顧在這燥地旱風上搖頭擺尾，受到地形禁治，他希冀獲能在四方八面的汪洋中漂泊，每一處都給他吸到自由清新的空氣，每一處都擁有均分的養分，雖然兩者都浸淫在陽光中，和現在一樣：池塘和山坡，一泓池水嵌入土中，多麼荒唐的畫面，兩者他都不要，最後他要選擇甚麼呢？要大地，對，要遍地無盡的青天，要蒼鶻放蕩的土地，要牛與山林叢在，不是這壓眉的青色山坡，也不是山坡下的池塘，是的，要是一隻溫馴的牛，也要活的鮮躍，穿鼻的繩索將是一條短曳的彩虹，不是生命的主宰，慶齡手中的格位，掌握他不能轉向，掌據他不能生出多刺的陰影，不能開脫這一池春水，春漾的游魚在這小池塘遊戲，且倒映他粗陋的影子在春漾的游魚中倒映自己僅有這一片鏡子可以映出自己粗陋的痛苦，天天在這兒看她賦於她魚湯春水的春漾映畫，看幾隻飛鳥掠奪水上的游魚，這是慶齡所要的生活，她開始厭倦在人海中浮沉，想要避風港，可惜她沒有想到這裏還有掠奪和喪生，只有讓她自己於狂想和協進之中。

釣魚，對他現在已沒有垂釣的安逸，拋鉤入水，池塘水面漣漪之前是水花四濺，接着青蜓驚翔，那一條魚，一定是一條生命力與牛一樣的生魚，假如它放諸四海，會不會在驚濤駭浪中成為捕手，他想一試，讓殘廢父親和多病的母親悲切的張望他步出夕陽的小徑，讓廻風悲訴父母殘廢的生命，讓山那邊的叢林抽思，沈默在這土地上無聲無息哀痛。

「你太自私了。」慶齡在最近面對他，不滿他放棄她為他的計劃。

「你要我和你在一起，和你快快樂樂的在一起，不要這樣說，你要我在你與父親之間選擇誰，你對那天地只是幻想而已，你不可能得到，你不會去生活在那種貧缺物質的環境裏，雖然風光有如你想像一般，其實，我甚麼都不要，我不要一切！」

「你選擇甚麼，你……」

「你對大自然，僅僅屬於你渡假的，可是事實上是屬於我父親殘廢的，我怎麼說呢！我沒有辦法說清楚，我不要你的或是我父親的，不是被你的政策破壞我的自尊，就是周圍在破殘中……」

「我們失望了，但我不失敗。」

「你不會失敗，你得到甚麼，你最多得到讚揚和欺騙和接受壓制，你使我不知怎辦，流淚不是流血，你活生生的幫助別人佔據別人的成果，欺騙自己，你只把成果當成你的光榮報告，欺騙每一個在自由中殘廢的流浪人，他們流的不是血，只是我們這一代才有血。我父親就曾為你的慰問顯得對你諂媚和說不盡的好話，你得到了甚麼？你看到人在痛苦中流血嗎？教育和窮困，是的，我被你現在非常得意的說我在你身上得益，你施捨我，可是，你有沒有了解到我在你那兒得到的是在我心中不公平的待遇，你削奪了我個人的權利，聽信你，在欺騙與一切事物中生活，我不要，我只要我們能友誼相處，不要佔有我。」

「佔有，佔有，我沒有這份意思，你想想看，我為甚麼會為我們將來做事……」

「欺騙，慶齡，你幸運你得到有利時刻，在那時候你在我失意時給我力量，可是你輸給我血液都是你原來不滿的本質，我要的是一切，我們一起建設起來的成果，你再為我立標，你會痛苦，我不滿你給我的，為了你自己利益所付出的恩惠。」

「你要拋掉你父母嗎？你要離開我嗎？我……」

慶齡開始對他憎恨，她提出她心中無法明確的事。他卻難忘她以往的微笑，陽光中微笑的面龐，像這麼清新，在陽光和空氣中，使他念念不忘她初次在這山坡和池塘的歡逸，在那山坡上散步的輕笑，他當時就感到矛盾，父母和她，就好像牛與生魚的生命力，他無法取捨，但是，他會為自己開一條他要去的路，餘生的流浪，青澀的年代，沿途含有多少多刺的陰影。

常玉恍惚在迷惘的風景中。

通往寧萊鎮的捷徑

* 春安

老人放下手中織成的簾籃，滿意的伸個懶腰，走出農舍，像是沉睡的黃狗「福財」，卻敏捷的跳起來，輕吠兩聲，搖擺着尾巴跟隨跑向園地。

老人赤着足，穿的是汗背心和摺起褲腳的粗布褲。年紀也有五六十了，頭髮已白了大半，像茅草花輕飄飄的綴在頭上，皮膚雖然已漸乾枯了下去，行動也不夠矯捷輕快了；但只有那雙眼睛，仍然炯炯有神，閃亮着智慧，蘊藏着年輕的飽滿！

「阿寶，阿寶！」他揮手呼喚那個在田裏耕作的兒子，「該給菜澆水了！」

「爸，還早呢！」阿寶是個給曬得黝黑的青年，那隻鋤頭給他抓在手中，像可以開山似的！

這園子是塊好土地，又鬆又肥沃。種着蔬菜，檳榔芋與甘蔗。在這風暖之季，甘蔗長得又粗又結實；留着做菜種籽的菜心花飄着香！

這一切在老人眼中是多麼美好！當菜種剛移植往菜畦上，初紮下根的時候，如果能恰時灑下一陣子小雨……

老人慢慢走回屋子，繼續拿起簾片來編織。

想着雨，雨就來了，像羣活躍跳的孩子，踩過紛沓的脚步；瞬間來，瞬間離去！

幾乎是不着痕迹的，看不出一點迹象，但那些菜苗，那些橡樹林，都受到滋潤，剎那間綠了起來！

老人剛將幾條腰片的頭削尖，就聽到園口「波波」的車聲。「福財」矯捷的跳起來就衝出屋子！

「福財，回來，別嚇唬人……」

老人走向園口，就看見有輛汽車停在路旁；兩個青年人站在園外，像是畏懼黃狗的聲勢，不敢移動。

「大概是問路的吧！」老人想。

這裏已接近叢鬱的森林，剛好是兩條道路的交叉點，所以常碰到一些問路人。

老人喊住黃狗，漸漸接近那兩個青年人。

他們一高一矮，都穿着碎花格子恤衫，配牛仔褲，嘴裏嚼着香口膠，吊兒郎當的樣子。

「喂，老頭，去寧萊鎮怎麼走？」矮個子吐掉香口膠，摘下太陽眼鏡兜在食指上轉着。

老人不介意他們的態度，仍然走近去。

「老頭，怎麼？寧萊鎮不懂啊？」高佬還不肯吐掉口裏的渣滓，唇舌含糊的講着。「這邊有兩條路，到底那一條可以通往寧萊鎮去？」

寧萊鎮，寧萊鎮！數不起第幾回了，老人聽到這名稱！自從他在這裏紮下根，經過這又路口的人，總一遍又一遍的提起寧萊鎮，都說要到那裏去！聽說那裏是個繁榮的城市，有高聳的樓宇，酒店夜總會，是個遍地黃金的地方！

「這裏根本沒有路可通往寧萊鎮去。」老人搖搖頭。

「沒有路？」高佬揚手一指，「這兩條不是路？」

「是路，」老人耐着心回答。「那一條鋪着碎石的是通往一間山裏鋸木廠，另一條路，是條沒尾路……」

「沒尾路？甚麼沒尾路？」

「沒尾路就是根本不通往任何市鎮，是條死路！」

「死路？你沒有騙我們？」高佬慌亂起來，踢着路旁的草，「老頭，告訴你，我們一定到寧萊鎮去，一定！你懂嗎？那裏有美酒，有狂歡舞會在等着我們……」

「你們要去寧萊鎮，有的是又寬又闊的道路，為甚麼不走？」老人指向山外的村莊與橡

樹林，「只要你們往回走，穿過加蕉平原，繞過幾個小鎮，不要想甚麼捷徑，慢慢走，總會到達……」

「噢，老天！那麼遠，幾乎要繞過大半個州，起碼得跑近百里路。」矮個子不耐煩的跺着足，「而我們聽說從這條捷徑去，只需四英里，四英里！懂嗎？」

「可是根本沒有捷徑，懂嗎？」老人重複着，「根本沒有路能從這裏通往寧萊鎮……」「我不信！」

「你們必須回頭……」

「回頭？廢話！」高佬語氣充滿譏諷，「老頭，你太老了，只能呆在這兒織籃子、種田！而我們就偏要從這裏去，偏要從這條死路上找出捷徑來！」

「不聽我的話，你們會後悔的……」老人輕輕的嘆口氣。

「後悔？」年輕人聽了哈哈大笑。

陽光已薄弱下來，兩個年輕人吹着口哨，輕鬆的鑽進那輛「小駿馬」；打着火，就像匹野馬一般發出長嘶，揚起一陣塵土的闖進那條伸向荒林的「死路」！

車子顛簸着，在長滿野草的黑泥路上前進。他們還扭開卡式唱機，隨着音樂的拍節配合車子的波動而搖擺身子，發出熱浪的怪笑！

然而天色已黯了下來，斜暉已被一隻無形的魔手捏死，荒林着墨似的黑！車頭燈射出一幅光柱，剛穿過前面，後面立刻被黑暗吞噬掉！

張眼望去，前面是更黑更荒涼的叢林。高佬不覺地伸手關掉唱機，忘記了搖擺！現在只剩下引擎的聲音，和車輪輾過野草的嚙嚙聲。

「看來那老頭沒說錯，真的沒路了！」

他們心裏剛冒起些微疙瘩，冷不防車子「碰」的撞在一座隱在草叢的枯樹頭上！兩人幾乎被拋離座位。

「小心，怎麼搞的！」矮個子發出一連串的咒罵。

「這麼黑，誰看得見那樹頭……」

「怎麼辦呢？」

「繼續前進啊，難道你害怕了？」

「他媽的，孫子才害怕呢！」

駕駛者又打着火，退後，再前進。從玻璃前鏡望出去，才發現燈光像缺掉一半似的，大概是車燈撞壞了一隻！

周圍的枯樹，像隻張牙舞爪的怪獸。沼澤地，樹叢間，閃亮着無數眼睛，像有千百隻精靈在窺伺！

漸漸很艱難地分辨前面的景物，燈光矇矓間，突然樹枝葉一陣騷動，竟有隻驅體龐大的動物影子在前面四五碼處縱掠了過去！

「那……那是老虎吧！」高佬幾乎嚇出尿來。

「山豬吧，甚麼老虎……」

「媽的，山豬和老虎怎麼相同？頑的……」

一顆心還吊在喉間，車子忽然一個踉蹌，車身一斜，前輪竟然陷落沼澤地去！也不曉得誰碰着燈掣，車燈「啪」的突然熄滅！鉛塊似的黑立刻壓了下來，黑暗中，風忽然呼嘯穿進車窗，毒蛇竄動着穿過草叢，野獸的嗥叫，貓頭鷹的鳴咽，四面八方，都像有無數精靈鬼怪掩近來！

「啊……喚……快捲上車窗，快……」

黑暗中是一陣慌亂的摸索！

「像有東西進入車裏了……」

「我摸着他了，哎呀……你捏我的腳幹嘛？」

「回頭吧，快把車子轉回頭……」

「輪子都陷入爛泥裏去了，還回個鬼！」

「那怎辦呢？我們怎辦呢？……」

兩個人窩囊的縮在椅座下，伸手是窒息的黑！

這裏真是條死路，是條遍佈深坑、沼澤、毒蛇與猛獸的死路！根本就沒有捷徑，根本沒有通往寧萊鎮的捷徑！

恐懼像一條糞蟲，在胃裏，在心裏不斷的爬着，蠕動着，汗水像雨滴，沿着頸部滑下，滴滴的落在手背上！

高佬試着去開燈擎，竟然亮了！

可是車子已斜灑在泥溝裏，無法動彈。

「你下車去，試試推動，或者……找幾根木頭墊塞輪子……」高佬扶着方向盤在喘息。

「你……下車推吧，讓我來駕駛……」

「媽的，看你嚇得像隻老鼠！」

「我沒胆，你有胆，你下去推吧……」

「我，我……算了，乾脆大家躲在車裏等死！」

「唉，等天亮再說吧……」

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夜更黑更深。像兩隻努力抵禦着霜寒的毛蟲，他們窩縮在椅座裏，顫慄，流汗，數着腕錶長針的滴答……

天終於亮了，曙光照着黃狗甦醒的眼角，照着沾露的菜心花上！初昇的太陽，自荒林那一邊爬起，美得像個圓圓的金盾！

老人輕輕推窗，便撲面一陣清晨泥土香；阿寶大概早起了，他想。走到園裏，幫忙兒子做完清晨澆菜工作；太陽昇上那棵番石榴樹梢，便看見那轎東凹一塊、西凸一塊，沾滿泥巴的「小駿馬」，像隻駁野馬顛簸着，氣息敗壞的闖出那片荒林！

老人只笑着搖搖頭，用過早點，便開始搬來櫈子，坐在屋前，把一條條曬乾的簾，繼續地編織籃籃的工作。

「喂，有人嗎？哎……」又有個騎着摩多車的人在路口呼喚，「喂，老頭，通往寧萊鎮的捷徑！該怎麼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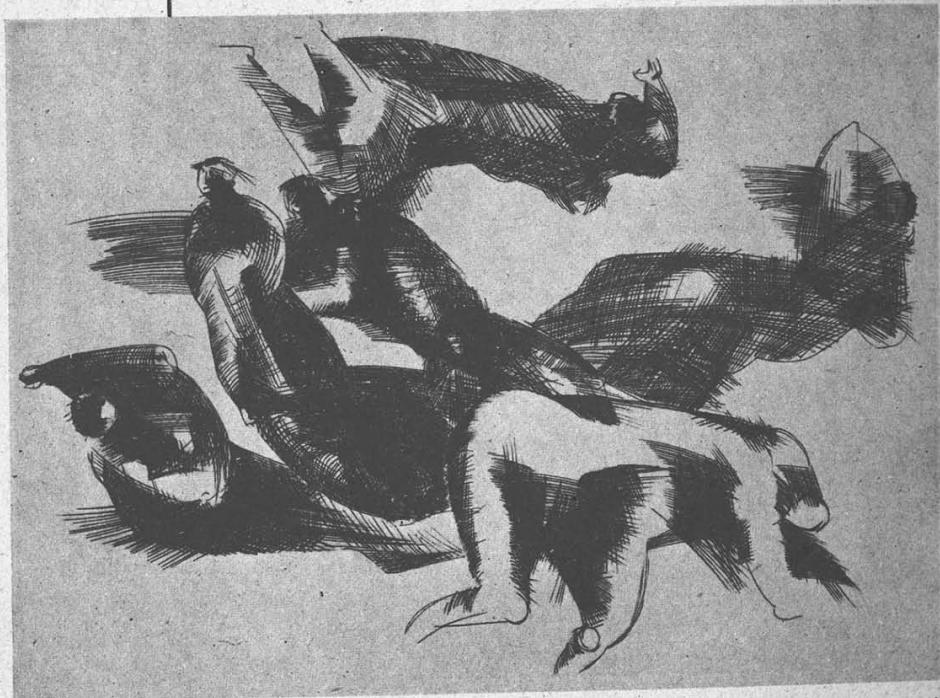
「根本沒有捷徑！」老人耐着心，又一遍一遍重複說着：「根本沒有捷徑通往寧萊鎮……」

障

* Kurt Vonnegut 著

礙

* 蕭開志譯



那是二〇八一年。終於每個人都平等了。他們不僅在神及法律之前平等，在其他方面也一樣平等；沒任何人比其他人更聰明，沒任何人比其他人更好看，沒任何人比其他人更強壯或更敏捷，所有這些平等都應歸功於憲法修正案第二百一十一項，第二百一十二項，二百一十三項，以及美國障礙總長的特務不斷的警戒監視。

然而，生活中某些事物仍不大對勁。例如，四月，因不是春天以致逼人發狂。而就在此黏糊糊之四月，障總的手下把佐治及海瑟兒伯格倫兩夫婦十四歲的兒子哈利生搶走了。

這是悲慘的，的確是。但是佐治及海瑟兒沒法認真想這件事。海瑟兒具有頂普通的智能，因此她只能短暫的，一陣一陣的想。佐治的智能比一般人高，但是他的耳中裝有精神障礙收音器——法律規定他每時每刻都戴着它——收聽政府的廣播。每隔二十秒左右，收音器就發出尖銳的聲音，以阻止像佐治這樣的人不公平的乘機利用他們的頭腦。

佐治及海瑟兒正在觀看電視。海瑟兒臉頰上有淚，當芭蕾女演員跳完一隻舞時，她已暫時忘記淚是爲甚麼而流的。

收音器在佐治的腦裏響了。他的思想立即驚竄消失，一如刦匪聽到警鐘。

「那隻舞——真美。」海瑟兒說。

「哦？」

「那隻舞——真美。」她重覆。

「是的。」他說。他試圖稍爲端詳一下那羣芭蕾女演員。她們並非真的很出色——不管如何，並不比其他人出色。她們負荷着笨重的腰帶和一袋一袋的鳥槍子彈，臉上罩着面具，以避免讓觀眾因看見任何自然及優雅的姿勢或美麗的臉孔而感到惡心。佐治朦朧飄渺的想，舞蹈演員本不該挨受障礙，但他還未來得及想下去，又一個音響在他耳中分散他的思潮。

佐治退縮一下，八個芭蕾女演員中有兩個也是如此。

海瑟兒見他退縮，由於沒精神的障礙，她必須向佐治探問最新的聲音是怎樣的。

「像是有人用原子筆桿敲牛奶罐的聲音。」

「我猜聽聽各種不同的聲音大概是很有意思的吧！」海瑟兒有點欽羨的說：「虧他想得出。」

「唔。」

「假如我是障礙總長，你知道我將會有一番甚麼作爲？」海瑟兒說。其實，海瑟兒的樣子倒真的很像障礙總長戴安娜·蒙·格南柏。

「假如我是戴安娜，我會在星期六那天敲出和諧的鐘聲——只是鐘聲而已，向宗教表示敬意。」

「如果只響鐘聲，我能夠思想。」佐治說。

「好的——可能我會令這鐘聲敲得真個響亮。」海瑟兒說：「我認為我可成爲一位優秀的障總。」

「不會比別人差。」

「誰比我更清楚正常的意義？」

「對。」佐治說。他開始模模糊糊的憶起他那個關在牢中的兒子——哈利生，但腦裏一陣二十一響的禮炮制止了他的思想。

「嘩！這聲音真的會令人暈眩的！」海瑟兒說。

這陣暈眩使佐治面色泛白，繼而顫抖。他紅紅的眼睛盈滿眼淚。八個芭蕾女演員中有兩個倒在地上，用手按住太陽穴。

「突然間你的樣子如此疲倦。甜心，你該在沙發上舒展一下，把障礙袋放在枕上。」她是指帆布裏四十七磅重的鳥槍子彈。這個套正鎖套住他的頸項。「快把袋子放下來吧，即使你暫時與我不平等也不要緊嘛。」

佐治用手稱一稱袋子。「我才不介意，」他說：「我已不覺得它礙手，它已成爲我身體的一部份。」

「你近來一直這麼累，簡直是筋疲力盡，」海瑟兒說：「如果我們能在袋底弄一個洞，拿出幾粒子彈那多麼好！」

「兩年監禁，再加上每拿出一粒，罰款兩千元，這代價太大了。」

「假如你能在下班回家時拿出一些，你不算與別人競爭，你只不過使自己舒服一點吧了。」

「如果我試圖逃避障礙，」佐治說：「其他的人也會照做——這樣一來，很快的我們將退回黑暗時代，到那時，每個人都與別人競爭。你不想那樣子，是不是？」

「我討厭它。」

「可不是嗎？」佐治說：「人們一開始違背法律，你想想，這社會將變成甚麼樣子？」假如海瑟兒沒法回答這個問題，佐治可能也沒法提供一個答案的。他的腦裏正想起一陣驚號。

「我認為它會瓦解。」海瑟兒說。

「甚麼會瓦解？」佐治茫然的問。

「社會……」海瑟兒沒把握的答：「那不是你剛剛講過的嗎？」

「誰知道？」佐治說。

電視節目突然中斷，換上了新聞報導。起初，觀眾不清楚是甚麼新聞，因為一如其他的廣播員，這一位也有嚴重的口吃。整半分鐘他緊張萬分的只顛顛簸簸的想講出「女士們！先生們！」這幾個字。

結果他放棄了，把新聞稿交給一位芭蕾女演員唸。

「沒關係，」海瑟兒談起那廣播員：「畢竟他肯嘗試，這可算了不起的了。他盡上帝所賦予他的能力，這樣努力嘗試，實在應該加薪。」

「女士們！先生們！」那芭蕾女演員開始唸新聞。她一定很漂亮，因為她戴的面具有點丑。可以看出她是所有舞蹈員中最壯碩最優美的一個，因為她的障礙袋正如兩百磅的男人所負荷的一樣大。

她立刻道歉說她的嗓子不好。她的嗓子是一種溫暖、發亮、永恒的旋律。「對不起，」她重新再來，嗓子絕對無可匹比。

「哈利生伯格倫，十四歲，」突然她裝出鶴哥粗厲的叫聲報導：「剛剛逃獄，因涉嫌謀反政府而被監禁。他是一個天才和運動家，是不夠障礙、極度危險的人物。」

螢光幕上閃出一張警方拍的哈利生的照片——起初上下顛倒，接着上下向左右橫置，然後又上下顛倒，最後總算放正了——頭上腳下，背景有個高度計——他的體高正好是七呎。

哈利生全身戴滿金屬物，沒有任何人比他負荷更重的障礙了。他克服障礙的速度比障總人員所能想像設計障礙的速度更快。他戴的是一副奇大的耳機，而不是一隻小的耳用收音器。

此外，還配着厚厚的、鏡片起伏的眼鏡。這副眼鏡是特製的，使他戴上了之後不僅變成半個瞎子，更給他帶來像鞭笞般的頭痛。

廢金屬掛滿他一身。通常加諸於強壯者身上的障礙有一種和諧的、軍人般整潔的美感，然而哈利生看似一個走動的廢堆。在生活的競跑中，哈利生負荷着三百磅的重量。

同時爲了遮掩他的英俊臉龐，障總人員規定他時時刻刻戴着一個紅色膠球充當鼻子，剃光眉毛，並且把潔白整齊的牙齒塗抹成間黑白，歪斜難看的斷牙。

「如果你們看見這男孩，」芭蕾女演員說：「千萬別——我再說一遍——千萬別聽他的理論。」

一陣像門從樞紐上撕下來的尖銳聲。

電視傳出驚叫，螢光幕上哈利生的照片跳動了幾下，好像隨着地震聲起舞。「天啊！那一定是哈利生。」佐治說。

頭裏一陣汽車相撞聲立即把他的意識轟出腦外。

當佐治沒有能力再打開雙眼時，哈利生的照片已不見了。螢光幕上站着一個活生生的，在呼吸的哈利生。

身上發出噠啷聲，小丑似的哈利生龐然矗立於影室中央。曾被他連樞紐一併撥起的門的圓形捏手仍抓在他手裏。芭蕾女演員，技術人員，樂師，及廣播員跪倒他面前，抖縮着靜候死亡。

「我是皇帝！」佐治咆哮着說：「你們聽見了沒有？我是皇帝，每個人都一定得聽我的！」他一頓腳，整個影室震動起來。「別以爲我站在這兒失去活動能力，跛腳又病懨懨的，我卻比有史以來任何統治者更偉大。現在，且看我的本領！」

哈利生把套在身上的障礙鐵皮條一片片像沙紙般撕下來——能支承五千磅的鐵皮條。

他身上的廢鐵障礙轟然跌落地上。

他的拇指塞進扣住他頭套的掛鎖的門條內，輕輕一捏，那門條就如芹菜般拆斷了，接着把耳機和眼鏡往牆上一搗，碰個粉碎。

他仍掉膠球鼻子時露出的本來面目，相信連雷神托爾見了也會肅然敬畏的。

「現在我要選擇皇后！」他居高臨下的看着畏縮一團的人說：「第一個敢站起來的女子就可得到她的伴侶和寶座！」

片刻之後，一個芭蕾女演員起立，搖擺着像一束楊柳。

哈利生拔掉她耳上的精神障礙，異常輕巧的拉斷她身體上的障礙。最後，揭開她的面具。她美得令人目眩。

「現在——」哈利生執着她的手說：「讓我們表演給人們看跳舞這個詞的意思吧。」「奏樂！」他命令道。

衆樂師急忙爬回他們的椅子，哈利生也給他們除下障礙。

「用心的吹奏吧！」他說：「我將封你們為男爵、公爵或伯爵。」

音樂開始了。起初是平常的——低俗、可笑、不真實的調子。於是哈利生攫住兩個樂師，把他們從椅子上舉起來，當警棒一般在手裏揮動，一面口唱他自己喜歡的曲調，然後砰然把他們擲回椅子上。

音樂再度開始，這次改進了不少。

哈利生和他的皇后暫時只注意的聽那音樂——似乎正以自己的心來配合它。

他們的體重移向腳趾。

哈利生的手放置於女子的纖腰上，讓她感受行將達到的無重量的感覺。

然後，以一種優雅兼狂喜的動作，他們一同凌空躍起！

他們不僅放棄了國家的法律，連同地心吸力律和動律也置之不顧。

他們在旋轉、飛舞。

他們跳躍着像月亮中的鹿。

影室內的天花板高二十呎，但他們每跳一次，就愈接近它。

很明顯的，他們有意吻天花板。

他們吻到天花板了。

然後，以愛和純粹的意志力，他們中和了地心吸力，於離開天花板幾吋之處凌空懸着，同時接吻，吻了很久。

正當其時，障礙總長戴安娜持着一枝雙管散彈槍走進影室。她開兩槍，皇帝和皇后還未跌落地面就已喪命。

戴安娜再次裝彈，瞄準衆樂師，限定他們十秒鐘內戴回所有的障礙。就在那時佐治電視裏的顯象管燒毀了。

海瑟兒回過頭想與佐治談影象消失的事，但佐治已走進廚房去拿一罐啤酒。

佐治拿着啤酒走回來。當一個障礙訊號使他不由自主的抖動一下時，他停下來，再次坐下。

「你是在哭嗎？」他見她揩眼淚。

「是的。」

「爲甚麼？」

「我忘記了。」他說：「電視上的事件真悲慘。」

「甚麼事件？」

「我的腦子有點混亂。」海瑟兒說。

「忘掉悲慘的事。」

「我向來都忘掉的嘛！」

「這樣才是我的好太太。」佐治說。他退縮了一下。腦裏響過一陣槍聲。

「唔——我聽得出這聲音是會使人暈眩的。」

「你說得對。」佐治說。

「唔——」海瑟兒說：「我聽得出這聲音是會使人暈眩的。」

朝聖者

* Iwan Simatupang 著
* 風山泛譯

第四章

他依照新元首的命令，即刻使自己適應了新的處境。他自願地取消了理性化的工作計劃，並答應了市長要「按章工作」。

看管人有好一段時日都感到驚訝。那些先前憎恨他的職員和工人，如今都再度的喜歡他，並無時不在稱讚他。他們送給他特別的米飯、香蕉及蛋，作為感謝的表示。

雖然如此，他似乎完全改變了。他不再因同他們在一起相處和笑而感到快樂，並沒有給予任何理由的，停止了每週兩次在他自己的屋子中舉行的講課計劃。

他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裏。沒有人曉得他一整天在那裏幹些甚麼。他祇在有屍體運抵埋葬時才出來，在一段距離外看着活人抬着死人，而在儀式結束之前，他已回到屋子裏，並關上了所有的门窗。到了晚上，尤其是月圓的時候，他繞着墳場漫步，整個晚上，轉了又轉。當黎明開始染白水平線時，他跑回屋子，並酣睡至中午。

他致函職員及工人告訴他們該做些甚麼。他把一天的工作程序寫在紙上，並用釘子把它釘在前階的欄杆上。每天，工頭都前來把它拿走，把它的內容轉達給工人知道。到了下午，工作完畢後，工頭便把他的日常報告釘在鐵釘上。在午夜沒人見到時，看管人取下了報告並仔細的閱讀它。然後他寫下對於次

日的工作的吩咐。他們就那樣的工作了不少年。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甚麼都沒有遺缺。職員都很高興，就連他們在市政廳裡的上司也是如此。「真是非常不可思議！」他們私下裏尋思，但由於一切都進行得那麼順利，他們也就沒說甚麼。

一天，有兩個人前來拜訪市長。一個是看管人的父親，另一個是位教授。兩人都有禮卻堅決的要求會見看管人。

「爲甚麼？」市長幾乎爆發以驚訝的問道。

「他是我唯一的孩子，這表示他將繼承我所有的財產。」

「而他，」另一個到訪者說：「是我的學生。在他的最後一年課程。我最好的學生中的一個。」

「那又怎樣？你們真正想要些甚麼？」市長生氣而又後悔的嚷道。

「那又怎樣？你還敢問我們『那又怎樣』？」那位父親反駁道：「一個像他這麼英俊的年輕人，聰慧又富有；不該在你的墳場裏閒蕩浪費他的生命。」

「那是些在於你及他去決定的事情。作爲一個市長，我不涉及你們的私人事務。我是不是已說得夠明白了？」

「但祇須想像一下，」教授勸道：「一個和藹的年輕人，具有對哲學的發展有不可限量的貢獻的潛能……。」

「夠了！閉嘴！」開始失去判斷力的市長嚷道。「我不管他有多聰明，讓他像天曉得般的聰明吧！對我而言，站在官方的立場來說，他不多也不少的祇是我的一個僱員；精確的說，在我屬下的市墳場看管人。這是不是夠清楚了呢？他自願的申請這份工作，而他的申請也是自願的被接受，完全沒有使用任何壓力。所以，難道你們不是在叫我做傻事嗎？以理性化的行政的韻腳或理由，並辭去一個表現優異的僱員？客觀地說……。」

「哈！現在你正進入危險的地區。客觀，根據康德……」

「閉嘴！下地獄去吧！康德先生！P P P ……喚，誰是康德這個人？」

「啊，現在你正嘗試着客觀。」

「甚麼？」

〔康德，基督的康德——是個德國人——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閉嘴！夠了！停止！」

「夠了？」

「是的，夠了。如果他是德國人，我可以說出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及甚麼是他的哲學。」

「那麼你曾經讀過康德了。真值得高興，真值得高興。」

「不！而關於這情形並沒有任何值得高興之處。只要你說過康德是；首先，德國人；以及其次，一個德國哲學家，那便沒有甚麼可以多說的。」

教授沉思着，然後點頭。

「真是非常的深奧！」

「深奧？是甚麼？」市長問道，並再度的感到驚訝。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我從不會從國籍決定論的角度來觀察過康德。確實叫人驚訝。」

市長並不以教授的誇讚為傲。恰好相反，他所有隱藏着的對於禿頭、戴眼鏡、用疑惑的語氣及持續的虛假困惑態度說話的學者的憎恨，如今都燃燒起來了。而那毫不害臊的在名片上印着「哲學博士」的哲學教授，更煽動了他的怒氣。這對於市長來說，是一種反常的自大舉止，屬於缺乏自制的自戀主義，不顧其他的凡人，並藐視平等。

市長取下了他的眼鏡，擦着眼睛，似乎正在企圖說出一個艱鉅的話題。他說：「我已經嘗試表達我的善意了。為了簡化這個問題，我建議你們親自去見他。如果他要辭職，我將讓他榮休。現在你們是不是滿意了？」

「很好！」父親及教授嚷道，並很快的離去。

「午安，各位紳士！我希望你們的努力會成功。」

當他們都離開後，他高聲狂笑起來，笑得那麼大聲，以致他的秘書也驚慌的跑來。

「叫市工程師來！哈！哈！哈！」

一會兒之後，她再度驚訝的聽到那兩個鎮上最高級的行政人員在一起高聲狂笑。

準確的在一小時之後，百萬富翁和哲學教授再度的出現在市長的面前。市長深感到難於收斂他的笑聲；市工程師則透過鎖匙孔窺視。

「好嗎？你們的任務進行得怎樣？」市長問道，一面嘗試隱匿他的高興。

那位父親坐下……他的臉色就像日蝕般。教授遞過一張紙條給市長。

「這是甚麼？」

「他的答覆。」教授回答，他的呼吸及聲音斷續着。

「你們不會見到他嗎？」

「沒有。他拒絕見我們。他留在鎖着的屋子裏。工頭拿給我們一些紙及一枝鉛筆，並叫我們寫下自己的身份及為甚麼而來。」

「然後呢？」

「這就是他的答覆。」

市長戴起了眼鏡開始閱讀：「我每天在工作中見到的事物告訴我，財富及物質在墳場的圍牆邊際失去所有的意義。再說，真正的哲學也祇在這一邊存在。以後別再來煩我。我就是財富。我就是智慧。」

當他讀完之後，市長似乎覺得北極的寒意正通過嘴巴進入他的身體。而當他發覺那父親和教授都已不再在室內的時候，他更是驚異。通過窗口，他可以見到兩個身影正在炎熱的午日冒艱難的走下馬路。

他想要儘其所能的大笑，打開那保留所有壓抑着的憎恨的夾子，並讓它流露為歡樂。

但一牆痰痰從他的喉嚨噴出，堵塞着所有大笑的可能性。

而當那兩個身影在距離外消失，他突然驚醒過來；他的兩眼非常潮濕……他儘力掙扎着，但卻無能戰勝那來自眼睛深處的波浪般的晶瑩水滴。這是怎樣的一種失敗！眼淚一滴接一滴的，濕了他的胸膛，他的桌子，散佈着並滲透入他的衣領，而後落在他的身體上。

當他望着窗外那長、熱而彎曲的路時，他的眼睛為波浪沖洗着……。

○
在那同時，有一雙手正在墳場看管人的屋子裏翻動着一本非常厚的哲學書的書頁。從第六百一十頁及六百一十五頁之間，而後從第九百六十頁及九百六十五頁之間，它取出了兩張紙，仔細的把它們排列在一起；稍後便仔細的把它们放進第一千二百四十四頁及一千二百四十五頁之間。（結束宗教這一章的第一千二百四十二頁、一千二百四十三頁及一千二百四十四頁都已經掉落了。）

那雙手顫動着。十隻手指握成了兩隻拳頭；指節艷紅，雙臂的藍筋浮現。顫抖加劇，而後雙拳伸出並被觀察着，顫抖愈為加劇，一顆晶瑩的淚珠突然掉落在拳眼中。

其他的淚珠隨着掉落，散佈着，而手指開始朝天伸展；脫離了視線，向上——朝向所有禱告及咒罵的源泉。

當西方的天色淹沒了太陽，使墳場沐浴在一致的夜色裡，那手臂依然伸直着，好像一叢在風暴後剛剛開始綻放的花。濕意已驅逐了乾旱。顫抖已消失了。所剩下的只是一雙試圖貫穿黑暗的圓睜的眼。然而，唯一能夠貫穿夜晚的，卻祇是一個人的再度漸漸恢復有規律的呼吸的聲音……。

○
有一天，工頭釘在鐵釘上的報告寫道：「那裡已經沒有土地可以擴充墳場了。既使這樣，人們仍然堅持於死亡。」

看管人很快的把報告傳遞給市議會。由於那些住在墳場附近的人全然不願意出售他們的土地，特別是賣給墳場；市議會回覆道：「爲了公衆的利益，摧毀所有五十年以上的墳墓。這將會提供新的土地。」

具有五十年或以上的屍體的家庭最感到苦惱。他們承認死者的遺骨早已與土地聯爲一體，但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他可以造訪及致敬的地方。這是明顯的。他們並不願同看管人討論複雜的理論或靈魂主義。他們相信俗稱的天堂與地獄的存在，卻不理它們位於何處；但他們執著於一個土地上的地理位置，可以讓他們尊敬的前往。每一個人都與某些死者有聯繫。不論一個人的生活如何貧苦，他無疑的擁有一個或更多的死去的親戚。墳墓使得這種聯繫能夠合法的存在下去。

這便是爲甚麼人們是那麼的厭惡戰爭。英雄死了，沒有人找得到他們的屍體，或即使找到了也辨認不出。他們被葬在一個叫做「無名戰士之墓」的公墓裡，它的樣式通常都是建築得使人嫌惡。

這些英雄的家庭望着無法辨認死者的家庭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崇拜，沒有喇叭吹奏出愛國及英勇之歌，沒有花圈及愛哭的人的訊息，更沒有民衆的攝影人。

命令就是命令！超過五十年之久的墳墓都被摧毀了。新的屍體埋葬在那裡。我們的土地的每一公分都是一座在任何一刻都可能成爲新墳的舊墳。我們是在已逝的屍體上行走的未來屍體。世界是屬於死亡的，世界是死的王國。

「生命是甚麼？」當他緩緩的步經墳場的圍牆時，看管人思索着。夜晚已大都逝去了，幾乎就將成爲過去。他正在等待着黎明，他奔回屋子去的最後理由。

「生命是甚麼？」從昨晚的集向新月叫喚中得來的答案並不能使他滿意；生命是一種情緒，一種並非死亡的情況。不論「情況」這個字眼在現代哲學與文學裏是如何的顯著，答案並不能令人滿意。它是虛無的。

他停住了腳步。在大門內裏有一張招貼，看起來似乎是貼在那裏不過是幾小時之久，膠水仍然濕濡着。他被好奇心所刺激了。

他用電筒照射在它上面。招貼上有一個人的圖片；圖片的上面用鉅大的字體寫着「不論生死」，下面是「重金懸賞」，在右上方是「警方」。

他的血液轉化成爲沙石，在他的體內劇烈的滑動着並搔抓着他。「生或死！」他再用電筒照射着招貼。他們正在找尋的那個人基本上已經死了，他想。爲甚麼？因爲……他將會死去。如果他們不吊死他，他們會槍斃他。如果他們不槍斃他，他們會將他斬首。如果他們不那樣做，他們會電刑他。人類的文明越來越用工具及各種方法來武裝自己，以便向人類展示它的真正本質：死亡。當這些行爲被認爲是太直接、太殘忍、太不文明的時候，還有一個甚至更爲狡猾的方法：終生監禁。一個國家以這類的懲罰來譏諷它本身，因爲它對待死者一如他們似乎仍然活着。國家那麼淫亂及草率的殺人，而後花鉅大的心機去照顧屍體。

他的步伐踉蹌。但他必須逃離這些招貼。他驚異的見到相同的招貼在幾公尺以外的另一部份牆上。他用電筒四處照射，並見到沿途四週都在相同的距離佈滿了招貼。由於疲倦，他坐在屋子的階級上，但當東方的天空與具有白光污點的雲朵奮鬥着時，他趕忙站起來並進入屋子裏。

他在體內循環不已的缺乏控制的怒氣中蹬腳。爲何那些招貼被置於他的墳場的牆壁上呢？而更糟的是，在裏面？這表示着墳場是公衆的物品，公開給所有的肉體及靈魂的過客。確實的說，墳場已不再是墳場了。再說，相傳的死亡和它所導致的情況也不再被認爲是神聖及最重大的一回事。

他爲此而感到憂慮。這些表示些甚麼呢？是不是墳場外的世界已經演變出新的意義及重要性呢？是不是他已在另一個世紀裏被遺留在後頭並被認爲祇是一隻史前的生物呢？

一道電光突然擊中了他。
那圖片！有可能會是誰呢？
一道電光突然擊中了他。

他是那樣的被「生或死」吸引着，以致很少打量圖片，但現在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籠罩着他。一種對於圖片中人的印象誘陷着他並無助地在他的頭顱內拉扯着。他無法再容忍腦裏的恐怖感。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他從不會在黎明至日落之間讓任何人見到自己。這原則不應該破例。但除此之外他又能如何呢？

他用濶而穩健的步伐跑了出去。感謝上蒼！時候仍很早而還沒有半個職員抵達。他跑向最近的招貼。他無法置信。在那渴血的招貼裏的人，確切的就像他所認識的某個人，而是好幾個，他仍然認識的人。

他更仔細的打量。臉龐更為熟悉。它看起來就像他所認識的許多人。像所有他認識的人……像他自己。

「我就是我！」他粗暴的說，並扯下招貼。然後他扯下其他的，把每一張在他的牆上的招貼都扯下。正當他扯下最後的一張時，墳場的工頭在大門口出現了。那人喊叫着似乎他見到了鬼怪。看管人也叫嚷着並跑進屋內。

那工頭自動的告訴職員和工人他所見到的事物。他們都感到驚異。一會兒，當看管人，不多不少的看管人走向他們的時候，他們的驚異更甚。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驚惶的跑開；當然他們在所有工作的期間都不會見過看管人。工頭再度把他們叫在一起；看管人有些東西要說。

演詞是非常的簡短。一種新的紀年已經在他自己的生命中開始，他解釋道：所以，一種新的紀年也已在墳場的生命中開始。他將不再把自己關閉在屋子裏，卻將自由地與他們相處。如果他們有興趣，他將甚至重新開始那每週兩次的哲學講課，或者，如果他們喜歡的話，更多次。

「你是不是……喚，你是不是要……理理性化……」工頭畏懼地問道。

「重新採用從前的理性化工作計劃？這是不是你所要說的？不！下地獄去吧理性化！下地獄去吧理性！」

職員大聲地笑着，雖然他們並不曉得他在說些甚麼，更絕對不曉得甚麼叫做「理性化」及「理性」。

「瞧那些圍牆。它們佈滿了骯髒的紙的碎屑。」
「那是不可能的。」工頭喊道。

「你自己瞧吧。」看管人笑道。

工頭跑向圍牆並驚異的返來。

「多麼的奇怪，」他說。「昨天那裏並沒有任何東西存在。」

「不過，今天那裏有些東西。讓我們針對事實，紳士們，從現在開始，我可以親自檢查你們的報告的真實性。」

工頭和一些職員及工人都覺得受辱並正準備抗議，但那官員接着說：「圍牆必須被粉飾過。」

「不可能！」打字員叫道，他同時也是墳場的理賬員及會計師。

「為什麼？」看管人期欲知道。

「那裏並沒有財政預算可以這麼做。依照市議會的經濟預算，今年內的圍牆祇能粉飾一次，」

「那不成問題，」看管人笑着嚷道。「我將自己付錢。清楚了嗎？」

職員們點着他們的頭並四散開去。

他們明瞭自己其實並未明瞭問題的絲毫，而他們的上司，看管人，有他自己的對於事物的特殊想法。在他的演講之後，看管人前去散步。當他經過前門時，侵襲着他的感覺是強烈的。試想：廿七年以來，他的世界就躺臥於這些圍牆之內。那感覺嘗試迫使他回到那世界的中心，那充滿着昆蟲和蜘蛛網的屋子。但他的演詞的一部份使他保持清醒。

他屈躬着好像一個運動員明星。然後他跑了起來。儘其所能的飛快。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似乎正在被撕扯下來。他的下部肌肉翻轉過來，而噪音則由心跳聲反映出來。他咀咒自己，他的跑步，所有使他成為一個近五十歲的看管人——跑步的事物。當他的肌肉及呼吸無法再負荷的時候，他睜開了眼睛。

他置身在那裏呢？

路的兩旁有人在注視着他。許多的人。他們正興奮的喝着采。他覺得驚訝。一個穿戴着無邊尖帽及運動裝的人不拘禮節的走向他並向他恭賀。

「非常好的，先生！」

「甚麼非常好的？」他喘息着問道，一面啜飲着由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孩遞給他的可口可樂。

「你的表現。一項新的國家紀錄——在你的年紀……」

他驚愕了。先生！在你的年紀！他清澈的眼睛打量着圍繞在四週並稱讚他的官員。

但……他突然覺得他已明白了它是怎麼一回事，並開始大笑起來。他的笑聲愈大而最後在笑聲中連身子也搖幌着。

有一陣喝采聲突然爆發開來。圍繞着他的觀眾跑回去路的邊緣。在一段距離外，他能夠見到人們正緩慢非常的跑着，濕濡非常，非常遲緩的呼吸着。喝采聲增加了。前頭的那人似乎正處於劇烈的痛苦中。最接近看管人的官員突然似乎明白了。他再次的看着看管人，並發現他的背後並沒有號碼，腳上沒有運動鞋並沒有穿著運動裝。

他飛快的跑向用大字寫着終點的牌子下，到大路的白線上。

喝采聲更甚了。前頭的那人越過了終線。另一聲喊聲接着響起。不是喊聲，而是恐懼的叫聲……。

「他死了。」

「誰？誰？」

「勝利者。」

人羣正處於紛亂中。他們把他的身體拖曳至路旁，而看管人尾隨着。

他問一個不情願的被圍在人羣中的乞丐：「怎麼一回事呢？」問題加上嘲諷從那個人的瞎而多泥的眼睛反射回來。

「是的，怎麼一回事呢？」另一個人問道，一道細綫細緻的切入他的唇角。

看管人因那人的傲慢而想要揍他一頓。幸好他聽見有其他的人解釋道：「一項馬拉松，四十公哩；

……」

「四十公哩？」看管人驚訝的問道。

「是的，」陌生人回答。「他打破了國家紀錄。而如果我的統計正確的話，包括世界紀錄在內。」

「你說對了。包括世界紀錄在內。願他安息。」育人插口說道。

看管人驚愕住了。

「你怎麼知道呢？」

育人從他的口袋掏出了一個計時表。

「我計算他的時間。」

「你計算他的時間……但你是育的……？」

盲人先向左邊，然後是右邊，張望着。

「噓！這是我們的秘密……」他說，並從他的眼上剝下了一個多泥的塑膠罩。

「你並不是瞎的！」官員喊道。

「不，我並不是，雖然我祇是在嘗試成爲專職。這是一些新的事物。國際盲人解放同盟本地支部的領袖給我的，我在它後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驚訝的看管人無法說甚麼。他的注意力被乞丐頭髮中的幾撮奇異的白髮給吸引住了，而他伸出手去碰它們。

「假髮！」他嚷叫道。

「噓！這也是一個秘密。」

這使得看管人愈爲驚訝。

「它當然祇是假髮。在我的年齡它怎可能是白的呢？它祇是我的部份偽裝……。」

「甚麼偽裝？」

「你是誰？」看管人問道，嘗試對這個愈爲奇異的奇異的人採用最直接的途徑。

「我就是我……。」

當他說完後，便把假髮拿下。

「你使得我無法再在今天繼續下去。」

他把他的假髮和眼罩放進那骯髒的大衣口袋內，然後脫去大衣及骯髒的褲子，並把一切放進他所攜帶的皮箱內。他從箱內拿出乾淨的衣服和拖鞋並——在官員明瞭正在發生的事情之前——使自己轉變成一個具有黑而起伏的髮，圓而黑的眼睛及動人的微笑的英俊青年。

「你是誰？」開始感到害怕的看管人問道。

「我就是我……至少我不是警察，看管人先生……。」

地面上在看管人的四週迅速的旋轉了好一會兒。他腦子裏的有關站在面前的這年青人是誰及做甚麼的一大堆問題使他感到害怕，同時又感到驚異及恐懼。他有一種前所未會有過的感覺。他是不是在做夢呢？他是不是依然清醒？從清醒而來的感覺是不是正與期望自己其實是正在做夢相抵觸？或者他是在那一刻夢着自己正在做夢？

那裏有許多的差距及混雜的可能……他曉得。或者寧願不知道。他祇曉得，在他的内心最深處，感覺之所以存在及放肆，祇不過是由於他自己存在。

而像這樣的時刻，祇在我們清醒並在意他人以及一切事物的存在的時候蒞臨。長時間的隔絕於墳場，導至了這種與其他人，一個真正的人，而不祇是一個人的觀念接觸時，所產生的持續的突然衝突。

在他稍為平靜之後，年輕人慢慢的引他沿着走廊走去。

「那你是知道我是誰了？」看管人問道。

這問題其實是一種嘗試，以便瞭解他目前的處境。

「我已知道好久了。我知道有關墳場內牆上的招貼。我知道有關你要自己付錢進行粉飾的吩咐。」

看管人的雙膝發軟，但年輕人扶起了他。

「我想我可以幫你的忙。」

「怎樣？」

「告訴你全鎮上最好的粉飾者，實際上也是全國最好的。」

看管人更是搖搖欲跌了。不久之後，他們分手；但在那之前，年輕人告訴看管人在那裏可以找到那前畫家，並瞭解有關他那頗為怪異的生活。而後，以他自己那避免過度濫情的獨特方式，年輕人離去並告分手。

「空虛！整個世界都感覺空虛。如何的奇異！」他心裏想道。「而我祇不過剛剛遇見他。他瞭解一切，而我卻祇不過是同他在一起半個小時。」

第二天一大清早，看管人在通往北鎮的道路的第一個彎角等候那曾一度是著名畫家的粉飾者。

他是誰呢？他是怎樣的進入看管人的生命這一章？他並不知情。那人可能是任何人，扮演任何的角色。或許是一個偵探？一個鬼魂，一個流浪者，或許是另一個厭倦的寫作者，或某個因某種理由或其他而扮作某人的人。有很多的可能性。不論他是帶一個驚嘆號或問號進入看管人的生活——或一個逗號，分號或句號——都不太清楚。人類是一整藍的問號以及其他標點，而我們在生活的每一刻中遇到它們。我們適才與他在橋上說話的人是誰呢？誰知道，他可能擁有啓開我們的生活的鎖匙，現在及未來，在他

的口袋裏。我們，不像那官員，並不曉得他就是那人。正當看管人處於馬拉松比賽後的人羣的擁擠中，那完全不是盲人的盲人已會把鎖匙遞給了他……這是一個巧合嗎？或者是世界突然流過的過濾器，最高級的數學經此而倒出它的真理的力量？誰知道呢？而其實我們知道了又有何利益？

他們遇見了。

他們彼此認識了。

他們交談過。

他們有了協議……

○
那晚上，看管人想要造訪前畫家的妻子的墳墓。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名單顯示它已不再存在。它是其中一個已經被摧毀了的墳墓。

沒有人注意到它，因為並沒有親戚前來觀察或者表示抗議。

看管人感到憂慮。這就像把一個人殺死兩次。在他們還活着的時候一次，而當他們死後再一次。

他無法入睡。他思索着死亡如何摧毀一個人的蹦跳及戲耍、以及創造歷史的能力。

他的生活哲學的基礎——死亡至上——動搖了。它似乎清楚的顯示着人類，每一個人，祇應死一次。那以後——便是結局，完結了。絕對的結局。而他作為市場的高級官員，又如何能夠為畫家的妻子的失踪而自辯呢？

屍體的失蹤，死者的遺體的誤置，都是一種罪惡。一種被售賣屍體給大專或醫學院的解剖學班級的秘密組織所縱容的罪惡。

但一個法庭的法律要如何來陳述這種特殊的遺失呢？遺骨在泥土裏並會一度在那裏。甚麼都不會失落，但祇是一項竊取，一個曾經存在過的人。這項偷竊是來自一個曾經具體存在過的人的一種記憶，一種思想；個人的記憶，但並不因此而減少它的意義或重要。缺少了那些記憶，人性便是荒瘠的。缺少了記憶的能力及價值，死亡將喪失那導至人性對它的熱愛的大部份特殊情操。缺少了記憶世界將會是一塊荒原，一個沙石的星球。

看管人被深深的衝突貫穿着。他並不曾料到會被擲到自己的圈繩糾結的生活上。他選擇了自己所過的生活。他遺棄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和學位所將帶給他的地位，因為他肯定二乘二等於四而人類只死亡一次。

然而，在一項不應發生的事件中，有人死亡了兩次。她死了一次，但她的墳墓失蹤了，那便是問題的所在。工頭和一小羣愚蠢、疏忽的工人褻瀆了一座不足五十年的墳墓。甚至不到五十年的一半。它是一項人類的愚蠢行爲。「我是不是應該？」他問自己：「為一項常人的愚蠢行爲而負責呢？」

他的良心呈現的「負責」這個字眼忽然使他厭惡非常。負責？責任感使得我們所有的問題都那麼艱難。私下裏，他絲毫不關心前畫家的已逝世的妻子的遺體。它們是土地與蠕虫的事情。

氣候學，地質學，礦物學的事情。

但問題以所有的苦澀昇起的那一刻，它除了與責任有關係外，就沒別的甚麼了。

為甚麼他拒絕了他父親的財富？責任。

為甚麼他拒絕了哲學碩士的學位？責任。

為甚麼他申請成爲墳場的看管人？責任。

為甚麼他理性化工作？責任。

為甚麼他接受了市議會和社會對於那計劃的異議？責任。

為甚麼他把自己鎖在官宅內達廿七年之久？責任。

為甚麼他現在重新出現並開始與他的職員混在一起？為甚麼他決定開始嘗試建立與所有人性的關係？責任。

為甚麼當他看到在牆上的警方招貼上的圖片時，那般恐懼於自己的感覺？責任。

他感到疲倦。那麼多責任的慘紅使他轉動着的內在思想為之目眩迷惑。
責任。責任。責任。

他整個的生命都奉獻給了責任。然而，為何如今在他的成熟達至頂點之時，他卻覺得自己的責任已突然離已而去？像一個有了四十或五十年和睦婚姻的婦人要求和她那無辜的丈夫離婚。這欲望來自他本身；它並無關於未來的兩性關係。
他突然的被遺棄了。為甚麼？因爲他已有了。句號。

他很煩亂。

作為他自己，他具有其他的情緒，或許是超越的，或許不是。責任是超越的，特別是如此——甚至於，事實上，它決定自己何時才離開一個一起生活過那麼久的人。

一個缺少了主權的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一旦他的生命離開了他，一個人會是甚麼呢？

他的痛苦是強烈的。他照顧了將近廿七年的墳場又是甚麼呢？給被剝奪去主權的人們的另一塊土地？

他忽然覺得他們的命運便是他的。一些主權，他唯一擁有的主權，已突然遺棄了他。

唯一的差別是他仍存在於土地上面，而他們處於它的下面。

(第四章完)

悲劇的形成

* 謝川成

試論莎劇『哈姆雷特』中鬼魂的重要性



鬼魂，在『哈姆雷特』這部戲劇的結構上，扮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莎士比亞塑造這樣的一個角色，目的是要它帶動戲劇的發展。易言之，鬼魂是整部戲劇的原動力。

莎士比亞的一貫作風是，在主角未出現之前，他通常會給於讀者準備，介紹一點有關於主角的情形。例如鬼魂這樣的一個角色，在它未出現之前，劇中人物如賓勒多，瑪希勒斯等都會談及它。鬼魂，在一般人的意識裏，通常是恐怖的。因此，鬼魂要出現的時候，莎士比亞預先安排好了一個適宜鬼魂出現的氣氛；極冷的冬夜，靜得連一隻老鼠都沒有（Not A Mouse Stirring）。侍衛們是焦慮與不安的，這點可從他們的談話中看出：

賓勒多：歡迎，霍勒灼。歡迎，瑪希勒斯。

瑪希勒斯：甚麼，這東西今晚可有出現？

賓勒多：今晚倒是沒有看見甚麼。

瑪希勒斯：霍勒灼說這只是我們的幻覺，他不相信我們兩次目睹這可怕的情景，所以我不帶了他來，一起看守這樣的夜晚。倘若這幽靈再次出現，他才相信我們的話，同時將對它說話。

BERNARDO: Welcome Horatio. Welcome Marcellus.

MARCELLUS: What, has this thing appear again tonight?

BERNARDO: I have seen nothing.

MARCELLUS: Horatio says 'tis but our fantasy And will not let belief take hold of him. Touching this dreaded sight twice seen of us, Therefore, I have entreated him along, with us to watch the minutes of this night,

That, if again this apparition come,

He may approve our eyes, and speak to it.

我們發覺，在瑪希勒斯的言談中，他並不直接說鬼魂（害怕之物），而先說這東西（this thing），接下來是可怕的情景（dreaded sight），最後才說是幽靈（apparition）。他拒絕直接明言足以顯示他的恐懼。但是，我必須在這裏強調一點，雖然莎士比亞給予鬼魂這麼多的介紹，這並不證明鬼魂是戲劇裏面的重要角色。我認為，鬼魂只是一個次要角色（minor character），它的出現僅是帶動戲劇的發展而已。

戲劇的上半部是哈姆雷特對鬼魂的懷疑。在第一幕第一景，他說：「我所見到的鬼魂，可能是魔鬼的化身。」（The spirit that I have seen may be the devil）這幾句話有助於我們探討哈姆雷特的心理狀態。我認為，這句話的自我安慰（self-console）

成份多於懷疑的成份。因為，自從他得悉父親被謀殺的經過之後，他一直沉迷於哲學性的思慮以及猶豫與「不行動」的深淵裏。到這時候，他寧願鬼魂是魔鬼的化身，它所說的都是假的。可以肯定的說，哈姆雷特此時對報父仇沒有絲毫信心，放棄又不是，真是進退兩難。所以，他這句話主要是在安慰自己吧了！當然，懷疑的成份也是存在的。他甚至不惜假裝瘋狂以偵察真兇。他的懷疑心一直到「劇中劇」成功地演出為止，換句話說，他已完全相信鬼魂的話了。

我們也許會覺得，既然鬼魂的差使已為哈姆雷特所接受，它似乎沒有必要留下來了。偏偏在這緊要關頭，它又出現了，那是第三幕第四景。哈姆雷特進入他母親的寢宮，波羅尼亞斯（Polonus）卻在花氈（arras）後面偷窺他們母子會面。哈姆雷特一踏進寢宮，格魯德就開始責備他，譴責他冒犯他的父親（指克勞迪奧士），哈姆雷特聽後非常生氣並說他希望是她的兒子。

皇后：哈姆雷特，你嚴重地冒犯了你父親。

哈姆雷特：母親，你對我父親冒犯得很。

皇后：來，來，你對我說這些虛閒的話。

哈姆雷特：去，去，你這麼不懷善意地問我。

皇后：你可記得我是你甚麼人？

哈姆雷特：不記得了。你是皇后，你丈夫的弟弟的妻子。

QUEEN：Hamlet, thou hast thy father very much offended.

HAMLET：Mother, you have my father much offended.

QUEEN：Come, come, you answer with an idle tongue.

HAMLET：Go, go, you question with a wicked tongue.

QUEEN：Have you forgot me?

HAMLET：No, You are the queen, your husband's brother's wife.

在此之前，在第三幕第一景的獨白裏，哈姆雷特會決定對他母親說些苛刻的話（ I will speak daggers to her ）。對話中，他不斷諷刺她，故意把皇后的話加以修改一下，造成嘲弄的意味，如 Come – go , answer – question , idle – wicked ，針鋒相對，相當犀利。他說話時是相當意氣的，他盡量傷她，以消除心頭之恨。但是，在格區魯德的眼中，他說話的率直，使她更加相信他是瘋狂的（哈姆雷特其實已假裝瘋狂，以便偵察真兇）。她害怕而驚叫，花點後面的波羅尼阿斯立刻回答，哈姆雷特那時認定他就是國王克勞迪奧士，報仇的衝動使他立刻拔劍直刺。後來他發覺被刺的不是國王，而是波羅尼阿斯，他很失望，並說波羅尼阿斯是該死的，多管別人的閒事。

和他母親的對話中，哈姆雷特屢次逼她承認過錯和勸她放棄克勞迪奧士；皇后最後再也聽不下去了，大聲說道：「唉！不要再說了。你的話就像短劍刺入我的耳朵，不要再說了，親愛的哈姆雷特。」（ O , speak to me no more; These words, like daggers, enter in mine ears. No more, sweet Hamlet! ）就在這高潮之時，鬼魂出現了。它告訴哈姆雷特，它這次來，是要緩和他對母親的憤怒，並提醒他所應該完成的差使。我覺得，鬼魂在聆聽哈姆雷特母子對話的時候，它似乎渴望格區魯德不要在兒子面前承認她的罪過（如果有話），因為它感覺到，以哈姆雷特當時的激動，格區魯德的認錯可能導致不良的後果。鬼魂這次出現（也是最後一次），可謂加速了戲劇的節奏。哈姆雷特經鬼魂的提醒，想盡快報仇。可是因為許多客觀因素的阻礙，以及他本身的猶豫，父仇至終才在一種突發的意外行動中實現了。

我認為鬼魂除了是戲劇的原動力之外，同時也是神祕氣氛的焦點。莎士比亞筆下的鬼魂，其個性是不尋常的，多面的。它與王子會話揭示它的耐心與堅持；它對克勞迪奧士的憤怒顯示它底正義感；最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對格區魯德特殊的溫柔。因此我們可以說，鬼魂雖然知道格區魯德的過錯，它至今依然愛她如故。

我們可以說鬼魂是老哈姆雷特生前的畫像。王子繼承了它底敏感性，以及對母親的愛護。哈姆雷特對奧菲莉亞的真情恰如鬼魂對格區魯德的愛意；在做事方面，哈姆雷特顯得更加能夠反省。因此，可以總結地說，王子真是他父親的兒子。

揮別馬來半島

筆青

當飛機飛離
那半島溫柔的臂彎時

手中握滿了暖暖友誼的我
彷彿看見飛機濃濃的影子
化做一個小小的十字——
輕輕的撫摸着每一寸山巒的起伏
每一條河流的蜿蜒
心中充滿了離別意緒的我

彷彿聽見唇間聲聲的再見

都化爲拂拂而去的波浪

不斷的呼喚着每一寸海岸的曲折

每一座離島的位置

我不知道人們會不會看出來

那撫觸萬物的小小十字

原是我飛翔在天地之間的魂魄

但我確信大家都聽得見

那山海交擁處的濤聲

正是我在世上殷殷呼喚的回音

後記：今年五月間，有機會至

馬來半島，訪問新加坡

及吉隆坡等地的詩人，

小說家，藝術家，受到
熱誠的歡迎與坦誠的招
待，臨別依依，無以爲
報，歸後成此詩，以寄
海外諸文友，以抒所懷。

青澀的菓實

口林燕何

讓我們快樂地假設
生命像青澀的菓實
無須感覺哀苦
無須感覺痛楚
無須感覺我們原來的存在

讓我們快樂地假設
生命像青澀的菓實
陽光襲透的防風林裏
擬一場簡扼的啞劇
或要最末一次的壓軸戲

而我們只能怯怯地假設
生命像青澀的菓實
我們悄悄等待天機
像候待滋潤的露珠
由青澀而豐盈圓熟
貼吻家鄉醇甜的泥土香

何必說呢？

最傷心的仍是讀書人

十指在書扉上一頁一頁漸漸剝落的
是你歲月的腐質與綿綿思愁外
還可獲得甚麼呢？

你只是想該如何把赤裸裸的髮結爲燈心

燃一燃幾乎都已入寐的黑暗，說：

不要在疲憊時讓你昏睡下去

還有不要給你寂寞中的喧囂

或者不要被誘到暗室中看未及年老時

就勾起回憶的一場電影

你其實是麼也不敢再想，你寫着的是一
片白色唸不出卻在一日絕望時閉攏眼簾
忽感覺到有紋綫正不安地騷動着。想總
該有夢，擁抱那狩獵一生的悲苦而後來
且蒼老多少回？

□沈穿心

狩獵

在河邊冥思半長的蘆葦枯了

斷斷續續的水聲如故

亂石亂瓦中乾黃斷牆仍想最後的護衛

一千年三千年五千年前

那一刻輝煌的

夢境

其一·吉隆坡

挺入飄渺雲端欲語還羞
是你白雪雪富麗的乳房

成天滋長的女人

用纖纖手撈男人粉脖子
醉醺醺地阻塞交通

黑口腔 隱森之後門

烏煥煥的血獎
飛濺着垃圾和鼻涕

手套紅灑灑的罪犯組
大庭廣衆鳴槍狩獵

驚慌喘息的街市

依然流行氣管病患
吩咐的呼嘯 嘔吐

其二：女流

夜張開紅洞洞之癬
以肉體汲水的女人
把火花拍出來
燃亮半邊姣美的臉

嘩啦水聲過後
女人脚步急促向前走
夜合攏歛歛潮濕的口唇
半睡半死半醒半仙

顫抖呻吟的語言
仍舊從男人喉嚨出發

呵護着女人另一半看不見的臉龐

風雨車塵油煙在街口掛着
額頭上大幅廣告牌是女體
龍門中之男人說笑的晚上也是女人

* 艾文

工業文明

(七九年初稿)

張樹林詩2首

佛手

不知從哪一個世紀開始

世世代代，被委曲得尷尬的手

不明白應是指是握

還是，一種毫無內容的暗示

這樣芬芳的手勢

總召喚着行人的好奇

不知道指着甚麼握着甚麼

像握着一把哲理，指着晦澀的暗示

不知是單調的畸形，還是

緊緊擁着的撫惜

成長的過程，是由苦澀流向

芬香

不爲人知的是

體內暗藏的酸辛

迷失在山霧裏

如果山是一彎母親的臂

如果霧是一層美麗的隔閡

我願迷失在這裏

讓歲月如雨水從斷涯急湍地捲走

冷冽的風景裏，我們曾經是

一度相逢的山水

流走一些屋脊的青春，一些

花粉的零落

這樣的霧裏

更冷的是風衣外的感覺

走入小徑走入霧中

我是長駐林中的樹

抱冷冷的山霧觀看世界

站 輪

*落葉

送走了不少，閃着淚光的日子，熬盡了不少，非常薄情的歲月，喪失了不少，陽光普照的青春。是僅僅，坐過了四次的火車。四次的火車都是心裏洋溢了甚麼的坐着去，而心裏若有所失的就坐着回來。第一次坐火車，那年，我有個似懂非懂，前途像火車頭的照耀燈亮得刺眼的十八歲。第二次坐火車時，只記得坐着去，坐着回，其中，是一大羣火車輪子輾在鐵軌道的聲音。第三次坐火車時，我正開始寫與我同在的，悒悒寡歡的散文；寫一張火車票上那個好一個除夕。第四次坐火車時，我是在給林燕何的信上，講明要坐火車，要坐三等位，要不用睡覺，要聽很有情調的格格聲響。

火車開走時的聲音很特別，時而篤答，篤答。時而吱喳，吱喳。時亦卡卡，卡卡。時亦沙沙，沙沙。還有，不時來一個爆炸似的碰碰

碎碎，好像甚麼地方給炸壞了。又好像甚麼地方給劈了幾劈的嘶啞着的聲音。起着風，呼呼的叫，飛沙走石的樣子，很容易的想起了司馬中原小說裏的時代，淒淒凜凜的，一個夜呵！這種夜，彷彿驚心動魄。彷彿提心吊胆。還是，喜歡坐火車，還是喜歡靠玻璃窗的眺望十五過後的那輪圓圓的皎月。長長的一座火車，一個站停了，還是要一個站的停，讓搭客下去，讓搭客上來。有人到站了，有人才起站。我呢？我的站呢？我時常猶疑自己走錯了站？就是走錯了，就不能再來一次的選擇了嗎？站，多少個站，揮別着感情珍惜的手，而，火車的輪子，輾過多少無情悲酸的歲月？站裏的感情，輪底下的時光，又是一個站的過去了。送走了不少，閃着淚光的日子，熬盡了不少，非常薄情的歲月，喪失了不少，陽光普照的青春，而，我的站呢？

月色很好，風挺進。夜，加濃加深的時候，空氣轉涼，起初溫柔似水的風也改變了愛情變得冷若冰霜了。搭客還是很擁擠，擠在窄窄的火車廂格裏，要去趕赴一些甚麼的，要回去家鄉看看的，也許，有人是要去找一個站，要歇一歇空乏的心靈，要靠一靠疲憊的身腰。我是不是？隔遙無數的叢林，隔遙無數的山巒。一個夜色，一輪圓月。一座長長的火車，一羣駕駕答答，吱喳，碰碎的聲音。我去感慨，我去觸發，我去記憶，一個異鄉的夢。

迪退情

* 向遇

他的朋友問起妳，他說妳很好。其實一直以來他就不再和妳見面了。一直以來；妳甚至不敢肯定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有時候那段時光真像一陣短暫的細雨，或者像一場妳錯過了好電影。可是妳不知道，是的妳永遠不會知道，他能記取你們日子的每一段小節。妳還埋怨甚麼呢？他離去時其實只帶走了他的一顆傷心，或者更多一點；那團被妳丟棄在牆角的情。其實妳不應該埋怨些甚麼的。以往妳忘了某一件事情時他替妳記牢，臨行老不忘殷勤提醒妳。妳生了小病他不會忘記在找得到電話的地方探問妳。和妳出街時若不巧小雨，他是寧可願意自己被雨淋濕也要妳被罩在傘陰下。妳應該記得的，他送給妳的生日卡在妳不察覺時掉在地上被掃地工人掃走，後來妳找找幾下找不到便不經意地讓它在記憶裏褪去。妳跟其他的男朋友出外，他也祇有躲在她裏生自己的氣。他不要妳受創，可是最終他卻轉過身背向妳離去。若妳還需要他，何不打電話五零二一二呢？或者他尚未搬遷，或者他正等着妳的電話。當妳失意時，試試想他的好處。

(外一篇)

他去找她；攜帶着欲送給她的生日禮物；可是她並不在，於是他也懊惱起來。他是個疑心病很重的人，便堅持認為她是跟別個男朋友外出去了。他結果悶悶離開她的住宅，沿着來路。心裏則一直在絞想：爲了她的生日，他窮一天的功夫跑遍了購物公司超級市場商業中心

，爲了取得她的歡愉，他不斷精選最佳物品。有時候想起平時她對自己的感情並不十分熱衷，便遲疑半刻，問自己如此是不是真的值得呢？可是偶爾有些時候與她共處，在餐廳裏也好在小咖啡室裏也好，即使外頭正不停斷下着傾盆大雨令他要費心機盤算如何送她回去，他心裏卻正在陽光普照。或者有時深夜失眠，便幻想跑到屋外街頭的公共電話亭去打電話給她，和她聊上三幾句也好，甚至約她到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廳去坐。然而有一兩回電話駁通了，另一個傳來粗獷的聲音說：「×小姐還未回來，他媽的……」便憂慮起來，怎麼會？已深夜兩點了。真想坐在電話亭裏直至天亮。第二天打電話到她辦公室追問；她在電話裏「咯咯」而笑，說：「我若果知道你會打電話來，一定會在……」於是他戛止腳步。要不要在這裏等她回來呢？他問自己。他一直鼓勵了自己許久才怯怯問起她的生日，想不到她竟輕輕易易地就告訴了自己。他又想：若果在這裏等到她和另外一個男朋友回來，又怎麼樣呢？倏然他手足無措起來。或者明天一早打個電話給她。他手執着禮物，漸漸想到自己真傻，和她約定晚上一起渡過的，臨時她又出去。分明對自己沒有半分理會。便氣餒了，馬上想到經過垃圾箱時把禮物扔進裏頭去。可是一回身離開，便又馬上改變主意，心裏決定明天一早就打電話給她。於是在巴士上搖着滿腦子開懷，回到房裏寬了衣服把禮物置在床底下倒在牀上埋頭就安心睡去了。

*後記

可是許多年後禮物仍然被他遺棄在床底下。他心想總有一天出外時若果想起，一定將它攏帶出去扔掉。她離開了工作的地方，他也懶得去探尋她的去向。漸漸他的日子好轉起來，忙碌使他活得更穩紮。

奈何情

林月絲

多麼令人難以置信，是不？竟又一年過去了。

幾乎每一天你不在的時候，我恒勸告自己：不可以這麼不清不楚地混日子。但是，當你一出現，我看見你又是痛苦又是憂郁底臉色時，一絲愛憐復又悄悄地在我心裏滋長。是的，你也一樣是在痛苦。我於是無法狠下心來告訴你：我們分開吧！多少次了？我沒有數，反正就是數也數不清啊！那些日子，明知無望明知不該，仍舊抱着些許期待，讓錯誤伸延。怎麼辦呢？我對着鏡子自問。鏡子只照見一日比一日憔悴，一年比一年衰老的影子。青春一點一滴地消逝，稚嫩的如花笑靨亦緩緩地退卻，僅留一張佈滿愁苦的臉。

愛是這樣子教人悲傷的嗎？愛是如此令人的
心常常覺得要碎成兩半的嗎？你說你說。我把句子都記在我的日記本上。我不敢問你。到底你有你的事業煩惱加上你的家庭問題，而我，我何其忍心再讓你增添愁悶？

我起初以為，愛情不涉及第三者，固執地相信愛是屬於兩個人之間的一回事。多麼愚騃的稚氣，一廂情願地就這樣子認為。可是世故的你卻不點醒我，你比我年長比我懂事，也一塊陪着我沉溺下去。在我恍然醒覺時，才發現我已不能自拔，而你亦如是。我毅然放棄一切，讓我的世界為你而存在。那是一串迸發着快樂火花的日子。真的，我不否認，那是窮我這一生再也尋覓不着永不重歸的愉悦日子。然而，愛叫我們儘量在躲避世俗，我們卻仍舊得接觸外界，生活並不是這麼簡單的。於是，過多的顧忌不免使笑話與歡悅漸漸隱沒，徐徐浮起的是辛酸和哀怨。

在每一個到處皆綻發着歡笑的節日，我獨自享受寂寞與冷清。總幻想你會突然給我一個驚喜，總是一個破滅的不圓夢。你得陪伴你的妻和你的兒女。與我同在的是一屋的寂寥及一杯冷冷的清茶。我從不喝酒甚至不情願為你而破例。每當那刻我會憶起一些從前讀過的詩詞句子：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借酒消愁愁更愁。不怕愁更愁，我還是不喝酒。櫃裏有一瓶XO有一瓶Gin，是為你而備的，你愛一點酒，在上床之前。

你從不在這兒過夜的，然而。至多是黃昏，你即得穿著整齊後離去。我因此恨透黃昏，當夕陽將墜未墜，滿天彩霞映着我的心酸。我看你慢慢地將車退出籬笆外，nomin地一聲你落入暮色中，我站在落地長窗前，竚立着，半晌，眼淚隨着夕陽一起掉落，有惻惻寒風在吹擺我的裙裾。

黃昏是傷感的。黑夜卻不僅此，我一路來害怕黑暗，戀愛時做的夢境是這樣的：上了一天班的丈夫在晚飯後輕輕地躺在搖搖椅上看報或讀雜誌，女兒與兒子在地氈上玩一些益智遊戲，我則心滿意足在一旁邊做點編織邊看我的幸福家庭。要不然也許一家人聚坐一張長沙發一同觀賞電視節目。多溫馨的畫面。每次想起要神往一整天。但是，我這一生是角指望有這麼一天的了。我只有亮着滿屋子的燈，打算藉此來驅走我可憐的孤獨。一幢明亮的屋子是溫暖的象徵，可惜屋裏頭恒是僅我一個。鐘點女傭在黃昏之前已回去。而我一個人怎麼渡過

這悽涼的漫漫長夜呢？充塞在胸臆的怨懟令我睡不着，我不是不要睡，我是不能睡。就是這樣子把煙給抽上癮的。

我從一個很好的家庭出來。我的家庭教導我做個煙酒不沾的淑女，但我是他們的失敗例子。所以我堅持不准許自己喝酒，我不可以完全忘掉我的出身。

我一畢業就出來工作。本來家裏是準備給我上大學的，但我不喜歡讀書。我愛看書愛求知識但我恨考試。那時的我多笨，真想叛逆。或者是年齡與見識有限，也可能是家裏干涉得太過份。而今乃知，忠言果真是逆耳的。

第一次工作就遇到你，該歸咎於命運，也許。

我去應徵工作時還天真的以為經理階級該全是一副大腹圓模樣。那一日偏又為前一夜太緊張而夜睡既遲醒，遲到了。一抵達公司大門，你恰巧開門出來。我心裏一急，抓住你就沒頭沒腦忘了禮貌：喂喂喂，經理室在哪裏？你上上下下打量我。我那時還不懂化裝，不捨得弄髪那頭又濃又亮的黑髮故沒去燙過，看起來因此比實際年齡稍要年輕一點——你後來對我說你就是為我的清純而疑惑——你將我迎到經理室，一屁股坐在經理的座位上時，我衝口而出：「甚麼？你就是經理？這麼年輕？」——過後我常以小人之心來揣度：一定是為了這句年輕而沒讓你多加思索或來個甚麼測驗就一口聘請了我——當時卻只後悔得心怦怦跳，以為這次完蛋了，真的，我不騙你。

日子一天天流走，開始是加班，繼之是晚飯。我是膽小的，開始勸告自己，別愈陷愈深，快點抽出腳來，跑得越快越遠越安全。

卻不明白就是爲了甚麼，我只曉得說而沒捨得實行。並還沾沾自喜地自欺欺人：誰說男女之間沒有友誼存在？誰說結了婚就不能交異性朋友？

接踵而來的，我們彼此都不能控制了。感情是很奇怪不能形容不能理解的一回事。終於我們再也不能忍受分別的時間，於是，我們住在一起。我不去理會外人的閒言閒語，不去在意那些令我難受的目光。我不想以後不夢未來。我不願說這是犧牲——但是，若果有緣，該讓我們早些相識啊！——

明知不可爲而爲是傻的。我是傻的。是。有一首歌這樣唱：見也不容易，相對兩無言，淚灑相思地。聚不容易，散不容易，聚散兩無期，魂牽夢也繫。魂牽夢也繫。我天天放這張唱片，你不在的時候。

你來時我愉悦你去時我悲愁。我知道你來了一會就要走了。但我不知道你何時要來，會來。偶然你會搖個電話：我午後到。我馬上神采飛揚地哼一些快樂的短歌，整個下午忙碌地爲你做一些下酒小菜，或餃子或鍋貼。你厭惡甜點心。故我從不去學。一切預備妥當，我欣然地淡粧，換一件新買的雪紗或你送給我我十分傾心的墨綠呢旗袍，焦急地坐在客廳裏爲門外的車聲笛聲無端地心跳不安。時而站在窗前瞧看，時而又打開大門向遠路眺望。猝地電話再響起，將我這一小朵的快樂粉碎成片片。你說有事不能來你溫柔地道歉你無奈地……我用兩隻顫抖的手捉緊電話筒，唯恐一不小心它會滑跌下來；雖然我的聲音聽起來一如平常般歡暢：啊！不要緊，我看一本新的服裝雜誌呢！你頓一下，然後那裏「嗒」一聲。我不甘願放下電話，我等着。沒有，沒有。天地在一剎那間變了色，淡淡的暮色一下子濃濃地從四面八方游移罩下。我一個人縮在沙發裏，不在乎衣服會綢，也忘了該亮燈。讓眼淚一顆一顆潤濕我新愛的衣服。我疲憊地想：不要再過這種日子了。分手吧。讓我們離開算了。狠狠下決心！真的。這次真的。悲從中來淚如雨下。

有時那個夜裏你會匆忙來露一下臉，帶來一件小首飾或一小瓶 Cristian Dior。有時你明晨早早會趕來說一句愛我的話或親親或緊擁着我令我又哭起來，並令我忘了前一夜我會發過的誓。

日子就是這樣流過去的。我發現我們竟然已經在適應在習慣這種生活，似乎一開始就是這樣子的。不爭取不苛求甚麼，一切在趨向平淡自然。我的恐懼慌張又再浮現：怎麼辦？怎麼辦啊？偶爾我會感覺；這樣對我是不公平的。但我不懂得該怎麼做。雖然我知道倘若我是聰明的我應該把這些歷史全塗抹掉，重新開始我另一段人生旅程，然而我不能。我不能。真的我沒有辦法。

奧斯卡頒獎禮真是，可能許多人已經說過了，然而因爲是真的，

多說一次沒關係，食之無味，棄之……不是可惜，是不甘。今年看了半小時，忽然靈光閃現，明白了一件事：近年之所以總沒興趣看新鮮出爐的美國片，都是拜奧斯卡盛會所賜。爲甚麼？因爲（一），選映的最佳電影片段非常惡劣，電視機效果又不好，得到的印象是佳片尚且如此，餘者可想而知。（二），絕大部份出席的電影從業員往往（甲）醜陋、（乙）幼稚無知、（丙）自大可憎或（丁）具備以上各特點，花錢買票去戲院看他們破財事小，失節事大。（三），看完三個小時的節目，只覺頭昏腦脹，至少半年才得以復元。還有（四），是最主要的，看了頒獎禮，感覺上已經看過所有被提名的影片，而且看過不止一次。

當然，我瞭解我屬於少數的反常觀眾，先幾天報上有人談金像獎的功能，就指出得最佳影片獎的電影可多賺若干百萬元，可見一般觀眾有健康的「佳片當前豈可不看」反應。說穿了奧斯卡不過是好萊塢各電影公司宣傳部人員一致認爲可以並且值得推行的橋段。「我的同行」安德魯沙里斯先生在今年三月／四月號的『電影評論』發表了一篇文章，『贏取奧斯卡的重要性』，條理分明，一針見血，有心人不可不讀。珍芳達可愛，因爲她懂得遊戲的規則。她說，「我高興得獎，我希望多些人看『榮歸』，只可惜它沒得最佳影片。」你看，這樣明理的女人，不枉喜歡她一場。

芳達得最佳女主角是最大的意外，不過當然是使人開心的意外。

看賽情與前例，我一直猜測她明年才會得獎，今年應該是英格烈褒曼或者趙琪寶，或者兩人分享。芳達乃現今美國影壇最紅最活躍的女星，拍片多，票房好，評論也起碼過得去，不似芭芭拉史翠珊的兩年一巨片，或者麗莎明妮莉的一疊連聲三劣片，再加上私生活的傳奇性，可想二三十年後被提起來，又儼然是個凱德玲赫萍式的女豪傑。

奧斯卡

最意料之中是尊伏特得最佳男主角，「拿你的手帕出來」得最佳外國片。另外被提名的四男星，羅拔狄尼路和羅倫士奧利法是毫無希望的——奧斯卡還真心虛，一早公佈頒個特別獎給奧利法，兒戲到離譖——演『柏地何理故事』的加利柏西我聞所未聞，不知何方神聖，還有一個華倫比提，唉，要得的話「鴉叢大盜」那年就該得了，還等到今年？伏特自從『午夜牛郎』至今，似乎只有一部『解脫』可以拿出來見人，可能是錯覺，『榮歸』我總認為是他鹹魚返生之作。刻薄是刻薄一點，食齋不如講真話，不中亦不遠矣。「拿你的手帕出來」是三年來第一次最佳外國片沒爆冷門，奇的是英瑪褒曼的『秋之鳴奏曲』沒有提名，要不然蚌鶴相爭，極可能又像前兩屆一般兩敗俱傷，讓第三者得了去。『秋之鳴奏曲』反而被提最佳原作劇本，但是沒得獎，英格烈英瑪『兩夫妻』雙雙敗下陣來。另一奇是胡地艾倫提最佳導演，『內部』沒提最佳影片，而保羅默索斯基與『非已婚女人』則相反，阿倫柏克與『午夜快車』卻都提了。我沒看『午夜快車』，太多人說它種族歧視，我不相信我會喜歡。基於同樣理由，也沒看『獵鹿者』。麥克濟敏奴一再強調他的作品「不是從政治立場看越戰，而是從人道立場看越戰」，原諒他，他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並且極右傾也是需要藉口的。

往年不興作預測，今年破例，特早預測下一屆。胡地艾倫的『曼赫頓』將大出風頭，『毛髮』也會被提，不過是無關重要獎。確普拉的施派名作『現代啓示錄』假如年尾之前終於公映，也會是熱門。最佳女主角芳達當然又會被提，另一個是碧蜜特勒，她的處女作『玫瑰』將會在年尾發行，除非拍得像垃圾，否則必然大紅。這麼早預測奧斯卡是大膽壯舉，猜中了是「早就告訴你了」，猜不中是「唔奇呀，好萊塢一向翻綫」，至少還得個勇氣可嘉呢！

* 陳鴻洲譯

馬來文學講座（之九）

記者出身的寫作者

主席：在這一講裏，我們又要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馬來西亞馬來文學發展概況。在前面講裏，我們已談到戰前的文學動態；但還有一項發展尚未談到，即記者出身的寫作者。在馬來新文學發展的過程中，記者出身的寫作者也會有過不少的貢獻。首先我請阿末兄談談記者出身的寫作者在馬來文壇上活動的背景，阿末兄請！

阿末：我國馬來新文學的特徵是，文學作品都是通過印刷後才跟讀者見面。當然，這與印刷術有關。有了印刷術才能出版報紙或書籍。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搞報業的一定跟出版社和印刷社有關；凡是在報業工作的人，就有較佳的機會出版他們的文學作品。

主席：這種現象的確發生在我國馬來文壇上，巴錫兄可否對有關的問題提供一點意見？

巴錫：我們知道，第一份馬來報紙是在公元一八七六年在馬來半島上誕生，這份報紙的名稱是「儒生」（*Jawi Peranakan*）。自那時候開始，就有更多的馬來報紙相繼誕生；雖然有的報紙的壽命相當短促。馬來報紙所刊登的不只是新聞而已，凡與社會動態有關的各種題材的文章，都成為報紙所刊登的資料。此外，報紙亦設有一個專欄，刊登特寫文章。這樣，報紙才不會輪為專登新聞的刊物而已。後來，報紙亦刊登文學作品，諸如詩歌和短篇小說等。作者把社會上所見所聞的事件寫下來，經過整理後就成為一篇短篇小說了。開始的時候是寫真實的事件，以後才寫虛構的故事。報紙進展到某一個階段後，就出現了星期刊，並沒有短篇小說專欄；「滑稽新聞」（*Warta Jenaka*）即是其中一個例子。

主席：從巴錫兄的談話中，我們知道報紙是在後來才撥出版位刊登文學作品；早期的報紙沒有刊登文學作品，有嗎也只是一些批評社會的文章。在這裏我想知道，是否有甚麼因素造成報紙刊登文學作品，阿末可否發表意見？

阿末：其實，剛才巴錫兄已約略談到這一點，我只是要補充一點意見吧了。在開始的時候，

報紙有刊登讀者來函以及一些特寫的文章，這些都是批評馬來社會、如馬來民族爲甚麼這麼這樣懶惰的作品。他們批評馬來社會的用意是要提醒馬來人、要馬來人進步。後來，這類的批評又以短篇小說的形式出現在報紙上。這種改變多少爲社會帶來一些利益，因爲短篇小說可以把讀者帶入現實生活裏，使讀者覺得自己是故事主人翁的一份子。

主席：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報紙與文學發展之間所存在的聯繫；這種聯繫在後期的發展上更形重要以及更加顯露出來。爲了進一步使大家明白報業的發展，我請巴錫兄簡述一下馬來報紙發展之過程！

巴錫：最早誕生的報紙是『僑生』報，誕生的日期是在公元一八七六年；這份報紙的壽命不算短，總共生存了十七年。較後出版的是：『晨星』（*Najum-Afjalir*），『馬來國土』（*Jajahan Melayu*）以及『室利霹靂』（*Seri Perak*），公元一九〇〇年出版的『檳島之光』（*Cahaya Pulau Pinang*），公元一九七四年出版『知識之庫』（*Taman Pengetahuan*），公元一九〇六年出版『領袖』（*Al-Inan*），公元一九〇八年出版『馬來前鋒報』（*Utusan Melayu*），公元一九一一年出版『天秤』（*Neraca*），公元一九一二年出版『嫩芽』（*Tumas*），公元一九一四年出版『馬來偶像』（*Lembaga Melayu*）；以上這些報紙都是在新加坡出版。公元一九一八年，吉蘭丹出版『教育者』（*Pengasuh*）。一般上來說，幾乎每一州都有出版一份馬來報紙；但較活躍的是在新加坡和檳城。新加坡共出版三十八份報紙，檳城二十三份，霹靂十四份，柔佛十一份，吉蘭丹九份，雪蘭莪七份；其中最暢銷的是在檳城的『朋友』（*Saudara*）、新加坡出版的『馬來亞新聞』（*Warta Malaya*）以及『馬來前鋒報』，吉隆坡出版的『議會』（*Majlis*）、新山的『偶像』（*Lembaga*）以及霹靂的『近打新聞』（*Warta Kinta*）。不過，最重要的只是下列數份而已，即『星期日新聞』（*Warta Ahad*），『滑稽新聞』、『時代前鋒』（*Utusan Zaman*）以及『馬來偶像』。

主席：現在我請阿末兄談談上面所提到的最後四份報紙的內容及其在馬來新文學的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阿末兄請！

阿末：『星期日新聞』、『滑稽新聞』以及『時代前鋒』設有一個名爲『閒聊』的專欄。這個專欄所刊登的文章除了能引人發笑外，亦含有規勸與警惕社會之用。短篇小說所具有的譏諷社會的題材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

『馬來偶像』介紹了古代馬來諱角（*Pak Pandir*）的故事，用意是在使馬來社會人士重新認識馬來傳統文學；此外，英文本的『天方夜譚』亦被譯成馬來文本，供馬來讀者閱讀，在介紹外國文學方面作了一些貢獻。

主席：我們談了不少有關馬來文報紙發展的過程，接下來讓我們談談報紙在馬來新文學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據我的看法，如果沒有人（這裡是指作者和出版商）去推動，報紙不會成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工具。在馬來報業發展史上，一股主要的推動力是來自

Syed Syekh Al-Hadi。開始時他出版報紙，後來更在報紙上連載他的長篇小說，所以在報章文學上，Syed Syeth Al-Hadi 的功勞是不可抹殺的。我請巴錫兄談談 Syed Syekh Al-Hadi 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

巴錫：雖然 Syed Syekh Al-Hadi 不被列為記者出身的寫作者，但他畢竟是一位新聞從業員，有關他的生平，我們已在回教作者那一講裏談過了。他所出版的第一份報紙是『領袖』，接下來是『朋友』。在他手下工作的有好多位寫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 Abdul Rahim Kajai；他在上述兩份報紙上刊登了不少具有文學氣息的文章。

主席：在培養記者出身的寫作者的工作上，Syed Syekh Al-Hadi 的確會有過不少的貢，屬於這陣線的寫作者包括 Abdul Rahim Kajai，Syamsuddin Salleh Ishak Haji Mohammad，Ahmad Nawawi bin Muhammad Ali 以及 Raja Mansur。我請阿末兄作一個普通的介紹，譬如說他們之間所具有的相同點和相異點，阿末兄請！

阿末：他們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Syamsuddin Salleh 和 Raja Mansur 是在印尼受教育，Ishak Haji Mohammad 接受英文教育，畢業於瓜拉江沙馬來學院。他是唯一在戰前畢業的馬來學院學生當中活躍於文壇和政壇的人物，他當過一個長時期的記者。Ahmad Nawawi 接受馬來與回教教育，這些人以後都成為新聞記者。主席：以上所談就是記者出身的寫作者們的教育背景。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這些作者當中最主要的應該是 Abdul Rahim Kajai 和 Ishak Haji Mohammad，這可以從好幾個方面去研究它：第一，他們的文章很吃香；第二，他們在出版報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第三，他們個人的威望。Abdul Rahim Kajai 被稱為短篇小說之父。接下來我們要談他們的生平與作品。先談 Abdul Rahim Kajai，我請巴錫兄開始這一項談話。

巴錫

：Abdul Rahim Kajai 於公元一八九四年生於吉隆坡的文良港，畢業於馬來小學五年級，這是當時最高的班級。十三歲時，他被送到麥加去研讀回教教義和阿拉伯文教育。自麥加回來以後，他在吉隆坡的一間政府印刷所裏擔任排字部的工作，以後搬到新加坡，繼續擔任相同的工作。不久他又搬回來吉隆坡，在一間建築公司裏負責教導繪圖的工作。後來他改在政府的測量局裏任職。父親死後，他繼承父親的職務，成爲宗教教師。

主席：我請阿末兄談談 Abdul Rahim Kajai 在文學方面的活動！

阿末：Abdul Rahim Kajai 在二十歲時開始寫作，起初是寫回教與社會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刊登在『馬來前鋒報』和『馬來偶像』裡面。他在麥加的時候，受委爲『時代變遷』的代理。自麥加回來以後，他成爲『朋友』的特約作者。『朋友』這份報紙是由 Syed Syekh Al-Hajji 和他的兒子 Syed Alwi 創辦的。接下來他成爲『朋友』的助理編輯，五個月以後又升任爲編輯。公元一九三一年，Abdul Rahim Kajai 辭去『朋友』的編務後，受聘爲『議會』（在吉隆坡出版）的首席編輯。他曾經擔任過『馬來亞新聞』、『星期日新聞』星期刊以及『滑稽新聞』星期刊的編輯，也曾擔任過『馬來前鋒報』、『時代前鋒』以及『寶石』月刊的編輯。他的一生離不開編輯事業。日治時期，他又被日軍當局委任爲『馬來新聞』的編輯，直至他於公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逝世時爲止。

主席：Rahim Kajai 的聞名是跟他的短篇小說有關。在公元一九三六年間，他總共寫了四十篇的短篇小說，多數是在『滑稽新聞』和『寶石』月刊上發表；發表在『寶石』月刊的作品要較發表在『滑稽新聞』的作品來得更長、更有份量。他所寫的多數是關於道德問題的題材。幾乎在每一個短篇小說的結尾裡，他都要寫下數句類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警句。

除了短篇小說以外，他也寫長篇小說，其中一部是 Zul Ruhain，是在公元一九三〇年出版。可是，因爲他是以短篇小說成名，所以我們的談論中心也放在短篇小說方面，現在我請巴錫兄評論一下他的短篇小說。

巴錫：Rahim Kajai 最著名的一篇短篇小說是 *Awang Patut*，故事較長，風格也與以往者不同，這是 Rahim Kajai 最成功的一篇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個名爲 Tenung 的甘榜裏。在這個甘榜裏有一位村長、一間回教堂以及一間學校。有一位名爲馬日的僑生在這裡執教。村長允許阿九在他的土地上開設雜貨店以後，村內就發生一連串的不愉快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阿九的雜貨店成爲村人的生活命脈。村人把樹膠賣給阿九，並跟阿九買回來日常用品。阿九在村內擁有特殊的地位，這是因爲他除了善於經營生意以外，尚懂得媚上；他時常送禮物給村長以及村長所最依賴的人馬日老師，馬日老師也是阿九的書記。

村裏有一羣不務正業的馬來青年，他們的首領是 *Awang Patut*。*Awang Patut* 雖然是一名不務正業的青年人，但他有正義感，他很清楚村內所發生之事。他知道村長和馬日老師是阿九的死黨，阿九時常送禮給村長和馬日老師。他也知道阿九的秤頭不合標準；此外，他也聽到村人在埋怨阿九所養的豬摧毀別人的農作物，但村長卻不聞不問。他所看到的最後一件事是，村人都搬到山芭裡去開闢新居地，因爲他們看不慣上述諸人的作風。

Awang Patut 想改造環境，起初他成爲青年人的領袖，後來企圖影響老年人。他向村民解釋自從阿九搬來以後所發生之不愉快事件。在一個適當的時機裏，他從馬日老師的手中奪回教堂的領導權。他用事實證明，馬日老師會利用公款來滿足私人的利益。*Awang Patut* 成功地獲得村人的支持與擁護，在村內開創一間合作社商店，以跟阿九競爭生意。

主席：這就是 Rahim Kajai 所寫的 *Awang Patut* 的故事大意，我請阿末兄評論這篇文章的題材。

阿末：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在一個馬來甘榜內所發生的不愉快事件，這個事件的發生是因爲中間人的介入而造成者，作者把不愉快的事件一一敘述出來。作者處理結局的方式跟其他作品不同。在這裏，我們看到，作者企圖用政治途徑來解決問題。*Awang Patut* 跟他的羣朋友爲了改造村人的命運，乃通過組織合作社來解決所發生的問題。

主席：有關 Rahim Kajai 的生平與作品之談論，至此告一段落，現在讓我們談第二個重要

的記者出身的寫作者，他就是 Ishak Haji Muhammad，爲了談這個人物，我再次請阿末兄發言。

阿末：Ishak 於公元一九一一年出生於地摩莪，他接受英文教育，並於一九二九年考取劍橋文憑。過後他被送到一間馬來學院去受訓成爲一名馬來行政官員。他曾擔任過馬來行政官員訓練班的主任，也會擔任過吉隆坡的法庭推事。可是，他看不慣政府的政策，就辭退政府職位，投入報界服務，成爲一名記者。他也曾在甘馬挽開設律師樓，後因與丁加奴州政府發生意見，其執照乃被吊銷。後來他受僱於『馬來亞新聞』和『滑稽新聞』。公元一九三七年，他跟 Ibrahim Yakub 成立一個左傾的政治團體，定名爲『馬來青年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因爲組織上述政治團體而被英政府扣留。第二次大戰以後，他繼續爲自己的左傾的政治理想鬥爭下去，結果他數度被捕入獄；獨立前如此，獨立後亦復如此。

主席：以上所述就是 Ishak Haji Muhammad 的生平。如果 Rahim Kajai 是以短篇小說成名，Ishak 却是以長篇小說見稱。在戰前，除了短篇小說以外，Ishak 也出版過兩部長篇小說，就是『大漢山之子』（*Putra Gunung Tahan, 1937* 年）和『瘋子末列拉之子』（*Anak Mat Lela Gila, 1941* 年）。戰後他也寫過數部長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

在未談到 Ishak 的長篇小說之前，我請巴錫兄介紹一下 Ishak 的作品所具有的一般特色。

巴錫：作爲一位政治人物，Ishak 的作品多數是以政治爲主題。在他的短篇小說裏，我們時常可以讀到馬來貴族與華裔資本家合作的結果，只有造成衆多老百姓的痛苦。跟戰前的其他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一樣，Ishak 的作品具有宣傳色彩，但 Ishak 所宣傳的跟別人不同。別人是宣傳道德教育，他卻宣傳政治。

主席：爲了進一步了解，Ishak 的作品的特性，我們來研究一下他的長篇小說『大漢山之子』，我把這個問題交給阿末兄來談！

阿末：『大漢山之子』是敘述兩位英國青年探險大漢山的故事，他們是羅柏和威廉，探險的目的是要尋找一塊平地作為英國人休假的地方。他們在一個地方休息時，羅柏帶着照相機到附近一帶拍照，不幸被一羣沙蓋人抓到他們的甘榜，即 Kampung Huriman Putih 去。羅柏被擁立為村長。在那邊住着一位彭亨皇族出身的馬來老婦女。當英國人佔領彭亨時，她是跟丈夫及隨員逃難到這裡來。

逃亡時她身懷六甲，丈夫在逃亡中被殺害，她的隨從亦棄她而去。她就在森林裡產下一頭男嬰，即大漢山之子。

那老婦人在羅柏的身上施下貢頭法術，使羅柏愛上一位沙蓋族的少女。根據沙蓋人的習俗，新郎必須繞着白議塚追逐新娘，婚姻才算合法；但羅柏無法做到這一點。後來，羅柏被迫爬樹追逐那個少女，羅柏一不小心滑倒下來，不幸身亡。

威廉到處尋找他的同伴，無意中遇到一位青年古希納。古希納帶他去見大漢山之子，亦即聞名附近的 Ratu Bongsu。威廉懇求 Ratu Bongsu 把他的國土奉獻給英國，但為 Ratu Bongsu 所拒絕。

Ratu Bongsu 有一個神奇的望遠鏡。他讓威廉借用他的望遠鏡。威廉可以從望遠鏡內看到他自己家裏所發生之事。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跟一位青年談情。威廉利用一隻小鳥，成功地把消息傳到他的家裏，要他的妻子請求英國政府派兵來轟炸大漢山。英政府真的派兵來攻打大漢山，Ratu Bongsu 早有準備。結果，威廉誤入陷阱，被關在一座山洞裏不能出來。所有的英軍都戰亡，只留下威廉的妻子一個人。爲了贖罪，威廉的妻子不再想回英國去，而跟 Ratu Bongsu 結婚。

主席：接下來請巴錫兄分析阿末所簡述的故事題材。

巴錫：這是英軍佔領殖民地的傳奇故事。首先英人甜言蜜語引誘貴族階級把國土轉讓給他們，此法行不通時，他們就用武力奪取。在這部小說裏，我們看到了民族意識與反殖民地主義的抬頭。由於太過反殖民地主義，Ishak 有時變成了反現代文明。書中亦出現貢頭術與神奇望遠鏡之事。作爲一部傳奇小說，這一點是可以接受的。故事的結局太戲劇化，Ratu Bongsu 有能力擊敗用戰鬥機的英軍是不大可能之事；這只是 Ishak 的一種近似幻想的理想，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我的姨爹



* 黃潤岳

我的母親有兩個姐姐，我有大姨爹和二姨爹。

二姨爹是大姑外婆的兒子，他們姑表結親。在農村，儘管自己有幾畝薄田。仍是要靠天吃飯，經濟方面總比不上在都市中做工的。因此，二姨媽一直都想到外面去掙錢。二姨爹沒有讀多少書，只能耕作，便株守家園。

大姨媽住在南京，二姨媽會去過她那裏。原想開成衣店的，資本太大，便自己接衣服回來做。也許收入有限，也許不願意和家人分開。不久，就回來了。後來，她又去過。聽說是做小販賣糖果給小孩們。這也是蠅頭小利的營業，跋涉幾千里去擺一個小攤子。

我們家住在長沙，離她的老家不過一百華里。她便來我們家，想再圖發展。首先還是想開成衣店，還是不成。後來想到養蜂。我的母親還專門去參加過學習養蜂課程。

到我們家在長沙附近買了一莊田之後，二姨媽一家便搬下來替我們耕種。那一莊田每年可收二三百担穀子。我們兩家各得一半。遇上乾旱水淹，可以要求減租。如果年成好，收穫豐，超過那固定的數目，便是租戶淨賺。

我常常去那裏玩耍。在我心目中，那不是我的田莊，而是二姨媽的家。那時二姨媽還沒有兒子，對我這個姪姪，自然非常喜歡。二姨爹是個老實大好人，沉默寡言。我那怕是住在他家，也少跟他說話。

若干年後，他們不要爲我們耕種了。在離開之前，卻要我們先出一筆頂費。事實上，他們來時並沒有出過頂費。所謂頂費就是承頂了一些東西所應付的費用。沒有東西仍要頂費，等於是要求茶錢。這頂費原是佃戶與佃戶之間的事，與地主無關。我們家買這莊田時，也付出了頂費，再讓二姨媽來承租的。母親不願意爲了錢的事而傷了姐妹的感情，便照數付給他們了。他們這次回到家鄉，已變成了小康，二姨媽有許多現款可以借出去放利息。

姨媽總是姨媽，我倒不會因爲這頂費的事而對她不滿。當我們在外婆家再會面時，我們並沒有一點隔閡。這時我已經高中畢業了，她告訴我許多親戚家人的往事。這些事沒有人和我談過。最有趣的莫如我的父親和母親的婚事；原來這是大姨爹介紹的。

大姨爹姓楊，排行第十，大家都稱他爲楊十癩子。這不是說他精神不正常，而是他的言行，常不受世俗傳統的約束，不免逾越常理常情的規範。例如，他到店裏去買東西，講好價錢，包紮好了，才發現身上一分錢也沒有；他便寫張字條，要店員把東西送他家。五塊錢的東西，他會寫上另給腳力兩元。那時的兩元，可能是一個店員半個月的工錢。家人看了字條，啼笑皆非，只好如數照付。有時乞丐上門，他會叫人「拿幾百文錢給他」。通常給乞丐都是一兩文錢的。

他雖然如此放蕩不羈，卻又是職業軍人，和我父親一樣，都是早期保定軍校畢業的。他曾擔任某某軍總司令部的軍械處處長。他看見他的同輩都不斷陞遷，他仍是上校銜頭，心中不滿。他便自己掛上了少將領章，以少將自居。有一次，在公文上他也寫上少將兩字。怎知

那位總司令把他的少將的將字批改爲校字，他變成降級爲少校了。他也覺得不能再下去。接替他的人，後來飛黃騰達。不過，最後還是反叛了總司令。

大姨爹退職下來，要求進入陸軍大學深造。在陸大讀書時，他名列前茅，成績最好。他把德國教官的講義，翻成中文出版，引起別人的妬忌。正找不到一個藉口來打擊他，想不到他同時又重印了湖南翰林葉德輝的達生篇。在衛道之士看來，這是淫誨之書，有損陸大及陸大同學的名譽。然而他重印這本書並沒有用自己的真姓名。

他就是這麼一個瘋子般的學者。他要做甚麼，完全不計較外在的毀譽。我有一些親戚沒有兒子，他居然告訴他們要怎樣才會生兒子。最妙的是他自誇他的兒女是一男女間着來的。可惜第四個是女兒，第五個仍是女兒。因此也就不再生了。

他每天讀書寫字，從不間斷。因此，他的書法，尤其是草書，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他有天才，他的字也不受傳統的約束。縱橫曠達，龍飛鳳舞。可惜我沒有保留他點墨寶。

他的知識也是廣泛的。軍事方面不用提，天文星象看相算命，諸子百家無不窺。有一次還專程邀請一位老翰林，四處看風水，探真穴。而且帶了我一起，讓我也可學習一點。我進高中時，他送了我一本麻衣相法。

這種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理想，也可說另有天地。他曾經賣地與洋人而被監禁。在那個時候，這種罪行是可以殺頭的。他坐在監牢裏，每開談笑生風，泰然自若。幸好我的父親和當時的省長及有關官員很熟，一直在替他奔走。心焦神疲，非常痛苦。他身在繩綱之中，歡笑如故，若無其事。這實在也是一種難得的修養，可以說真正做到了「外死生」。我父親曾嘆息道：

「看到他那天不管地不怕的樣子，一點也不在乎，恨不得不去管他了。想起他家小兒女一大羣，怎麼辦？……」

只好說是吉人天相吧，大姨爹的這樁官司，竟是不了了之。

他的資格高，學問好，有名士的風流，有學者的態度，也可說還有君子的風格。然而在宦途上非常不得意。他自從由上校降到少校，若干年後陞了中校。終其生，連上校原職都不會拿回來。他的同輩多是少將中將，甚至於上將了。他倒是菲餽甘爲飴，求之不可得。不怨

不尤，不歧不求。公餘之暇，仍是以讀書寫字爲樂。其高雅，不僅沒有人稱頌，簡直連領略的人也沒有。

當那年廣東進入了一個新局面的時候，他離開南京，想到廣州找新發展。他原是黃埔軍校開辦時的元老。這次重返廣州，一幌已是十年。除了當地的生活費用仍低，生活享受比較好一點之外，其他方面並沒有一點改進。好在他不是一個汲汲於名利的人，仍可怡然自得其樂。

不久，中日戰爭開始了。他從軍事行政工作，轉入了戰鬥行列。隨同抗戰隊伍，由廣州北上。經過長沙時，特別派人到學校來找我。因爲他只停留兩夜，我去他家看他時，賓客盈門，親朋滿座。他抽空和我談了半點鐘。首先是敘述他的報國請纓的經過，滿臉嚴肅的氣氛令人肅然起敬。我因爲受了他的影響，不久也會參入了後方的抗戰救亡宣傳工作。熱血沸騰，同仇敵愾。

他是對於星象風水頗有研究的人。最後，他對我說：

「照相書看，日月角發黑，是不吉利的。現在是國家危急存亡關頭，也顧不得個人的凶吉了。」

我跟着說：這些星象之說，究竟作不得定準。何況還有時有運有命！想不到我告辭回校，從此便見不到大姨爹了。

他隨着部隊由粵漢鐵路到漢口，再由水路到上海，參加了上海大會戰。後來轉進到南京，又參加了南京保衛戰。十二月某日打了一個電報回家，只有「在京安」三字。不久，日本軍隊佔領了南京，有令人齒寒的南京大屠殺。大姨爹從此音訊斷絕，生死莫卜。

抗戰勝利了，大家復員還鄉。還鄉的，有獎勵；殉國的，有撫卹。只有他，仍舊沒有一點消息。既不能爲他申請獎勵，也不忍因他申請撫卹。大家在沒有希望中仍存一線希望。最痛苦的當然是我的大姨媽。有眼淚都只能往肚裏吞，要哭都要躲起來哭。十年之後，表兄們才決心爲他建了一個衣冠塚。他可以說是羽化而登仙了，在塵世間竟不留下一點痕跡來。回想到我們在長沙相聚，匆匆已是四十年了。我仍不時會懷念他！

1953

第十屆世界大會在支加哥舉行。

Ray Bradbury 出版《Fahrenheit 451》。

Arthur C. Clarke 出版《Childhood's End》。

Theodore Sturgeon 出版《More than Human》。

Ward Moore 出版《Bring the Jubilee》。

Kurt Vonnegut Jr. 發表第一個短篇《Unready to Wear》。

John Brunn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ou Good and Faithful》。

Tom Godwin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Gulf Between》。

Marion Zimmer Bradley 同時發表首二篇短篇《Keyhole》與《Women Only》。

Anne McCaffrey 發表第一個短篇《Freedom of the Race》。

James White 發表第一個短篇《Assisted Passage》。

Arthur C. Clarke 發表《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Jupiter V》。

Hal Clement 發表《Mission of Gravity》(分四期連載)。

James Blish 發表《A Case of Conscience》、《Common Time》。

Laurence Janifer 發表第一個短篇《Expatriate》。

Damon Knight 發表《Babel II》。

Philip K. Dick 發表《Imposter》。

Fritz Leiber 發表《A Bad Day For Sales》。

Lester del Rey 發表《Police Your Planet》(連載)。

Isaac Asimov 發表《The Caves of Steel》(連載)。

Eric Frank Russell 發表《Sustained Pressure》。

C.M. Kornbluth 發表《The Syndic》。

Hugo Gernsback 主持的Gernsback Publications創刊《Science Fiction Plus》。

Galaxy Publishing 社創刊《Beyond Fantasy Fiction》。

本年內創刊的雜誌包括《Fantasy Magazine》(Lester del Rey 主編)、《Tops in Science Fiction》、《Vortex Science Fiction》Columbia Publications社的《Science Fiction Stories》、Avon Publishing 的《Avo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Reader》、澳洲的《Future Science Fiction》。

Damon Knight 出任《Science Fiction Adventures》的出書編輯，年杪

Harry Harrison 出任此雜誌主編。

Paul W. Fairman 出任 Ziff-Davis 出版公司科學小說編輯。

● ● ● ● ● 1

1952

E.J. Carnell 出任英國《*Science Fantasy*》主編。

Donald B. Day 與同人出版科學小說目錄引得。

英國 Bob Shaw 任《*Slant*》編輯。

第九屆世界大會在 New Orleans 舉行。

歐洲國際大會在倫敦召開，設立 International Fantasy Awards 。

Kurt Vonnegut Jr. 出版《*Player Piano*》。

James Blish 出版《*Jack of Eagles*》。

Frank Herbert 發表第一個短篇《*Looking for Something*》。

Robert Sheckley 發表第一個短篇《*Final Examination*》。

Philip K. Dick 發表第一個短篇《*Beyond Lies the Wub*》。

Philip Jose Farm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Lovers*》。

Algis Budrys 發表第一個短篇《*Walk to the World*》。

Ron Goulat 發表第一個短篇《*Letters to the Editor*》。

Daniel Keyes 發表第一個短篇《*Precedent*》。

Alfred Bester 發表《*The Demolished Man*》(分三部連載)。

James Blish 發表《*Bridge*》、《*Surface Tension*》。

Frederik Pohl 與 C.M. Kornbluth 合著《*The Space Merchants*》發表。

Isaac Asimov 發表《*The Martian Way*》、《*The Currents of Space*》(連載)。

Walter M. Miller 發表《*Command Performance*》。

Theodore Sturgeon 發表《*Baby is Three*》。

本年創刊的雜誌包括《*World of Science Fiction*》、《*Space Science Fiction*》(Lesterdei Rey 主編)、《*Fantastic*》(Ziff-Davis 出版)、《*Science Fiction Adventures*》、《*Dynamic Science Fiction*》、英國的《*Nebula Science Fiction*》(Peter Hamilton 主編)。

Willy Ley 出任《*Galaxy Science Fiction*》的科學編輯。Ley 氏是著名的德裔科學家兼科學史家。

Robert W. Lowndes 出任 Columbia Publications 社的科學小說編輯。

澳洲定期常年大會首次舉行。

Donald B. Day 出版目錄引得《*The Index to the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s, 1926-1950*》。

英國 Watt Willis 與 Chuck Harris 創辦《*Hyphen*》。

主編)、《Worlds Beyond》(Damon Knight 主編)、英國的《Science Fantasy》(Nova 出版, Walter H. Gillings 主編)。澳洲 Australian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成立; 讀友雜誌《Omara》創刊。
美國中西部首次大會舉行。

Harlan Ellison 加入克里夫蘭讀友俱樂部。

第八屆世界大會在波特蘭舉行, 由 The Nameless Ones 主辦。

美國南部第一次大會在佛羅里達召開。

東部 Eastern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與 Hydra Club 聯辦三天大會在紐約市舉行。

1951

Arthur C. Clark 出版《The Sands of Mars》。

A.E. van Vogt 出版《The Weapon Shops of Isher》。

John Wyndham 出版《The Day of the Triffids》。

Harry Harrison 發表第一個短篇《Rock Diver》。

E.C. Tubb 發表第一個短篇《Short Cuts》。

Alan E. Nourse 發表第一個短篇《High Threshold》。

Zenna Henderson 發表第一個短篇《Come on Wagon》。

Charles Beaumont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Devil, You Say?》。

Walter M. Mill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Secret of the Death Dome》。

Ray Bradbury 發表《The Fireman》、《In this Sign》。

Arthur C. Clarke 發表《Sentinel of Eternity》、《If I Forget Thee, Oh Earth》。

Robert A. Heinlein 發表《The Puppet Masters》。

Alfred Bester 發表《Of Time and Third Avenue》。

Edgar Pangborn 發表《Angel's Egg》。

Walter M. Miller 發表《Izzard and the Membrane》。

C.M. Kornbluth 發表《The Marching Morons》。

Clifford D. Simak 發表《You'll Never Go Home Again》。

Hal Clement 發表《Iceworld》。

Gordon R. Dickson 發表《The Monkey Wrench》。

本年創刊的雜誌包括《Avon Science Fiction Reader》、《Science Fiction Quarterly》, 英國的《Authantic Science Fiction Series》、《Amazing Science Stories》。

1950

Robert Silverberg 與 Saul Diskin 創刊《*Spaceship*》。

Donald B. Day 與同仁召集西北大會。

Ken Bulmer 創辦《*Nirvana*》。

第七屆世界讀友大會在 Cincinnati 舉行。

David Kyle 與 Martin Greenberg 合辦 Gnome Press。

Ray Bradbury 出版《*The Martian Chronicles*》。

Isaac Asimov 出版《*Pebble in the Sky*》。

A.E. van Vogt 出版《*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

Judith Merrill 編輯首部諸家選集出版：《*Shot in the Dark*》。

Cordwainer Smith 發表第一個短篇《*Scanners Live in Vain*》。

Gordon R. Dickson 發表第一個短篇《*Trespass!*》，是與 Poul Anderson 合作。

Richard Matheson 發表第一個短篇《*Born of Man and Woman*》。

Mack Reynolds 發表第一個短篇《*Isolationist*》。

James Blish 發表《*Okie*》。

L. Ron Hubbard 發表《*Dianetics, the Evolution of a Science*》，這是 Hubbard 後來創立的科學宗教 Scientology 的理論基礎，Hubbard 後來挾其宗教移居英國，其活動在大西洋兩岸曾掀起軒然大波，此宗教運動目前已銷聲匿跡。

John Wyndham 發表《*The Eternal Eve*》。

Henry Kuttner 與夫人 C.L. Moore 合作發表《*Earth's Last Citadel*》。

C.M. Kornbluth 發表《*The Mindworm*》、《*The Little Black Bag*》。

Katherine MacLean 發表《*Incommunicado*》。

Theodore Sturgeon 發表《*The Dreaming Jewels*》。

Howard Browne 出任 Ziff-Davis 社科學小說編輯。

第一本澳洲科學小說雜誌創刊：《*Thrills Incorporated*》。

本年內創刊的科學小說雜誌包括：《*Fantasy Fiction*》、《*Fantastic Story Quarterly*》、《*Future Combined with Science Fiction Stories*》、《*Worlds of Fantasy*》、《*Out of This World Adventures*》(Avon 出版，Donald A. Wolhein 主編)；《*Futuristic Science Stories*》、《*Galaxy Science Fiction*》(Horace Gdd 主編)、《*Imagination*》(Raymond A. Palmer

1949

- Arkham House 社刊行《*Arkham Sampler*》，August Derleth 主編。
Raymond A. Palmer 創辦 Clark Publishing Co.，刊行《*Fate*》。
Lila E. Schffer 出任 Ziff-Davis 出版公司的科學小說編輯。
Jack Bowie-Reed 第人成立加拿大 Canadian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Ontario 的 Lakehea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成立。
英國數個讀友組織合組 Nova Publications。
戰後首屆讀友大會在倫敦召開。
第六屆世界讀友大會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這是世界大會在美國以外地區舉行之第一遭。
洛杉磯 L.A.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主辦第一屆西海岸地區科學小說大會，此大會嗣後常年訂期召開。
Minnesota 區域性大會。
George Orwell 出版其影响深遠的《*Nineteen Eighty-Four*》。
E.F. Bleiler 與 T.E. Dikty 合編首部常年諸家選集出版：《*The Best SF Stories, 1949*》。
John Christopher 發表第一個短篇《*Christmas Tree*》。
Jerome Bixby 發表第一個短篇《*Tubemonkey*》。
Katherine MacLean 發表第一個短篇《*Defense Mechanism*》。
Arthur C. Clarke 發表《*History Lesson*》。
Jack Williamson 發表《*Seetee Shock*》。
L. Ron Hubbard 發表《*Forbidden Voyage*》。
Charles L. Harness 發表《*Flight into Yesterday*》。
Hal Clement 發表《*Needle*》。
James H. Schmitz 發表《*The Witches of Karres*》。
Ejler Jacobsson 出任 Popular Publications 的科學小說編輯，復刊《*Super Science Stories*》。
Mercury Press 刊行《*The Magazine of Fantasy*》，Joseph W. Ferman, Robert P. Mills, Anthony Boucher 主持社務。
Clark Publishing 刊行《*Other Worlds Science Stories*》 Raymond A. Palmer 主編。
倫敦讀友大會召開。

1947

克召集戰後第一次讀友大會。

第四屆世界讀友大會在洛杉磯舉行。

支加哥與費城分別舉行讀友大會。

加拿大滿地可 Montreal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在 McGill 大學成立。

Ward Moore 出版《Greener Than You Think》。

Lloyd Arthur Eshback 主編諸家選集《Of Worlds Beyond!》出版。

Poul Anderon 發表第一個短篇《Tomorrow's Children》，是與 F.N. Waldrop 合作。

H. Beam Pip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ime and Time Again》。

Murray Leinster 發表《The Man in the Iron Cap》。

Theodore Sturgeon 發表《Thunder and Roses》。

Henry Kuttner 發表《Lord of the Storm》。

Jack Williamson 發表《With Folded Hands》。

Frederik Pohl、Lester del Rey 與同人在紐約成立半專業性讀友俱樂部 Hydra Club。

波特蘭 Portland Science Fantasy Society 簽開西北大會。

英國 Walter H. Gillings 創刊《Fantasy Review》。

Marion Zimmer Bradley 創刊《Astra Tower》。

澳洲悉尼 Futurian Society 恢復活動。

費城組織召售第五屆世界讀友大會，出版《Philcon Memory Book》。

Avon Publishing 社刊行《Avon Fantasy Reader》，由 Donald A. Wollheim 主編。

《Fantasy Book》創刊。

Ziff-Davis Publishing 重新刊行《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

Groff Conklin 編輯《A Treasury of Science Fiction》出版。

Judith Merrill 發表第一個短篇《That Only a Mother》。

Murray Leinster 發表《The Strange Case of John Kingman》。

Jack Williamson 發表《..... and Searching Mind》。

Charles L. Harness 發表第一個短篇《Time Trap》。

Arthur C. Clarke 發表《Against the Fall of Night》。

Eric Frank Russell 發表《Dreadful Sanctuary》。

Fredric Brown 發表《What Mad Universe》。

- Jack Vance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World Thinker*》。
Murray Leinsten 發表《*First Contact*》。
A.E. van Vogt 發表《*World of A*》。
John Russell Fearn 發表《*Aftermath*》。
A. Bertram Chandler 發表《*Giant Killer*》。
J. Michael Rosenbum 出版英國第一部全國性讀友活動指南。
第四屆波士頓大會舉行，此地方性大會自此停頓，至一九六〇年代才恢復。
第五屆也是最後一屆密支問大會。
Jack Speer 移居西雅圖，召集第一次西雅圖讀友大會。

戰後

1946

- H.G. Wells 於八月逝世。
A.E. van Vogt 出版《*Slan*》。
Daivd Duncan 出版其首部長篇科學小說《*The Shade of Time*》。
Raymond J. Healy 與 J. Francis McComas 合編的里程碑諸家選集《*Adventures in Time and Space*》出版。
Groff Conklin 主編的首部諸家選集出版：《*The Best of science Fiction*》，這是另一個里程碑；Conklin 嗣後成爲美國科學小說同路人中最傑出的文選家。
Arthur C. Clarke 發表第一個短篇《*Loophole*》。
William Tenn 發表第一個短篇《*Alexander the Bait*》。
Henry Kuttner 發表《*The Valley of Flame*》、《*The Dark World*》。
Frederic Brown 發表《*Placet is a Crazy Place*》。
Ray Bradbury 發表其《*Martian Chronicles*》系列小說中的第一篇《*The Million Year Picnic*》。
Eric Frank Russell 發表《*Metamorphosite*》。
英國 Pendulum Publications 社創刊《*New Worlds*》，E.J. Carnell 主編。
《*Strange Tales*》創刊，Walter H. Gillings 主編。
英國 Hamilton & Co. 社刊行《*Futuristic Stories*》。
英國 Temple Bar Publishing 社刊行《*Fantasy*》。
倫敦同人集雅(White Horse)
Sam Moskowitz 與同人成立 Eastern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在紐瓦

1943

Francis T. Laney 與 Duane Rimel 刊行《The Acolyte》。

C.S. Lewis 出版《Perelandra》。

Curt Siodmok 出版《Donovan's Brain》。

Donald A. Wolheim 編輯的第一部科學小說諸家選集出版：《The Pocket Book of Science Fiction》。

James H. Schmitz 發表第一個短篇《Greenface》。

Anthony Boucher 發表《Robinc》。

Fritz Leiber 發表《Gather! Darkness》。

Stanley G. Weinbaum 發表《The New Adam》。

Henry Kuttner 與其妻 C.L. Moore 以筆名 Lewis Padgett 合作發表《Mimsy Were the Borogroves》。

A.E. van Vogt 發表《The Book of Ptath》。

太平洋戰事起後，許多科學小說雜誌相繼無疾而終，新籌辦的也多胎死腹中。由於戰時物資缺乏，澳洲政府實施白紙統制，禁止雜誌入口，至戰後許多年後才解禁。

British Fantasy Society 在 Leicester 舉行讀友大會。

加拿大的 Beak Talor 創刊《8-Ball》，後來改名《Canadian Fandom》。

Bob Tucker 創刊《Fanewscard》。

Aldous Huxley 出版《Ape and Essence》。

Olaf Stapledon 出版《Sirius》。

A. Bertram Chandl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is Means War》。

Clifford D. Simak 發表《City》系列小說中的第一篇。

Henry Kuttner 與夫人 C.L. Moore 合作以筆名 Lawrence O'Donnell 發表《The Children's Hour》。

Theodore Sturgeon 發表《Killdozer》。

Frederic Brown 發表《Arena》。

A.E. van Vogt 發表《Far Centaurus》。

Leigh Brackett 發表《Shadow Over Mars》。

英國 Cosmos Club 在 Teddington 召開讀友大會。

美國部份讀友在芝加哥舉行大會。

1945

C.S. Lewis 出版《The Hideous Strength》。

Donald A. Wollhein 主編諸家選集出版：《Portable Novels of Science》。

1941

Clifford D. Simak 與同人成立 Minnesota Fantasy Society 創刊《The Fantasite》。

Damon Knight 發表第一個短篇《Resilience》。

Ray Bradbury(與 Henry Hasse 合作)發表第一個短篇《Pendulum》。

Isaac Asimov 發表其首篇重要的機械人小說《Reason》。

Frederic Brown 發表第一個短篇《Not Yet the End》。

Wilson Tucker 發表第一個短篇《Interstellar War-station》。

Robert Heinlein 發表《Universe》、《Methuselah's Children》、《By His Bootstraps》、《Lost Legion》。

Isaac Asimov 發表《Nightfall》。

Frank Belknap Long 發表《Plants Must Grow》。

A.E. van Vogt 發表《The Seesaw》。

Theodore Sturgeon 發表《Microcosmic God》。

L. Sprague de Camp 與 P. Schuyler Miller 合作發表《Genus Homo》。

Phil Strong 出版第一部重要的科學小說諸家選集《The other Worlds》。

《The Books Of Charles Fort》出版，是 Fort 氏的全集。

波士頓讀友大會首次舉行。

澳洲讀友大會在悉尼舉行。

第三屆世界讀友大會在丹佛舉行。

第一次常年密支岡大會舉行。

《Cosmic Stories》創刊。

加拿大《Science Fiction》創刊。

1942

Hal Clement 發表第一個短篇《Proof》。

Robert Abernathy 發表第一個短篇《Heritage》。

Emil Petaja 首次在科學小說雜誌發表短篇《Time Will Tell》。

Isaac Asimov 發表其最重要作品《Foundation》系列小說的第一篇。

A.E. van Vogt 發表《Asylum》、《The Weapon Shop》。

Robert A. Heinlein 出版《Waldo》。

Lester del Rey 發表《Nerves》。

Jack Williamson 發表《Seetee》系列小說的首篇《Collision Orbit》。

J. Michael Roseblum、E.J. Carnell 與同人成立 British Fantasy Society，創刊《BFS Bulletin》。

1940

- Isaac Asimov 發表第一個短篇《*Marooned Of Vesta*》。
Alfred Best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Broken Axiom*》。
A.E. van Vogt 發表第一個短篇《*Black Destroyer*》。
Robert A. Heinlein 發表第一個短篇《*Life-Line*》。
Fritz Leib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wo Sought Adventure*》。
Theodore Sturgeon 發表第一個短篇《*Ether Breather*》。
Isaac Asimov 發表《*Trends*》。
Stanley G. Weinbaum 發表《*The Black Flame*》。
Otto B. Binder 發表《*I, Robot*》。
Eric Frank Russell 發表《*Sinister Barrier*》。
Jack Williamson 發表《*One Against the Legion*》。
William F. Temple 發表《*The 4-Sided Triangle*》。
世界讀友大會首次在紐約舉行。
James Blish 發表第一個短篇《*Emergency Refueling*》。
C.M. Kornbluth (與 Richard Wilson 合作) 發表第一個短篇《*Stepsons of Mars*》。
Frederik Pohl (與 C.M. Kornbluth 合作) 發表第一個短篇《*Before the Universe*》, Pohl 與 Kornbluth 後來成為美國科學小說界合作寫書最著名的一對搭檔。
R.W. Lowndes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Outpost at Altark*》。
Leigh Brackett 發表第一個短篇《*Martian Quest*》。
Robert Heinlein 發表《*If This Goes On*》、《*The Roads Must Roll*》、《*Blowups Happen*》。
A.E. van Vogt 發表《*Vault of the Beast*》、《*Slan*》。
《*Astonishing Stories*》創刊，Frederik Pohl 主編。
《*Super Science Stories*》創刊，Frederik Pohl 主編。
Columbia Publications 刊行《*Science Fiction Quarterly*》，Charles D. Hornig 主編。
Damon Knight 創刊讀友雜誌《*Snide*》。
Eric Frank Russell 在英國創刊《*Hermes*》。
第一屆澳洲讀友大會舉行，成立悉尼 Futurian Society。
第二屆世界讀友大會在芝加哥舉行，由 Illini Fantasy Fictioneers 主辦。

1938

Frederik Pohl 發表第一篇作品《*Elegy to a Dead Satellite: Luna*》(詩)。
Willy Ley 發表第一篇文章《*The Dawn of the Conquest of Space*》。

Jack Williamson 發表《*The Blue Spot*》。

英國「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成立並出版刊物《*Tomorrow*》。
英國讀友大會第一次在李斯市開會。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出版第一冊書目《*British Science Fiction Bibliography*》。

Sam Moskowitz 成立第一個科學小說原稿本社。

Richard Wilson 創辦第一份定期讀友雜誌《*The Science Fiction News-Letter*》(週刊)。

C.S. Lewis 出版《*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Ayn Rand 出版《*Anthem*》。

《*Marvel Science Stories*》雜誌創刊。

英國《*Fantasy*》雜誌創刊。

William F. Temple 發表第一個短篇《*Lunar Lilliput*》。

Lester del Rey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Faithful*》。

L. Ron Hubbard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Dangerous Dimension*》。

Arthur C. Clarke 發表第一篇文章《*Man's Empire of Tomorrow*》。

John W. Campbell 發表《*Who Goes There?*》。

Lester del Rey 發表《*Helen O'Loy*》。

英國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首次在倫敦開大會。

Sam Moskowitz 與 William S. Sykora 簽辦的美國第一次全國大會在紐瓦克舉行。

Isaac Asimov 與 Cyril Kornbluth 等人組織「Futurian Scientific Literary Society」。

Arthur C. Clarke、William Temple、Maurice K. Hanson 等人在倫敦組織同人社。

Karel Capek 出版《*War with the Newts*》。

Columbia Publications 刊行《*Science Fiction*》，由 Charles D. Hornig 主編。

Street & Smith 出版社刊行《*Unknown*》，由 John W. Campbell 主編。
Columbia Publications 刊行《*Future Fiction*》，Charles D. Hornig 主編。

1939

1935

Donald A. Wolheim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Man from Ariel*》。

E.E. Smith 發表《*Triplanetary*》。

John Russell Fearn 發表《*The Man Who Stopped the Dust*》。

Jack Williamson 發表《*The Legion of Space*》。

第一個科學小說代理社由 Mortimer Weisinger 與 Julius Schwartz 組成。

William H. Crawford 創辦《*Marvel Tales*》。

Stanley G. Weinbaum 發表第一個短篇《*A Martian Odyssey*》。

John W. Campbell 發表《*The Mightiest Machine*》。

Hugo Gernsback 與《*Wonder Stories*》社的 Charles D. Hornig 等組「Science Fiction League」。

Murray Leinster 發表《*Proxima Centauri*》。

John Russell Fearn 發表《*The Liners of Time*》。

D.R. Welch 與 William Crawford 主持的 Science Fiction Syndicate 出版《*The Science Fiction Bibliography*》(書目)。

James Blish 出版讀友刊物《*The Planeteer*》。

Claire P. Beck 創辦《*The Science Fiction Review*》，此讀友兼評論刊物後來改名《*The Science Fiction Critic*》。

1936

H.G. Wells 出版《*The Croquet Player*》。

Olaf Stapledon 出版《*Odd John*》。

Henry Kuttn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Graveyard Rats*》。

Jack Williamson 發表《*The Cometees*》。

Frank Belknap Long 發表《*The Flame Midget*》。

H.P. Lovecraft 發表《*At the Mountain of Madness*》。

加拿大讀友雜誌《*The Canadian Science Fiction Fan*》創刊。

紐約科學小說讀友大會首次舉行。

英國雜誌《*Rales Of Wonder*》創刊。

John W. Campbell Jr. 出任 Street & Smith 出版社的科學小說編輯。

H.G. Wells 出版《*Star Begotton*》。

Olaf Stapledon 出版《*Star Maker*》。

(澳洲籍作家) Eric Frank Russell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Saga of Pelican West*》。

L. Sprague de Camp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Isolinguals*》。

1931

Philip Wylie 出版《Gladiator》。
第一個科學小說讀者組織 Science Correspondence Club 在 Raymond A. Palmer 與 Hugo Gernsback 協助下組成，並出版第一份讀者刊物（俗稱 fanzine 《The Comet》（後來改稱 Cosmology）。

John W. Campbell 發表第一個短篇《When the Atoms Failed》。
《Air Wonder Stories》與《Science Wonder Stories》合併為《Wonder Stories》出版。

Clark Ashton Smith（怪誕小說作家）發表早期短篇《Marooned in Andromeda》與《Murder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P. Schuyler Mill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Red Plague》。

Olaf Stapledon 出版第一部小說《Last and First Men》。

Charles Fort 出版《Lo!》與《Wild Talents》。Fort 是研究自然界奇異現象的先驅者。

Walter H. Gillings 等組首個英國科學小說讀者俱樂部（Ilford Science Literary Circle）。

1932

John Wyndham 以 John Beynon Harris 筆名發表第一個短篇《Worlds to Barter》。

Clifford D. Simak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World of the Red Sun》。
E.E. Smith 發表《Spacehounds of IPC》。

Aldous Huxley 出版其影響深遠的《Brave New World》。

Philip Wylie 與 Edwin Balmer 合著《When Worlds Collide》出版。

Carl Jacobi 發表第一個短篇《Moss Island》。

Eando Binder 兄弟（Otto 與 Earl）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First Martian》。

John Wyndham 發表《The Lost Machine》。

讀友社刊物《Science Fiction Digest》創刊。

H.G. Wells 出版《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Charles Hornig 接管「Stellar Publishing」。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成立。

C.L. Moore（女作家）發表第一個短篇《Shambleau》。

John Russell Fearn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Intelligence Gigantic》。

Pearson 出版社創刊英國首份科學小說雜誌《Scoops》。

1933

- 1922 Karel Capek 出版《*The Absolute at Large*》。
- 1923 H.G. Wells 出版《*Men Like Gods*》。
雜誌《*Weird Tales*》創刊，Edwin Baird 主編。
- 1924 Hugo Gernsback 的《*Science & Invention*》出版科學小說專號（八月號）。
H.G. Wells 出版《*The Dream*》。
- 1925 Frank Belknap Long 第一個短篇《*Death Waters*》。
Farnsworth Wright 接篇《*Weird Tales*》。
Karel Capek 出版《*Krakatit: An Atomic Fantasy*》、《*The Makropoulos Secret*》。
- ## 戰前
- 1926 Hugo Gernsback 主持的 Experimenter Publishing 出版美國第一種科學小說專門雜誌《*Amazing Stories*》。
- 1927 Edmond Hamilton 第一個短篇《*The Monster-God of Mamurth*》。
Burroughs 發表《*The Master Mind of Mars*》。
《*Amazing Stories Annual*》年利於六月出版。
(英國) Julian Huxley (Aldous 之兄，著名科學家，後來擔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機構首腦多年) 發表《*The Tissue Culture King*》於《*Cornhill Magazine*》。
- 1928 《*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季刊創刊。
H.G. Wells 出版《*Mr. Bleettsworthy on Rampole Island*》。
E.E. Smith 的《*The Skylark of Space*》分期在《*Amazing Stories*》發表。
Jack Williamson 第一個短篇《*The Metal Man*》。
Experimenter Publishing 破產，《*Amazing Stories*》為 Teck Publishing 所收購，改由 Arthur H. Lynch 主編。T. O'Conor Sloane 成為 Teck 出版社的科學小說編輯人。
- Hugo Gernsback 築組 Stellar Publishing，此出版社旗下科學小說雜誌《*Science Wonder Stories*》六月創刊。七月又創刊《*Air Wonder Stories*》。
十月又創刊《*Science Wonder Quarterly*》季刊。
- 1930 柯南道爾出版小說集《*The Maracot Deep and Other Stories*》。
Clayton Publications 創刊《*Astounding Stories*》，主編 Harry Bates。

- 1909 Hugo Gernsback 創辦科學雜誌《Modern Electrics》。
 E.M. Forster (「印度之旅」作者) 發表《The Machine Stops》。
 Ambrose Bierce (美國怪誕小說作者) 發表《Moxon's Master》。
- 1910 H.G. Wells 發表《My First Aeroplane》。
- 1911 Hugo Gernsback 出版《Ralph 124 C 41+》。
- 1912 Sir Arthur Conan Doyle (柯南道爾) 出版《The Lost World》。
 Edgar Rice Burroughs (Tarzan 泰山的創造者) 以筆名 Norman Bean 出版其第一部小說《Under the Moons of Mars》。
- 1913 柯南道爾出版《The Poison Belt》。
 Edgar Rice Burroughs 出版《The Warlords of Mars》、《The Man Without a Soul》等書。
- 1914 H.G. Wells 出版《The World Set Free》。
- 1915 傑克倫敦出版《The Scarlet Plague》與《The Star Rover》。
 Burroughs 出版連載小說集《Pellucidar》。
- 1916 瑞典人 Otto Witt 創辦第一本科學小說雜誌《Hugin》。
- 1917 H.P. Lovecraft (美國怪誕小說作家) 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The Alchemist》。
- 1918 Victor Rousseau 出版《The Messiah of the Cylinder》。
 A. Merritt 第一個短篇《Through the Dragon Glass》。
- 1919 Burroughs 出版《The Gods of Mars》。
 A. Merritt 發表《The People of the Pit》、《The Moon Pool》。
 Murray Leinster 發表第一個短篇《The Runaway Skyscraper》。
 Ray Cummings 第一個短篇《The Girl in the Golden Atom》。
 A. Merritt 出版《The Conquest of the Moon Pool》。
 美國科學小說雜誌《The Thrill Book》出版十六期，相繼由 Harold Hersey 與 Ronald Oliphant 編輯。
- 1920 (蘇聯) Yevgeny Zamiatin 出版《We》。
 Korstantin Tsiolkovsky 出版《Beyond the Planet Earth》。
 Murray Leinster 發表《The Mad Planet》。
 E.E. Smith 完成 1914 年開始寫作的《The Skylark of Space》，此鉅著至 1928 始得出版。
- 1921 (捷) Karel Capek 戲劇《Rossum's Universal Robot》在布拉克上演，首創 robot 字眼 (機械人)。

雛型期

- 1895 H.G. Wells 發表《*The Argonauts of the Air*》、《*The Remarkable Case of Davidson's Eyes*》，出版《*The Time Machine*》。
Jules Verne 出版《*Propeller Island*》。
- 1896 H.G. Wells 發表《*In the Abyss*》、《*The Plattner Story*》、《*The Purple Pileus*》、《*The Sea Raiders*》、《*The Story of the Late Mr. Elvesham*》，出版《*The Island of Dr. Moreau*》。
Jules Verne 出版《*For the Flag*》。
《*Argosy*》（早期「低級趣味」小說雜誌）革新出版。
- 1897 H.G. Wells 發表《*The Crystal Egg*》、《*The Star*》、《*A Story of the Days to Come*》、《*A Story of the Stone Age*》，出版《*The Invisible Man*》。
- 1898 H.G. Wells 發表《*The Man Who Could Work Miracles*》，出版《*The War of the Worlds*》。
- 1899 H.G. Wells 出版《*When the Sleeper Wakes*》。
- 1901 H.G. Wells 發表《*The New Accelerator*》、《*A Dream of Armageddon*》，出版《*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 1903 H.G. Wells 發表《*The Land Ironclads*》、《*The Valley of Spiders*》。
- 1904 H.G. Wells 發表《*The Country of the Blind*》，出版《*The Food of the Gods*》。
Jules Verne 出版《*Master of the World*》。
Hugo Gernsback 從盧森堡移居美國。
- 1905 H.G. Wells 發表《*The Empire of the Arts*》，出版《*A Modern Utopia*》。
Rudyard Kipling（吉普寧）發表《*With the Night Mail*》。
Jules Verne 去世。
- 1906 H.G. Wells 發表《*The Door in the Wall*》，出版《*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Jack London（傑克倫敦）出版《*Before Adam*》。
- 1907 傑克倫敦出版《*The Iron Heel*》。
- 1908 H.G. Wells 出版《*The War in the Air*》。

- 1866 H.G. Wells (現代科學小說之父) 出生於英國肯特郡。
- 1870 Jules Verne 出版《Round the Moon》與《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 1872 Samuel Butler (《The Ways of All Flesh》作者) 出版《Erewhon》。
- 1875 Jules Verne 出版《The Mysterious Island》。
- 1877 Jules Verne 發表《Hector Servadac》與《The Underground City》。
- 1879 Jules Verne 出版《The Begum's Fortune》。
- 1880 Jules Verne 出版《The Steam House》。
- 1884 Hugo Gernsback (美國現代科學小說早期主要編輯人) 出生於盧森堡。
- 1886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出版《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 1887 Jules Verne 出版《The Clipper of the Clouds》。
- 1888 W.H. Hudson 出版《A Crystal Age》。
- 1888 Albert Robida 出版《The Twentieth Century War》。
- 1889 Edward Bellamy 出版《Looking Backward》。
- 1893 Mark Twain (馬克吐溫) 出版《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 Camille Flammarion 出版《Urania》。
- Theodor Hertzka 出版《Freeland: A Social Anticipation》。
- 1893 H.G. Wells 發表早期小說《The Advent of the Flying Man》與《A Slip Under the Microscope》。
- 1894 Camille Flammarion 出版《Le Fin du Monde》(世界末日)。
- H.G. Wells 發表《The Diamond Maker》、《The Flowering of the Strange Orchid》、《The Lord of the Dynamos》、《The Stolen Bacillus》等短篇小說。
- William Dean Howells 出版《A Traveller from Altruria》。

科學小說發展年表簡編

綢衣大士 整理

胚胎期

- 1818 Mary Shelley (英國詩人雪萊之妻) 出版《Frankenstein》。許多論者都認雪萊夫人為科學小說的鼻祖，雖則在他之前已有其它類似科學小說的作品問世。(詳見 Brian Aldiss 著《Billion Year Spree》和 James Gunn 編著《The Road to Science Fiction》。)
- 1828 Jules Verne (法國科學小說大師) 出生。
- 1835 Edgar Allan Poe (愛倫坡) 發表《Hans Phaal - A Tale》。
- 1838 愛倫坡發表《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s Adventures》。
- 1844 Nathaniel Howthorne (霍桑) 發表《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與《Rappacini's Daughters》。愛倫坡發表《A Tale of the Ragged Mountains》與《The Balloon Hoax》。
- 1845 愛倫坡發表《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
- 1849 愛倫坡發表《Mellonta Tauta》。
- 1855 Herman Melville (《白鯨記》作者) 發表《The Bell Tower》。
- 1858 Fitz-James O'Brien (愛爾蘭裔移居美國雜誌作者) 發表《The Diamond Lens》。
- 1859 O'Brien 發表《The Wondersmith》與《What Was It? A Mystery》。
- 1863 Jules Verne 出版《Five Weeks in a Balloon》。
- 1864 O'Brien 發表《How I Overcame My Gravity》。Jules Verne 出版《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 1865 Jules Verne 出版《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看着流動的沙丘掩湧進來

* 寫詩與讀詩的我們，漸漸只能「看着流動的沙丘掩湧進來」，掩沒了許多足印；沙丘是流動的，如果我們不邁步踏下新的足印，所有的實跡終將歸於隱沒。而我們能做些甚麼呢？於詩於文學，我們只有不斷在流沙中尋覓活水的泉源，找尋更穩固的盤石，再出發的邁步走下去。是的，除了讀詩寫詩出版詩集，我們似乎就不知要做更多甚麼了。*『看着流動的沙丘掩湧進來』（人間詩刊①／風山泛編）是吉隆坡人間出版社今年六月中旬推出的詩的獻禮。*除了沙禽、張瑞星、梅淑貞、黃遠雄、艾文、紫一思、鄭玉禮、雷光中、夜桑、蒼星、白船、林燕何、李木真、水清、黃子的創作稟實外，還有屬於沙丘以外的異卉：張入逸、何癸良、麥浪、柔密歐。鄭的印度、馬來、印尼詩譯。（郵購連郵40／請寄：Ng Huck Hai, 25, Jalan 2/2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人間出版社繼『煙火』後，訂於今年年杪出版叢刊第二號。讀過『煙火』，不滿意與否，你必然會承認，這是一個脚踏實地懇拓文學之田壤的出版社，同時你也可以看出，它所展現的，正是當前文壇的風貌。它給你信心繼續支持第二號的人間叢刊。希望你在十月前寄下小說、詩、散文、評論等創譯作。（人間叢刊編輯人：57-C, Jln. Tandok, off Jln. Bangsar, K. L.）

人間叢刊之二
徵稿

一 張樹林詩集：

* 霹靂天狼星出版社在出版「天狼星叢書」、「天狼星文庫」之外，計劃推出另一套「天狼星文萃」。之一為張樹林詩集『易水蕭蕭』。作者自云：「這一本單薄的詩集，能擁有的也只是不成熟的記憶。出書要有視死如歸的勇氣，我是憑一時之勇吧……詩集後的詩才是我真正開始寫的詩。」〔本書收入詩作廿二首，六十二頁，卅二開，七九年四月初版，馬幣二元正。〕

一 易水蕭蕭

自暴自棄

* 林月絲寄自吉打

最近看曹又方的三本驚嚇劫。正打算寫這樣子的小說，看曹寫得這麼好，又想退縮了。小黑說：妳最本事就是自暴自棄。哎！是啦。這期科幻小說的蕉風，等到鬍子長了。小黑天天唸。耳朵有癢嗎？或打噴嚏？

(2 / 4 / 79)



* 艾文寄自大山腳
重握休息的筆

拙作「工業文明」之一吉隆坡是舊稿的副產品。請指正。三十歲，寫詩序時說過：向自己挑戰。今天重握「休息」後的筆，不知這是勝負，心裏則好生悲哀。有同事說：寫文章，不過是安慰自己罷了。

看來，我們的執着，也是安慰自己了！

問題「自慰」，是不是不為外人道也？尤其是在「工業文明」的陰影下，「文學」到底有多少的喘息時間和空間呢？我是說我們的社會。蕉風脫期，不知甚麼緣故？念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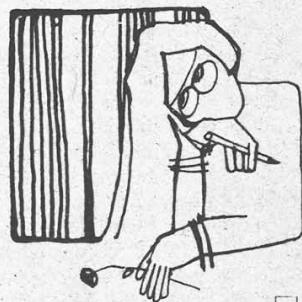
(16 / 5 / 79)

來信得知你亦明瞭創作過程的困難，我心也安了些，我是沒理由藉故把小說攔下的。

近來，我對自己的小說要求更高、更謹慎、因為我不能使大家失望，取因又是朋友們都說我寫得好，無形中就產生了一種負擔。我必需寫出更進步的東西。「壓軸那場戲」就是這樣情形寫了一半，又必需重寫，我看在下個月或者交出來。我是這樣希望的。寫不出更痛苦的是我。順便告知你一聲，『蕉風』在大山腳這個市場還不壞，一期可賣四十本。這樣是有必要照顧一下的。我的意思是希望你督促一下發行部，寄發蕉風不要拖延時間或寄錯地方，避免引起讀者埋怨。這情形如不改善，失去了蕉風讀者是很難挽回的。

* 宋宇寄自大山腳
失去的讀者很難挽回

(26 / 4 / 79)



風

訊

* 本期的蕉風是六／七月號合刊。基本上這二月號合刊是由於印刷、排字方面的困難，由平版改為橡皮版印刷，剛開始時免不了技術上有些生疏，以致五月號在六月始與讀者見面。對於關心與愛護（包括嚴責、慰勵與催促）蕉風的讀者，我們除了深懷歉意外，唯有藉這合刊的時機使蕉風能突破種種困難，依時呈現在讀者面前。實際上，沒有人比一個已懷胎十月而仍未見胎兒動靜的母親更焦急不安了。蕉風要準時出版，十分需要作者的合作與支持，這一點，我們已在上幾期的風訊說過了。

* 有位讀者來信說：「讀了這期蕉風的小說與風訊，感覺到蕉風似乎正在展開小說攻勢……」事實上，我們一直都很關注本地短篇小說的質量與發展。我們當然希望見到更多小說作者努力不懈創作，在內容上、技巧上、風格上突破與創新。而可以坦言指出的是，我們的小說仍然停留在某個滯止階段，寫小說的士氣與讀小說的風氣非常低落，所謂震撼人心的「大小說」仍然在小說作者的構思裏，未曾寫下「引領風騷」的一筆。

* 我們深信，在催促小說作者更上一層樓與提高小說的創作與欣賞風氣、水平的努力上，評論作者實扮演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希望能寫論述文字的作者不吝執筆。論析與創作雙管齊下，我們的小說必然會大放光彩。

*「獵人」的作者吳煦斌是香港人，詩、散文、小說都寫得十分有風格。我們得到作者同意，刊出她這篇收入「大拇指小說選」（也斯、范俊風編，臺北遠景：一九七八）的小說。「獵人」是座宏森的世界，呈現了近似聖雄甘地說過的「不要去驚動森林」的主題。我們同時選刊了一篇論析它的文字，讓你看進入吳煦斌小說世界中的中一道路。我們相信，進入任何作者的任何作品，都會只有一道路可通。

* 出現在本期蕉風的名字，新秀為數不少，如洪泉、沈穿心、張樹林、春安、向遇、謝川成、蕭開志、林燕何等，或寫小說或寫詩或散文或論述或翻譯；他們正在起步飛躍與奮力超越的階段，未來成就當不可預量。

* 臺灣詩人兼新銳評論作者羅青五月中曾來星馬小遊，回去後給蕉風寄來了短詩一首，自有另一般風韻。
* 非常不巧，幾個專欄（「人間集」、「輕描集」、及郭書遠譯的傳記文學）的續稿遲遲未收到。為了不更增延誤，只好暫停一期了。特此向讀者致歉。順便預告，下期的蕉風會有宋子衡的小說、以撒·辛爾的兩篇小說中譯、黃潤岳的「六十自述」、溫任平的「長篇大論」文字等。

蕉風稿約

我們的原則是辦一份開放的、踏實的、有獨特風格的、有水準的文藝刊物。

我們希望作者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注意幾點：

來稿請講真實中英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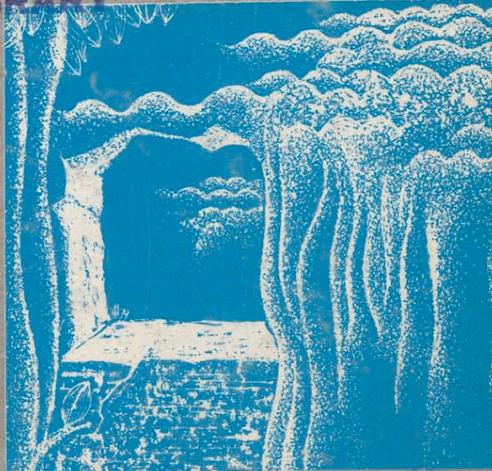
除非特別聲明及附來回郵信封，來稿請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無論刊用與否，皆不退回；稿費在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

蕉風訂閱單

- 不要猶豫
- 現在就成為『蕉風』的長期訂戶！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包括郵費在內。
(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郵政匯票(Postal / Money Order)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m \$		
備 註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ISSN 0126-6608 KDN 0135/79 \$1.00 senaskah 定價一元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54535-7
